



老子庸齊口義

上下



老子三皇時為玄中法師。下三皇時為金闕帝君。伏羲時為樞密華子。神農時為九靈老子。祝融時為廣壽子。黃帝時為廣成子。顓頊時為赤精子。帝嚳時為祿園子。堯時為務成子。舜時為尹壽子。夏禹時為真行子。殷湯時為湯則子。文王時為文邑先生。一云守藏史。或云在城為范蠡。在存為鴻臚。子在吳為陶朱公。在齊見太平廣記。○朱得之通義云。唐書老子名高。出臯陶。其後為李唐。唐高祖初受隋禪。過亮祀太上廟。是也。老子所著書。相傳名道德經。又謂其騎青牛出關。不知所終。及考莊子書載老子死。其友秦失吊之。然則稱經者後學尊之之辭。曰不知所終者。方外士欲神其事。而誣之也。管子曰。虛無無形之謂道。此有萬物之謂德。先輩之擬名義。必在此其詳。見史記列傳。○陶弘景真誥卷九云。太極真人云。讀道德經五千文。萬遍則雲駕素迎。萬遍畢未去者。一日二讀之。耳須雲駕至而去。以上皇永六年五月版老子扁齊口義。修之。補遺。石門。敬齋誌。

文
考二百一十卷曰晁補之曰老子道德經二卷李耳撰以周平王四十二年授關尹喜凡五千七百四十有八言八十一章道德之旨。○宋學士全集二十七卷曰老子道德經各一凡八十一章五千七百四十八言周柱下史李耳撰耳字伯陽一字聃字耳漫無輪也。或稱周平王四十二年以其書授關尹喜。今按平王四十九年入春秋實魯隱公之元年孔子則生於襄公二十二年。自入春秋下距孔子之生已二百七十二年。老聃孔子所掌禮者。何其壽欤。豈史記所言老子百有六十餘歲及或言二百餘歲者。果可徵欤。聃書所言大抵敘守退藏不為物先而壹返於自然。其所該者甚廣。故後世多尊之。行之。○
焦氏筆乘第三曰老子李耳書漢景時始改為經。吳闞澤對孫權曰許成子原陽子老子莊子皆修身自玩放暢山谷縱汰其心。字飯澹泊。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躰在深。改子為經。始立道字。勅令朝野悉諷誦焉。○事物紀原第二曰唐書高宗紀曰乾封元年二月己未。追號老子太上玄元皇帝。唐會要曰天寶二載正月十五日加號大聖祖。乾封元年二月己未。追號老子元皇帝。十三載二十七日加號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帝。宋會要曰大中祥符六年八月十一日制謹奉。上真元皇帝。聖號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真宗實錄云六年七月庚午。制也。紀年通載云大中祥符七年正月戊申。奉上太上老君尊號。冊寶也。又武后記曰光宅二年九月甲寅。追尊老子母曰先天太后。唐會要則云文明元年九月冊元皇姓統譜云林希逸字蕭翁。福清人。紹定間進士。第四人。初為平海軍節度推官。以清白著中。選祕書省正字。固對乞信任。給諫。文乞早決大計。以慰人望。上皆開納。景定間司農言亦之藻及林公遇俱經明行修。終於布衣。乞褒贈。以厲後學。從之。官終中書舍人。年獻。其諸文頗似莊子。此書以口義名者。謂其不為文。雜俎俗而直述之也。

萬姓統譜云林希逸字肅翁福清人初為平海軍節度以清白稱淳祐中遷秘書省
正字後終中書舍人所著有易講春秋傳老莊列口義考工記解竹溪福小書行世
云竹溪林希逸其諸文頗似希子

曰義以口義名者謂其不為文難徑俗而直述之也
老子史記列傳才一有傳其外神仙傳云妙內篇上元經不載老子之名禮曾問老聃上
老子神仙傳云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一名重耳外字聃身長八尺寸黃也美眉長耳大目廣
額蹠齒方口厚唇額有三五道理曰角月懸鼻有雙柱耳有三門足踏二五平把十父周時
人李母八十年而生又春秋內篇云李母懷胎十二歲遊李樹下迺割左腋而生生而白首
改曰老子

姓李萬云云李氏所生因母姓云云夏文都聚云母到李樹下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
以此為姓 併祀通載云才三老聃文姓韓母曰精敷及六十一而生於李樹下因以為姓

文考二百一十卷曰晁補之曰老子道德經二卷李耳撰以周平王四十二年授關尹
凡五千七百四十有八言八十章道德之旨云云宋學士全集二十七卷曰老子

經德經各一凡八十一章五千七百四十八言周柱下史李耳撰耳字伯陽一字聃耳耳漫無
輪也或稱周平王四十二年以其書授關尹喜今按平王四十九年入春秋實魯隱公之元年

孔子則生於襄公二十二年自入春秋下距孔子之生已一百七十二年老聃孔子所嘗聞禮
者何其壽欤豈史記所言老子百有六十餘歲及或言二百餘歲者果可徵欤聃書所言大抵

飲守退藏不為物先而壹返於自然其所該者甚廣故後世多尊之行之云云

焦氏筆乘第三曰老子李耳字伯陽景時始改為經其闕澤對孫權曰許成子原陽子老子莊子

皆修身自玩放暢山谷縱汰其心字假澹泊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躰在深陽子為經始立
道字勅令朝野悉諷誦焉○事物紀原第二曰唐書高宗紀曰乾封元年二月己未追號老

太上玄元皇帝唐會要曰天寶二載正月十五日加號大聖祖元載六月十五日加號大道玄
元皇帝十三載二十七日加號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帝宋真宗會要曰大中祥符

六年八月十一日制謹奉上真元皇帝聖號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真宗實錄云六年七
月庚午制也紀年通載云大中祥符七年正月戊申奉上太上老君尊號冊寶也

又武后紀曰光宅二年九月甲寅追尊老子母曰先天太后唐會要則云文明元年九月冊玄
元皇帝妻為先天太后云云說未知孰是

萬姓統譜云林希逸字肅翁福清人紹定間進士第四人初為平海軍節度推官以清白
跡中選祕書省正字固對乞信任給諫文乞早決大計以慰人望上皆開納景定間司農

言亦之藻及林公遇俱經明行修終於布衣乞褒贈以厲後學從之官終中書舍人年獻
著有易講春秋傳老莊列口義考工記解竹溪稿等書行于世

莊子後序曰竹溪林氏名希逸字肅翁掌為文字官矣今以寶謨直主玉局觀屬齋其

其諸文頗似莊子此書以口義名者謂其不為文難徑俗而直述之也

老子 史記列傳第一有老子傳神仙傳云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一名重耳外字聃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長耳大目廣額疎齒方口厚唇額有三五達理日月角懸鼻有双柱耳有三門足踏二五手把十文周時人李母八十一而生又玄妙內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而產而產下西割去腋而生生而白首故謂之老子又云玄妙王女夢流星入口而有娠七十二而產老子又上元經云李母晝夜見五色珠大如彈丸自天下因吞之即有娠張君相云者足号非名老考也子尊也考教衆理達成聖學乃生万物善化浴物無遺也

姓李 葛玄云李氏女所生因母姓也○事文類聚曰母到李樹下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爲我姓○佛祖通載第三曰老聃父姓韓母曰精敷孕八十一而生於李樹下因以爲姓○左傳注云姓者生也以此爲祖父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聯屬其旁支別屬則各自爲氏○史記注云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相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故世本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又子姓牛生也子之所生孫也故子孫謂之子姓○漫 酌會水廣良 曰聃 史記云謚曰聃又許慎曰聃耳漫也故各耳字聃今作字伯陽非正也然老子身耳漫無輪故世号曰聃義曰聃耳漫無輪郭也○神仙傳云外字曰聃按字号也疑老子耳漫無輪故世号曰聃

楚國 史記云楚苦縣屬鄉曲仁里人也○地理志云苦縣屬陳國○索隱云地理志誤也苦縣本屬陳春秋時楚滅陳而苦又屬楚故云楚苦縣括地志云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有九井尚存在今亳州真源縣也○晉太康地記云苦縣城東有瀨鄉祠老子所生地也 藏室 索隱云按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湯傳老子爲柱下史即藏室之柱下因以爲官名 周景 或說云孔子年三十一歲已卯周景王二十三年魯昭公二十年適周訪樂於莫弘問禮於老聃又闕理志云敬王二年昭公二十四年夫子年三十四歲問禮於老子 禮記 首子問孔子曰吾聞諸老聃云鄭注老聃古壽考之号也與孔子同時石梁先生 老聃非作五千言者矣 語曰 論語述而注云包氏云老彭殷賢大夫好述古事○

正義 老彭者殷賢大夫者老彭即莊子所謂彭祖也李氏云名鏗堯臣封於彭歷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父壽見聞世本云姓鏗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又曰即老子也崔曰堯臣也傳殷世其人甫壽七百年王弼曰老彭是彭祖也○延平先生羅從彥仲素曰老子之書孔子未嘗嘗亦未嘗毀蓋以爲登之則後世之士溺其和光同塵之說而流入於不羈毀之則清靜爲天下正之論其可毀乎既不嘗又不毀其可不嘗言故此謂竊比於我老彭○龜山集或問龜山曰說者謂老彭乃老子與彭鏗非謂彭之壽而謂之老彭也然老氏之書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乎於曰老氏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 嚴事 史記弟子傳云孔子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云

過與 家語卷二曰召忽雖死過與取仁未足多也 離合 史記老子傳云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

老子屬齊口義發題

扁 齊 林 希逸

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以其耳漫無輪故號曰聃楚國苦縣人也仕周爲藏室史當周景王時吾夫子年三十嘗問禮於聃其言屢見於禮記於夫子爲前一輩語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老彭大史公謂夫子所嚴事亦非過與也及志子沒後百二十九年有周大史儋嘗見秦獻公

而史記周大史儋見秦獻
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
五百歲而復合七十歲而
伯主者此焉或曰儋即老
子也或曰非也世莫知其
然否又漢書郊祀志云周
大史儋見秦獻公曰周始
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
當復合合七十年而伯主
此焉注孟康曰大史儋謂
老子也師古曰此亦周之
大史名非必老聃老聃非
秦獻公時又史記封禪書
云周大史儋見秦獻公曰
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
歲當復合合七十年而伯
王出焉云堅按史漢皆謂
合七十年而伯主出焉云
然又封禪書曰合七十年
而伯主出焉云七十與七十之年數天地懸隔未知何是矣周室史記老子見周之衰廼
遂去至閔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廼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
而去莫知其所終○抱朴子曰老子西游遇令尹喜於散關為喜著道德經卷謂之老子或
以為散關○列仙傳曰閔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

言離合之數或曰儋即老子非也儋與聃同音
傳者訛云周室既衰老子西游將出散關關令
尹喜知為異人強以著書遂著上下篇五千餘
言而去其上下篇之中雖有章數亦猶繫辭上
下然河上公分為八十一章乃曰上經法天天
數奇其章三十七下經法地地數偶其章四十
四嚴遵又分為七十二曰陰道八陽道九以八
乘九得七十二上篇四十下篇三十二初非本

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
之流沙之西服其勝實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子又被列異傳老子西游關令尹喜
望見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也眉山唐庚子西曰世疑老子西游以為有慈有儉
有不為天下先特是道以遊於世何所不容而猶有所去就邪是大不然惟其無往而不
離蜜狗之邪行矣此所以
為老氏繫辭易本義
繫辭以其通論二經之本
辭凡例故無經之可附而
自分上下云河上列
仙傳云河上翁漢文帝時
結草菴於河上帝讀老子
有不解遣使問之公曰道
尊德貴非可遙問帝幸其
菴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
臣不能自屈無乃高乎公
即坐躍再拜在空去地數
丈曰余上不至天中不至
入下不至地何臣民之有
帝乃下車稽首公授素帛
一卷遂失所在奇偶
按奇者一三五七九偶者
二四六八也○字彙曰
凡數雙曰偶隻曰奇

旨乃至逐章為之名皆非也唐元宗改定章句
以上篇言道下篇言德尤非也今傳本多有異
同或因一字而盡失其一章之意者識真愈難
矣大抵老子之書其言皆借物以明道或因時
世習尚就以諭之而讀者未得其所言故晦
翁以為老子勞攘西山謂其間有陰謀之言蓋
此書為道家所宗道家者流過為崇尚其言易
至於誕既不足以明其書而吾儒又指以異端

嚴遵 嚴遵字君平蜀成
前漢成帝時人也上益成
都市人有邪惡非正之問
則依著龜爲言利害與人
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
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
因勢道之以善裁日閱數
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
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
通陰道 易蒙引云七
九皆陽數六八皆陰數陽
主進九者進之極也故九
者爲老陽陰主退八者退
之極也故八者爲老陰云
堅按以極陰數合極陽數
則得八九七十二章矣
元宗 宋朝避玄改元見
文公家礼注玄宗註老子
号開元御法翼云玄宗既註老子始改定章句爲道德經凡言道者類之上卷言德者類之下
卷列石湍口老子廟上云 邵若愚云緣史有上下篇目之文後人因之上卷說道下卷說德今
以理考道德混說無分上下 習尚 性理大全五十七云士大夫習尚莊老儒術終以不振
論 說文云論告也从言侷聲及其未悟出之使曉 勞攘 性理大全曰李公晦曰莊

幸其可非而非之亦不復爲之參究前後注解
雖多往往皆病於此獨穎濱起而明之可謂得
其近似而文義語脉未能盡通其間窒礙亦不
少且謂其多與佛書合此却不然莊子宗老子
者也其言實異於老子故其自序以生與死與
爲主具見天下篇所以多合於佛書若老子所
謂無爲而自化不爭而善勝皆不詳於吾書其
所異者特矯世憤俗之辭時有大過耳伊川曰

子較之老子較平帖些朱子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此只也乖莊子跌蕩老子取傲齋脚斂手
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撇說不拘繩墨 西山 真西山也真德秀字景元四歲受書過目成
誦所著西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真德秀謂老子將欲翁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
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陰謀之術則申商韓非之所本也 陰謀 史記齊世家周西伯昌之
脫姜里飯與呂尚陰謀修
德以頌商政其事多兵權
與音討云 道家 漢藝
文志老子在道家者流
東坡曰道家者流本出於
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
爲爲宗 崇尚 性理
大全五十七曰舉世崇尚
之 誣 韻會云妄爲太
言也廣韻欺也增韻詞放
也 異端 論語註范氏
曰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
爲一端如揚墨是也
可非 莊子秋水篇云因
其所非而非之則万物莫
不非 往古 文選其泉
賦往以離宮殿以相燭注
曰非一也 穎濱
文集曰蘇轍字子由

老氏谷神一章最佳胡文定曰老子五千言如
我無事我好靜我有三寶皆至論也朱文公亦
曰漢文帝曹參只得老子皮膚王導謝安何曾
得老子妙處又曰伯夷微似老子又曰晉宋人
多說莊老未足盡莊老實處然則前輩諸儒亦
未嘗不與之但其借論之語皆爲指實言之
所以未免有所貶議也此從來一宗未了欵案
若研究推尋得其初意真所謂千載而下知其

老子經卷上

嚴道同叔句次子為入沈
有秀傑之氣與兄軾同登

解者曰暮遇之也

蘇子齊物論云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星旦暮遇之

進士文同奉制科累官翰林學士門下侍郎致仕居許州号穎濱遺老卒謚文定所制有古文
五千餘卷及詩傳春秋傳古文樂城集行於世云宋元符三年庚辰作老子註四卷

近似 楚辭後語卷二曰今欲同輩得無近似之乎 語賦 碧巖第三曰天下人討他語脉
不得 室礙 朱子語錄卷十七曰蓋熟讀後自有室礙不通處云說文曰室塞也又曰礙止
也廣韻距也增韻妨也阻也限也 與佛書 蘇子由自題老子解後云予方解老子時出下
章輒以不僧道全全輒笑曰皆佛說也云時有所判定未有不與佛法合者 天正 善子天

下篇曰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万物畢羅莫
足以飯 注云寂寞無形無物也變化無常以不一為二也死與生與不知生死也據此一旬即
知釋氏之學其來久矣天地並與與天地同躰也神明往與與造化同運也何之何適動而無
迹也万物畢羅各盡万物之理也莫足以飯入莫知其所以無為也 論語曰子曰無為而

治者其舜也與 繫辭曰易無思也無為也 不爭 論語云子曰君子無所爭 曲禮云在
醜夷不爭 尚書禹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 天過 易云大過棟桡利有攸往亨彖曰木
過大者過也 伊川曰 朱子語類曰莊子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子谷神不死丁章最

佳 胡文定 孔子通記曰胡安國字康侯宋人後謚文定謝良佐語宋震曰胡康侯正如木
冬巖靈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也 三寶 天下皆謂章三寶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
為天下先云 堅按非老子有三寶之名大公望六韜所說之三寶大農太士太商也且又孟

子有土地人民政事之三寶 皮膚 性理大全朱子曰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子之效然
又只用得老子皮膚云按皮膚謂淺處 堅又按正宗贊達磨傳道副得皮惣持得肉道肉得
髓云又晉書曰衛瓘得伯夷筋索靖得伯夷肉蓋此文法乎 妙處 朱子語類曰或問老子

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謝之力量及做不成朱子曰王導謝安又何曾得老子

妙處 朱子語類曰或問老子

妙處 朱子語類曰或問老子

妙處 朱子語類曰或問老子

妙處 朱子語類曰或問老子

妙處 朱子語類曰或問老子

妙處 朱子語類曰或問老子

妙處 朱子語類曰或問老子

妙處 朱子語類曰或問老子

妙處 朱子語類曰或問老子

妙處 朱子語類曰或問老子

妙處 朱子語類曰或問老子

妙處 朱子語類曰或問老子

妙處 朱子語類曰或問老子

老子屬齊口義發題終

外處 貶議 小學嘉言曰卿黨以為貶議注貶儀謂貶抑而議論之 韻會曰貶損也諫也
抑也 韻會曰議謀也諫也諫也 從來 碧巖卷三曰德雲比丘從來不曾下山云
未了 佛書往未有未了底字 杜詩曰齊曾青未了 教案 碧巖卷二曰大凡頌古只是
繞路說禪拈古太細據款結案而已 真所謂 莊子齊物論曰万物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
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 注云使万世之後誠有大聖人出知我此等見解與我猶且暮遇之也
此亦後世有揚子雲必知我之意解見解也 韓文十七與馮宿論書云昔揚子雲著大人
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歲竟未有揚子
可歎也 文選表宏三國名臣序贊曰千歲一遇賢知嘉會

道可道 宗程俱老子論曰可道之道以之制行可名之名以之立言至於不可道之常道不可名之常名則聖人未之敢以示入非藏於密而不以示入也

欲無欲讀又以微為教誤矣無名天地之始有各萬物之母如此讀而可也

老子屬齊口義上

屬齊林希逸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此章居一書之首一書之太旨皆具於此其意

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
有知天衆妙之所從出也
○呂吉甫註玄之爲色黑
與赤同乎二也天之色玄
陰與陽同乎二也名之出
玄有欲與無欲同乎二也
同乎二固妙矣然妙乎一
矣未妙乎多也妙乎我矣
未妙乎物也玄之又玄則
同者亦不可得同者不可
得則一之與多我之與物
莫不皆妙也万物之所以
妙出于此而已故曰玄之
又玄衆妙之門○僧德清
曰此章總言道之舉用及
入道之工夫也老子之學
盡在於此

○註第二義 詩人玉屑
卷一曰論詩如論禪漢魏晉等作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
大曆以還之詩則已落第二義矣
仁義 胡氏曰朱子四書章句曰心之德愛之理義曰心之制事之宜札曰天理之節文人
之儀則皆兼射用獨智字未有明釋嘗欲竊取朱子之意以補之曰智則心之神明所以妙衆
理而宰万物者也 堅按仁義禮智之說本于蘇子由註矣 春長 余雅第五曰春爲青陽

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玄英又曰春爲發生夏爲長成秋爲收成冬爲安寧
酒義云
之爲言蠢也產万物者聖也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秋之爲言擊也擊之以
守義者也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 天極 上繫辭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正義云太極謂
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爲一即是太初太一也故老子云道生一即此太極是也
寂然 又曰易無思也無
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正義云易無思
也無爲也者任運自然不
關心慮是無思也任運自
動不須營造是無爲也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者既無思無爲故寂然
不動有感必應万事皆通
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
故謂事故言通天下万事
也 千變 列子周穆王
篇云千變万化不可窮極
究竟 金剛經究竟無我
分第十七云○圓覺經下
曰究竟成就云 件六
朱子語錄卷三曰文公曰
百行万善固是都合著力

蓋以爲道本不容言纔涉有言皆是第二義常
者不變不易之謂也可道可名則有變有易不
可道不可名則無變無易有仁義禮智之名則
仁者不可以爲義禮者不可以爲智有春夏秋
冬之名則春者不可以爲夏秋者不可以爲冬
是則非常道非常名矣天地之始太極未分之
時也其在人心則寂然不動之地太極未分則
安有春夏秋冬之名寂然不動則安有仁義禮

智之名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其謂之太極者非
專言天地也所以爲此心之喻也既有陰陽之
名則千變萬化皆由此而出既有仁義之名則
千條萬端皆自此而始故曰有名萬物之母母
者言自此而生也常無常有兩句此老子教人
究竟處處人世之間件件是有誰知此有自無
而始若以爲無則又有所謂莽莽蕩蕩招殃禍
之事故學道者常於無時就無上究竟則見其

老子經卷上 七

然如何件去理會然如何件去理會
證道歌云万象森羅影現
甲一顯圓明非內外豁達
空檢因泉滌心蕩心招殃
响注所招殃過不可言說
誦若大海滌心蕩心無有
遺表○韵會云草深平曰
杜荊曰草生廣野莽
然又屈原賦草木莽又
日蕩心法度廢壞兒又廉
平兒礼記礼運云天
乘陽垂日星地乘陰竅於
山川鄭注竅孔也言地持
陰氣出納於山川以舒五
行於四時莊子齊物
論曰有始也者有未始有
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
有始也者注始太極也未始有始無極也未始有夫未始有始此無極之上又一層也有有物
也此有之生必自無而始故曰有無也者無字之上又有未始有無即無極之上二層也列子
所謂有太質有太素有太初亦是此意也當初本無簡有不特無簡有亦無簡無
妙于物易說卦云神也者妙万物而為言者也神則無物妙万物為言也則厲疾風行火

所以生有者之妙常於有時就有上究竟則見
其自無而來之微微即禮記所謂竅於山川之
竅也言所自出也此兩欲字有深意欲者要也
要如此究竟也有與無雖為兩者雖有異名其
實同出能常無常有以觀之則皆謂之玄玄者
造化之妙也以此而觀則老子之學何嘗專尚
虛無若專主於無則不曰兩者同出矣不曰同
謂之玄矣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此即莊子所謂

炎水潤莫不自自然相與為變化故能万物既成也理會小學嘉言曰須句句理會過始
言互相發明注理會謂深求玩味之又曰理會猶言識得

天下陸希聲注夫人之
所謂美惡者皆生于情以
適情為美逆情為惡以至
善不善亦然○陸農師注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
有始也者但贊言其妙而已初無別義若曰一
層上又有一層則非其本旨衆妙即易所謂妙
萬物者門言其所自出也此章人多只就天
地上說不知老子之意正要就心上理會如此
兼看方得此書之全意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

美至於無美者天下之真
美也善至於無善者天下
之真善也真美離斯天下
皆知美之為美真義散斯
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故有
無者以言乎其道唯易者
以言乎其德長短者以言
乎其躰高下者以言乎其
位聲音者以言乎其交感
前後者以言乎其始終也
○列子黃帝篇楊朱過宋
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
二人其一美其一惡
六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
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
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
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
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
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又莊子山木篇有此語○呂註天下之物生千有有生千無是之
謂有無之相生難事作于易而易亦由難之故無難是之謂難易之相成有鶴脰之長而後知
有鳧脰之短有鳧脰之短而後知有鶴脰之長是之謂長短之相形以高為是而百谷為川瀆
之源則高有以傾乎下以下為是而川瀆為百谷之既則下有以傾乎高是之謂高下之相傾

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
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
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
而不斃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
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此章即有而不居之意有美則有惡有善則有
不善美而不知其美善而不知其善則無惡無
不善矣蓋天下之事有有則有無有難則有易

黃鐘為君則餘律和之餘律為君則黃鐘和之是之謂聲音之相和自秋冬而望春夏則春夏
前而秋冬後自春夏而望秋冬則秋冬前而春夏後是之謂前後之相隨○息齋註聖人為無
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取善不捨惡未嘗執一未嘗不一終日為未嘗為終日言未嘗言是以
萬物並作吾從而與之作而不辭萬物並生吾從而與之生而不有方其在為非我之為
順物而已故為而不恃及其有功非我之功應物而已故功成而不居由其不
居于末而居于先以吾所
居者不可得而去是以物
不能去○王無咎云聖人
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彼無心于為與言者順萬
物性命之理而已則萬物
之作也吾亦與之作而不
辭萬物之生也吾亦與之
生而不有方物之為也吾
亦與之為而不恃方物之
成也吾亦與之成而不居
蓋其作也生也為也成也
皆順性命自然之理因物
與時而莊我也則吾亦何
必辭何必有何必恃何必

有長則有短有高則有下有音則有聲有前則
有後相生相成以下六句皆喻上面美惡善不
善之意故聖人以無為而為以不言而言何嘗
以空寂為事何嘗以多事為畏但成功而不居
耳如天地之生萬物千變萬化相尋不已何嘗
辭其勞萬物之生盈於天地而天地何嘗以為
有如為春為夏為生為殺造化何嘗恃之以為
能故曰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其意只在於功成

居故曰万物並作而不辭
生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
不居作然後生然後後為
為然後成此其序也
○林子曰或問事矣而曰
無為之事其將何以處之
教矣而曰不言之教其將
何以行之老子道之不可
行於世者以此林子曰恭
已南面非所以處無為之
事乎無隱乎非所以行
不言之教乎然則舜孔之
道抑亦可行於時乎否也
○註空寂 謂空寂
佛書往往有之 相尋
韻會尋仍繼也左傳干戈
相尋 辭其勞 炮朴子
臣節篇曰出不辭勞入不
數功 易曰坤 上繫辭云乾
知太始也坤作成物者坤是
地陰之形坤能造作成物也
禹之有天下也不與焉 注言
其不以和為樂 書曰 說命
中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
厥功 注自有其善則已不加
勉而德虧矣自矜其能則人
不効力而功隳矣 聲成文 詩
序聲成

不尚賢章第三

而不居故以萬物作焉而不辭三句發明之作
猶易曰坤作成物也此即舜禹有天下而不與
之意自古聖人皆然何特老子但老子說得太
刻苦所以近於異端夫惟不居是以不去言有
其有者不能有而無其有者能有之此八字最
有味書曰有其善喪厥善便是此意聲成文謂
之音故曰音聲相和

文謂之音 注聲謂官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官商上下相應也○孔記月令疏雜此曰音單出
曰音

不尚賢 王輔嗣曰心懷智腹懷食虛有智而實無知也骨無知以幹故強之志生事以亂故
弱之○蘇註尚賢則民恥于不若而至于爭貴難得之貨則民病于無有而至于盜見可欲則
民患于不得而至于亂雖
然天下知三者之為患而
欲舉而廢之則惑矣聖人
不然未嘗不用賢也獨不
尚賢耳未嘗弃難得之貨
也獨不貴之耳未嘗去可
欲也獨不見之耳○呂註
心藏神而腹者心之宅虛
其心則神不虧而腹實矣
賢者志而骨者骨之餘弱
其志則精不搖而骨強矣
虛其心而腹實則常使民
無知也弱其志而骨強則
常使民無欲也智者知賢
非上之所尚而貨非上之
所貴則為之非所利故不
敢為也夫唯如此則為無
為而無不治也○林子曰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
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
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
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
不治

尚矜也我以賢為矜尚則必起天下之爭禹惟
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便是此意我以寶貨為
貴則人必皆有欲得之心其弊將至於為盜此

德之禪堯也而堯制作備矣舜惟因之爲之於無所爲以輔万物之自然尔故曰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若武王之伐商而及商政也列爵分土建官位事五教三事亦惟因先生之舊政故能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漢書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伐之守而勿失豈非因耶是乃黃帝老子無爲之遺意也而漢亦稱治○無垢子曰虛其心者無思慕計較之念也但以神氣相守實其腹者腹者內也內懷道德抱一守真以養命也弱其志者柔弱低下不好剛強而安其神也強其骨者養其骨力不使虛耗而全其形也

二句發下面可欲之意也人惟不見其所可欲則其心自定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八字最好虛其心無思慕也實其腹飽以食也弱其志不趨競也強其骨養其力也言太古聖人但使民飽於食而無他思慕力皆壯而無所趨競故其民純朴而無所知識雖其間有機巧之心者所知雖萌於心而亦不敢有作爲也聖人之治天下也如此而聖人於世亦無所容心其爲

徐無所用耻焉作爲 韓愈進學解云作爲文章其書滿家

列子力命篇曰紛紛若々隨所爲注紛々多也 太古之韓愈原道云今其言曰曷

道冲翼曰冲本作盅器之虛也李約云帝生物之主也羣化皆處後唯道獨居其先象似也道性謙故不言定處其先而云似○德清曰此讀道之解用微妙而不可測知也○蘇注夫道冲然至無耳然以之適衆有雖天地之大山河之廣無所不遍以其無形故以不盈者淵今深眇吾知其爲萬物宗也而不敢正言之故曰似萬物之宗人莫不有道而聖人能全之挫其銳恐其流于妄也解其紛恐其與物構也不流于妄不構于物外患已去而光生焉又從而和之

治也皆以無爲爲之所以無不治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言聖人之教其民如此使若使其民也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皆恐有以動其欲心也動其欲亦不止此二事但以二者言之耳老子憤末世之紛紛故思太古之無事其言未免太過所以不及吾聖人也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

恐其與物異也○呂注心
出而入物為銳挫其銳而
勿行物至而交心為紛解
其紛而勿擾銳挫而解紛
則知常之明矣乎天光光
者塵之外在光不皦故和
之而不別塵者光之內在
塵不昧故同之而不異夫
唯如此則所謂宗者湛兮
似或存矣淵兮者言乎其
深也湛兮者言乎其清也
或不盈者非可以為定虛
也似或存者非可以為定
存也○林子曰何以謂之
和其光而明乃光之射也
其曰復啟其明者和其光
也若佛於公山弗擾之在
春秋斯其為塵也大矣石
子欲往非所謂同其塵乎故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
乎故夏桀非不塵也而伊尹則五就桀唐之女主非不塵也而狄梁公則仕女主至柳下惠之
不恭雖曰君子不由也而曰爾為我馬能免我哉是亦同塵之義也夫人幼而學之
壯而欲行之孟子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々如也也若巢父許由且洗耳矣牛且耻飲其下流

矣萬古清風是亦特繫其身已久而斯人之徒謂之何哉○邵弁注銳者所以爭挫其銳則解
紛矣光者所以辨和其光則同塵矣上二其字以已言下二其字以入言○老子億曰或曰似
曰若曰象皆不可道不可名之意蓋道本不可名言而又不容於不言以入也故不得已為
之形容如此○嚴君平曰冲以虛為宅和以無為家能虛能無至冲有餘能無虛常與和俱
○註冲虛 賈公彥儀禮
序竊聞道本冲虛非言無
以表其疏 大宗師 莊
子大宗師者道也猶言聖
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
磨礪 韓文北一石鼎聯
句云磨礪去圭角浸潤著
光精○前漢牧乘傳磨礪
砥礪注確亦磨也○小學
嘉善曰以無圭角為相歡
愛注無圭角謂去方而為
圓 紛擾 朱子語錄十
二曰成紛擾卒未已也
秩然 韵全秩次也
有條 書盤庚上若網在
綱有條而不紊 不垢
心經不生不滅不垢不淨
不增不減 微茫 張祐

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冲虛也道體雖虛而用之不窮或盈或不盈隨
時而不定也不曰盈不盈而曰或不盈纔有或
字則其意自見此文法也淵者美也似者以疑
辭贊美之也萬物之宗即莊子所謂大宗師也
言此道若有若無苟非知道者不知之故曰似
萬物之宗挫其銳言其磨礪而無圭角也解其

紛言其處紛擾之中而秩然有條也光而不露
故曰和其光無塵而不自潔故曰同其塵此佛
經所謂不垢不淨也湛者微茫而不可見也若
存若亡似有而似無故曰湛兮似若存即恍兮
惚其中有物是也吾不知誰之子者亦設疑辭
以美之也象似也帝天也言其在於造物之始
故曰象帝之先日象曰似皆以其可見而不可
見可知而不可知設此語以形容其妙也

天地 翼蒙簞冷鑄所用
致風之器也蒙者外之梳
所以受簞也簞者內之管
所以鼓蒙也屈鬱也抑而
不申之意數音明屢也○
後清云此言天地之道以
無心而成物聖人之道以
忘言而斂玄也○蘇注天
地無私而聽万物之自然
故万物自生自死死非吾
唐之生非吾仁之也譬如
結芻以為狗設之于祭祀
盡飾以奉之夫豈愛之時
適然也既事而弃之行者
踐之夫豈惡之亦適然也
聖人之于民亦然特無以
害之則民全其性死生得喪吾無與焉雖未嘗仁之而仁亦大矣排之有蒙與簞也方其一動
氣之所及無不靡也不知者以為機巧極矣然蒙簞則何為哉蓋亦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
耳天地之間其所以生殺万物雕刻衆形者亦若是而已矣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為虛中之
報也故告之以多言數究不如守中之不究也○王純甫注芻狗喻聖人過化之妙蒙簞喻聖

人存神之妙又曰中也者中也虛也無也不可言且名者也○莊子天運曰夫芻狗之未陳也
盛以篋衍巾以文練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襲之而已注芻
狗結草為狗以解厭也祭時所用已則棄之○林子曰蒙以皮為之皮囊以為風袋也簞以竹
為之袋口之管也○林子曰天地以道父万物而其所生之者道生之也德畜之也道
所以畜之者德畜之也道
生之德畜之而天地則亦
何嘗物之焉以仁万物邪
聖人以道父百姓而其所
以生之者道生之也以德
母百姓而其所所以畜之者
德畜之也道生之德畜之
而聖人亦何嘗物之焉以
仁百姓邪○講義天以陽
為用故冬至後一陽之氣
地而昇積一百八十日
而至天陽極而陰生地以
陰為用故夏至後一陰之
氣自天而降積一百八十
日而至地陰極而陽生一
昇一降往來無窮譬猶蒙
簞鼓風以吹火一開則氣
出一闔則氣入氣出則如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
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蒙簞乎虛而不
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生物仁也天地雖生物而不以為功與物相忘
也養民仁也聖人雖養民而不以為恩與民相
忘也不仁不有其仁也芻狗已用而棄之相忘
之喻也三十八章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不仁

猶不德也莊子齊物曰太仁不仁天地曰至德
之世相愛而不知以為仁亦是此意芻狗之為
物祭則用之已祭則棄之喻其不著意而相忘
爾以精言之則有所過者化之意而說者以為
視民如草芥則誤矣大抵老莊之學喜為驚世
駭俗之言故其語多有病此章大旨不過曰天
地無容心於生物聖人無容心於養民却如此
下語涉於奇怪而讀者不精遂有深弊故曰申

地氣之上昇氣入則如天
氣之下降蓋天地之中虛
也示氣得以升降橐籥亦
中虛也風氣得以出入人
之一身鼻為天門口為地
戶天地之間人中是也西
昇經曰鼻口通風氣喘息
命門○程氏遺書曰問
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
仁如何程氏曰謂天地不
仁以万物為芻狗是也謂
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
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
鼓万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聖人則仁此其為能弘道
也

○註天仁

齊物論天大

韓之慘刻原於芻狗百姓之意雖老子亦不容
辭其責矣籥者橐籥之管也橐籥用而風生焉其
體雖虛而用之不屈動則風生愈出愈有天地
之間其生萬物也亦然橐籥之於風何嘗容心
天地之於生物亦何嘗容心故以此喻之况用
之則有風不用則無亦有過化之意數猶曰每
每也守中默然閉其喙也意謂天地之道不容
以言盡多言則每每至於自窮不如默然而忘

至德

莊子天地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

會云慘毒也感也憂也愠也又曰刻痛也剝也又云慘嚴刻薄也太史公曰申韓其極慘刻少
恩注用法慘急而鞠傲深刻○後漢書和帝記云吏行慘刻不宜恩澤○性理大全云程子曰
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蘇張皆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為刑名後世
猶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為縱橫其失益遠矣是以無傳焉又曰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絕
然其原乃自老子來
每六 莊子法篋篇云天
下每六 大亂云注每六 常
六也 默然 史記吳起
傳云默然良久曰厲之子
矣 子曰予 見論語陽
貨篇 鼓舞 易繫辭鼓
之舞之以盡神 堅按鼓
舞出入之四字 秋作文之
妙處 或者以 堅按河
公之事乎河上公曰多
尊善神多言害身不如守
德於中育氣稀言也

谷神

德清云此言道解

言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
焉亦此意也但聖人之語粹而易明此書則鼓
舞出入使人難曉或者以為戒人之多言則與
上意不貫矣如此看得破非惟一章之中首末
貫串語意明白而其文簡妙高古亦豈易到哉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
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微妙莫測故曰谷神。能生物猶前章所謂母也。謂之玄牝亦幽深不測之意。薛君采曰老子書其遺詞多變文以叶韻非取義于一字之間也。如是謂玄牝則讀牝如七以叶上句曰。此之門則特行其詞與下句相叶或隨語生解既付玄牝又指一處為玄牝之門則失之矣。○杜道堅註列子亦有此章然不言出于老子而言黃帝書則知老子五千文引用墳典古語為多如經中凡稱是以聖人稱古所謂稱建言有之稱故聖人云稱用矣有言是皆明述古聖遺言故孔子述而不作竊有比焉惟信而好古者可與言此道。○蘇注谷至虛而猶有形容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形尚無有生安有死邪謂之谷神言其德也謂之玄牝言其功也牝生万物而謂之玄焉言見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玄牝之門言万物自是出也天地根言天地自是生也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一說云谷養也人能

養神則不死玄天也於入鼻牝地也於入為口天食人以五氣從鼻入藏於心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註至妙性理大全問谷神不死曰谷之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是謂玄牝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之意焉。○易繫辭生之謂易本義陰生陽陽生陰其變無窮

天長 呂註長短形也久近時也天以時行者也嫌不足于形故以長言之地以形運者也嫌不足于時故以久言之又曰身者吾之私也後其身外其身則公而無私矣無私也乃能成其私。○林子曰夫天也者積氣也地也者積形也天不以積氣而自私其生而其所以主乎其氣者是

此章乃脩養一項功夫之所自出老子之初意却專為修養也精則實神則虛谷者虛也谷神者虛中之神者也言人之神自虛中而出故常存而不死玄遠而無極者也牝虛而不實者也此二字只形容一箇虛字天地亦自此而出故曰根綿綿不絕不絕之意若存者若有若無也用於虛無之中故不勞而常存即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是也晦翁曰至妙之理有生

之意有焉此語亦好但其意亦近於養生之論此章雖可以為養生之用而初意實不專主是也。天長地久章第七。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無私邪故能成其私此章以天地喻聖人無容心之意天地之生萬

老子理卷上 十五

乃天之所以能長生也地
不以積形而自私其生而
其所以主乎其形者是乃
地之所以能長生也若世
之所謂身者身也聖人不
以其身為身而聖人之所
以為身者大身非身虛空
之本體也故聖人之所後
而外者非身乎聖人之所
先而存者非太身之身乎
余於是而知聖人無私也
而欲以復還其虛空之本
體者聖人之私也或者以
天地之數自子至亥有十
三萬五千歲不謂之不長
且久然亦有時而盡此蓋
以形氣而論天地焉者也
○品粹了凡云有形有榮
枯而天地無存亡故曰天長地久
○註無私 杜甫詩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又云寂々春將晚皎々物自私 眞空 大明
錄入理章曰有真空有頑空空劫以前無相有覺虛明寂照爲天地之宗此真空也

物自然然而無所容心故千萬歲猶一日也聖
人之脩身無容心於先後無容心於內外故莫
之先而常存是以其無私而能成其私也此一
私字是就身上說來非公私之私也若以私爲
公私之私則不得謂之無容心矣此語又是老
子誘人爲善之意乃釋氏翻出來則無此等語
矣故謂之真空實有真空便是無私之意實有
便是能成其私之意但說得來又高似一層

上善 蘇註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潤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
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群穢平準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不
留于一善能也冬凝春泮涸溢不失節善時也有善而不免于人非者以其爭也水唯不爭故
兼七善而無尤 ○宏甫注言天下善者莫善于水而聖人之善若水何謂善蓋凡利于物者或
不能以無爭而能不爭者
又未必能沃于物也水之
善固利万物而不爭者也
何以見其不爭也衆人處
上彼獨處下衆人處高彼
獨處卑衆人處易彼獨處
險衆人處順彼或處逆衆
人處潔彼或處穢所處蓋
處衆人之所惡夫誰與之
爭乎不爭則無尤矣此所
爲上善也居善地七句
皆聖人利万物而不爭之
實 ○淮南子曰天下之物
莫柔弱者於水然而大不可
極深不可測修極於無究
遠淪於無涯息耗減益通
於不訾上天則爲雨露下
地則爲潤沢万物弗得不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
惡故幾於道矣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
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
無尤矣

此章又以水喻無容心之意上善者至善也謂
世間至善之理與水一同水之爲善能利萬物
而何嘗自以爲能順流而不逆不爭也就卑就

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群
生而無所私澤及蛟噴而
不求報富瞻天下而不既
德施百姓而不費○老子
億此誑言若水之事隨寓
而安不分夷險居善地也
隨境而定不分靜躁心善
則也平等行慈無所簡狀
與善仁也矢口而談不妄
不誑言善仁也正以理入
善治者所過則化也事以
應務善能者泛應曲當也
動善時者仕止久速各當
其可進退存亡不失其正
也○吳注尤謂怨咎象人
惡處下而好處上欲上入
者有爭心有爭則有尤○
德清曰此言不爭之德無
往而不善也

○註至善 大學曰在正於至善 无怨 論語憲問云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
解者 堅按爲水之上善七者蘇子由呂吉甫河上公之說也 牽強 朱子語錄卷十六曰
胡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又二程全書漢儒牽強附會不通云

特而 翼云持而盈之謂盈而持之也揣而銳之謂銳而揣之也古文多倒語耳懼其益而在
右以枝之曰持懼其折而節量以治之曰揣○元澤注持而盈之有意于有所以失之唯忘有
有之爲有而有之以爲有則無矣無溢多又曰至人藏金玉而不宝居富貴而不榮凡物之來
寄者如陰影集身冥然不知其在彼邪在我邪然則豈持盈以爲慎揣銳以爲工乎苟非無我
之妙其何以舉于此天
道大矣而莫尚乎是○林
子曰盈虛消長者天行也
天行也者天道之自然也
故曰不中則不能是功成
矣名遂矣日之中矣能無
中而必及之慮乎月不滿
則不能虧功成矣名遂矣
月之滿矣能無滿而必虧
之慮乎鬼神不信則不能
底功成矣名遂矣鬼神之
屈而信矣能無信而必屈
之處乎余於是而知功成
名遂而身退者乃所以順
天道之自然也○清虛子
云陽極而陰生寬極而害
至○無垢子云石崇雖富
後遭晉帝之誅金玉豈能

濕不以人之所惡爲惡也以此觀水則近於道
矣幾者近也居善地言居之而安也心善淵言
其定而靜也與善仁言其仁以及物也言善信
言出口皆實理也政善治以之正國則必治也
事善能以之處事則無不能也動善時隨所動
而皆得其時也此七句皆言有道之士其善如
此而不自以爲能故於天下無所爭而亦無尤
怨之者此即汝惟不爭天下莫與汝爭能也解

者多以此爲水之上善七故其說多牽強非老
子之本旨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此章只言進不如退故以持盈揣銳爲喻器之
盈者必溢持之則難不如不盈之易持已者勿

常守也又曰韓侯雖貴而
有未央之禍富貴驕奢自
遺山下殃咎也又曰功成
名遂知足退舍天之常
道也如子房歸山為仙范
蠡歸湖為賢○德清曰此
言知進而不知退教之害

○註驕盈 後漢書丁鴻
傳月滿不虧下驕盈也○
近思錄警戒篇云驕是氣
盈也 子細看 杜詩醉
取茱萸子細看

載管 翼載乘也管如經營
任者也訓管為魂為衛為正皆于義未協言魂載魄者雖近但不月魂載魄而曰載管魄後人
亦何從而知其指言魂也况以此載被離而二之亦非抱一之旨乎滌如冰之濯除如糞之除
天門以此心而言開闔以心之運動變化而言莊子出入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本此畜許六

盈之意也揣治也銳銛也治器而至於極銛極
銳無有不折不若不銳者可以長保富而至於
金玉滿堂必不能長保居王公之位而至於驕
盈必遺其咎故欲全其功保其名者必知早退
乃為天道功成名遂是隨其大小而能自全者
故曰成曰遂若不知自足則何時為成耶何時
為遂耶此四字須子細看

載管魄章第十

反養也長上聲宰制也○筆乘云古者魂或合而書之左氏心之精英是謂魂魄是也或分
而言之左氏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也大氏清虛則魄即為魂住者則魂即為魄如
水凝則為冰泮則為水其實一耳夫魄之管曰趨于有而此云載者知七情無歸四大本空
如人載於車舟載於水乘舟然無所載也如此則化有為無滌清飯性眾人離之而為一我獨
抱之為一入道之要執切
于此專氣致柔者老子曰
心使氣曰強莊子曰無聽
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氣也
者虛而待物者也蓋心有
是非氣無分別故心使氣
則強專於氣而不以心聞
之則柔夫專氣致柔所謂
純氣之守也非嬰兒其孰
能之玄覽玄妙之見也○
講義古人有言曰其養氣
也如靈龜其養神也如嬰
兒嬰兒含德之厚居不知
所為行不知所之終日視
而目不瞬終日号而口不
噓故曰專氣致柔能如嬰
兒乎或問曰孟子所養之
氣至大至剛與老子所言

載管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
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
為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
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
不宰是謂玄德

管魂也神也魄精也氣也此三字老子之深意
載猶車載物也安一載字在上而置管魄二字
於下如謎語然魄以載管則為眾人管以載魄

專氣致柔是同一是別曰孟子
子所言立本故曰至大至
剛老子所言返本故曰專
氣致柔欲其氣之至柔要
在真息也息字從自從心
○林子曰玄覽者覽玄也
未能玄而欲以見玄者玄
覽也人人自有常道人人
自有玄故不知常道者不
知玄也不知玄而欲以見
玄者此也○司馬溫公曰
善愛民者任其自生遂而
勿傷善治國者任物以能
不勞而成○林子曰何以
謂之明白四達蓋其心一
如空中之樓閣八窓玲瓏
豈非日月之明無所不照
而聖人之智無所不知邪
○按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
而能守其無知之本躅焉是
乃聖人之知之大也與○集
解以有為治生愈傷以有為
治人愈擾故治身者之養生
必刻心去智外其身而不自
生治國者之養民物必在宥
天下委百物而無所與大無
以生為者形將自正無以天
下為者万物將自化是謂黃
老之玄德○

則為聖人合而言之則管
魄為一抱者合也其意蓋曰
能合而一之使無離乎將
離而二之乎故曰抱一能
無離乎此六字意亦甚隱正
要人自參自悟也嬰兒未
有聞見則其氣專致者極也
柔者順也能如嬰兒專氣
致柔則能抱一矣故曰能
如嬰兒乎此老子設問之語
也蓋曰人能如此乎此下
數句皆然蕩滌瑕垢而觀
覽玄冥則必有分別之心無

無垢子曰天門生死變化之所出入之門力也○性理大全載管魄抱一能無離乎一便是魄
抱便是載蓋以火養水也魄是水以火載之當字恐是失字尤也古字或通用不可知○德清
曰此章教人以造道之方必至忘知絕迹然後方契玄妙之德也

○註安一載字 說文安
止也 謎語 字彙 謎
訛切音寐隱語也
蕩滌 文選東都賦百姓
滌瑕盪穢而鏡至清
不垢 心經不生不滅不
垢不淨不增不減
交感 韓文卷五曰交感
旁揚聖賢以生

疵者無分別也雖蕩滌瑕垢而有不垢不淨之
心則能抱一矣有愛民治國之功而有無為而
為之心則能抱一矣陰陽闔闢有雌雄交感之
理而無雌雄交感之心則能抱一矣天門即天
地間自然之理也此亦借造物以為喻緣此等
語遂流入修養家或有因是而為邪說者誤世
多矣明白四達無所不通也而以無知為知則
抱一矣生之畜之言造化之間生養萬物也造

宰制 柳文卷八曰宰制

聽斷漸於訟息

縱說橫說 莊子徐無鬼

日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

縱說之則以金版六弢

三十 真載 古本反輪所

轉也考功記曰載也者所

以為利轉也當平声埴始

然反埴市力反考功記曰

埴和埴黏也和水土埴以

為陶也半門曰戶牖窓也

○吳注輻輪之轅也載輪

之心也無空虛之處也埴

和土也埴土之粘膩者為

器謂以水和粘膩之土為

陶器也凡室之前東戶西

牖戶以出入牖以通明車

載重行遠器物所貯藏室人

所寢處故有此車有此器

所以為利然車非載館空虛

之處可以轉軸則不可以

行地器非貯藏空虛之處

可以貯藏室非戶牖空虛

之處可以出入通明則不

可以寢處車以轉軸者為

用器以容物者為用室以

出入通明者為用皆在空

虛之處故曰無之以為用

人之實腹有氣所以存身

所謂

為利也虛心無物所以生

氣所謂為用也故取三物

為喻○林子曰何以謂之

無有車之用以其車

中之無有以為用也而其

中之無有者以與未始制

車之時皆無有也而器而

室亦復如是

余於是而知我未生之時

一太無也而我既生之後

而其中亦太無也○集解

章內雖互舉有

無而言顧其指意實所以

即有而發明無之為貴也

蓋有之為利人莫不知而

無之為用則皆

忽而不察故老子借數者

而曉之○德清曰此言世

人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

無用之用也○性理大全

問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

有車之用無是車之坐處

否曰恐不然若以坐處為

物何嘗視之以為有何嘗恃之以為能雖為萬物之長而何嘗有宰制萬物之心如此而後謂之玄妙之德此章之意大抵主於無為而為自然無為自然則其心常虛故以神載魄而神此聖人之事以魄載神則著迹矣老子一書大抵只是能實而虛能有而無則為至道縱說橫說不過此理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轂車中之容軸者也軸輪之股也轂惟虛中故可以行車埴埴陶者之器也虛而員故可以成器戶牖室中之通明處也此三者皆是譬喻虛者之為用故曰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車器也

老子經卷上

三十一

五色 鳩摩羅什曰不知

即色之空與聲相空與聲
盲何異為腹猶易長其背
之意不為目猶陰符機在
目之意李約云目無厭聖
人不為腹知足聖人為之
目視外故曰彼腹實丙故
云此○蘇注為目目貪而
不能受腹受而未嘗貪故
也彼物之自外至者也此
性之凝于內者也○無垢
子曰五色者青黃赤白黑
也因目視五色則心亂神
移不見無相之相無色之
色猶如盲人五音者官商角徵羽也因耳聞五音則傷精損命失所無聲之也由尊人五味者
鹹酸甘苦辛也因舌貪五味則心欲性喪不知無味之味使入口忘言心忘道也因奔馳於事
物境上則氣散神移形勞心亂失却清虛妙道使入顛狂心無主宰因貪求財貨傷身損神妨
碍德行也○林子曰何以謂之聖人為腹不為目蓋腹惟知有飽與饑已尔若五色之足以悅

室皆實有之利也而其所以為車為室為聖皆
虛中之用以此形容一無字可謂奇筆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
口爽馳騁田獵令人發狂難得之貨令
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
此

目盲謂能感視也耳聾謂能感聽也口爽失正

自也而腹不知也五聲之足以悅耳也而腹不知也至於所
謂驅騁田獵難得之貨而腹亦不知也今先以為腹不為口者言之可以例觀其餘矣百穀並
陳五味相濟而易牙之所調無不饜足於人之口者以其先得衆口之所嗜者然也設或以百
穀之所並陳者無論山物海錯蔬食菜羹蔥薤油醬之屬雜而揉之口得而食之乎故曰口之
於味者性也氣質之性也
若腹則惟知有饑飽已尔
而其味之美惡也惡得而
知之○德清曰此言物欲
之害教人離欲之行也

○註精絕 抱朴子博喻
篇曰青萍豪曹劍鋒之精
絕也

寵辱 翼曰貴大患若身
當云貴身若大患何而言
之古語類如此○呂注昔
者舜以匹夫而友天子則
可謂寵矣而若固有之則
何辱之有魏乎有天下

味也心發狂不定也行妨謂妨害德行也此五
者皆務外而失內腹內也目外也聖人務內不
務外故去彼而取此彼上五者也此道也老子
諸章結語多精絕務外亦不特此五事舉其凡
可以類推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辱為下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

可謂貴矣而不與有焉則何大患之有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而寵辱則賤其身矣非可以託天下者若夫寵而不有其寵貴而不有其貴如舜者乃真可以寄託天下者也○筆乘雖言之如不輕以身為天下若天下反可寄憐以身為天下若天下反可託則知不有其身而其身反可保也莊子曰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之丹穴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玉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夫王子搜惡為君而越人愈迫欲得之則不有其身而身可有也復奚疑○無垢子曰爵祿權豪乃身之大患世人貴重如身命○德清云此言名利之大害教人重道忘身以祛累也○品粹曰寵辱俱自外至本為最下而人反以得失驚其心是貪外物而不知愛身也

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

若而也寵辱不足驚而人驚之身為大患而人貴之先提起兩句下面却解何謂者不足言也寵辱一也本不足言而人以辱為下自崩好惡之心故得之失之皆能驚動其心此即患得患失之意身者我之累也無身則無累矣而人反

也
○註提超 碧巖第三却自提起云即今目前斗柄垂 好惡 莊子至樂曰異其好惡 患得 論語陽貨篇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寄託 論語泰伯篇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以為貴是知其真身之身也知其真身之可貴知其真身之可愛雖得天下不足以易之人能如此則可以寄託於天下之上矣寄託二字便有天下不與之意此章兩何謂自有兩意乃古文之妙處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

視之 品粹滴園云無色曰夷言無采色不可得視而見之也無聲曰希言無音聲不可得聽而聞之也無形曰微言無形跡不可得持而得之○李約註夷平也漠然無異見也

希無也少也或終身不得
或亦得之微細也妙也彷彿
不可致詰不可致詰則一
尚不立何况于三凡物皆
上明下暗道無上故不繳
無下故不昧繩之長遠不
絕也及責其實復較于無
故曰繩之不可名復較於
無物恍有也惚無也謂有
不可謂無不可故以恍惚
名之不見其首無來時也
不見其後無去日也自古
有之謂之曰道今欲執之
未得其方惟虛其心道將
自至然後執之以御群有
無不理矣○蘇注狀其著
也象其微也無狀之狀無
象之象皆非無也有無不可名故謂之恍惚道無所不在故無前後可見古者物之所從生也
有者物之今則無者物之古也執其所從生則進退疾徐在我矣○息齋注恍惚者出入變化
不生故常之謂也○正韻恍惚微妙不測自○宋程文簡所著易老通言其畧曰夫老子之可
重者何也秉執樞要而能以道御物故師老子而得者為漢文帝大抵清心寡欲而淵默朴厚

一其上不可名復
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
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
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此章形容道之無迹夷平也希微不可見之意
三字初無分別皆形容道之不可見不可聞不
可得耳搏執也三者希夷微也三者之名不可
致詰言不可分別也故混而一者言皆道也此

以涵養天下其非不專事之謂也至於西晉則聞其言常以無為為治本而不知無為者如何
其無為也意謂解縱法度拱手無管可以坐治無何紀綱大壞而天下因以大亂故王通論之
曰清虛長而胥室亂非老子之罪也○二十九子曰不繳者在天上不繳者光明不昧者在天
下不昧者闇冥繩之者動行無旁極也不可名者不可以青色形名之○德清曰此言大道躡
虛超乎声色名相思議之
表聖人執此以御世也

兩句是老子自解上三句老子自曰不可致詰
而解者猶以希夷微分別之看其語脉不破故
有此抱泥耳不繳不明也不昧不暗也上下俯
仰也上下二字亦不可拘但言此道不明不暗
上下求之皆不可見耳繩繩多也多而不可名
其終皆歸於無物故為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所
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亦惚恍耳迎之而不見
其首無始也隨之而不見其後無終也執古之

○註解者猶 堅按李約
無垢子滿園皆分別希夷
微之三字
拘泥 柳文卷六曰拘則
泥乎物誕則離乎真
俯仰 蘭亭記云俯仰之
間以為陳迹

其首無始也隨之而不見其後無終也執古之

網紀 詩大雅假樂曰之
網之純燕及朋友 董氏
曰大作網小作紀網為統
紀為目

古之 翼豫猶皆獸各豫
象屬境右謂大為猶象能
前知其行遲疑大先入行
尋又回轉故遲而不果謂
之猶豫儼然莊兒漁散也
木未斲曰樸曠空也冬涉
川常難之也畏四鄰惟自
持也儼若客不敢潛也冰
將泮如恐陷也若積實而
無文章也若谷屈而無所
藏也若濁晦而不分明也
皆所謂強為之容也 呂註豫若冬涉川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也猶若畏四鄰閉邪存其
誠非物持之則其心不出也儼若客不為主也渙若水將泮左終之以心凝形釋骨肉但融也
敦兮其若樸復其初也曠兮其若谷應而不藏也渾兮其若濁無是非彼我之辨也人皆昭々
也孰能濁以靜之徐清者乎徐清則無所不照矣人皆取先也孰能安以動之徐生者乎徐生

則無所不出矣 林子曰安猶安汝止之安生猶虛堂生白之生又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故
保此道者亦不欲盈大抵人情厭敝而喜新而所以厭敝而喜新者欲盈之心為之也夫惟
其不欲盈也故能敝不新成而曰敝不新成者敝矣而不知其敝也新矣而不知其新也而聖
人之無欲無為也則亦何故何新何壞何成 筆乘老子文法多叶韻蓋清生盈成一韻耳若
言徐動徐應則不升矣 德清曰此言聖人躰道深
玄故形神俱妙人能靜定
虛心則故有常存也 〇品
粹曰不言虛而每曰不盈
者乃恐入之累虛
能敝不新成 希逸
能敝不新成 呂吉甫
能敝不新成 子由
能敝不新成 王允譯
能敝不新成 王純甫
能敝不新成 邵弁
能敝不新成 二十九史注
〇註不知 詩大雅皇矣
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容與 楚辭九章船容與
而不進 注容與徐動兒相

道言其初自無而出也以其初之無而徠今之
有則可以知古始之所謂道者矣紀網紀也道
紀猶人紀猶曰王道之綱也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
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
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
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

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保此道者不
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新成

此章形容有道之士通於玄微妙可謂深於道
矣而無所容其識知惟其中心之虛不知不識
故其容之見外者皆出於無心故曰強為之容
豫兮以下乃是形容有道者之容自是精到冬
涉川難涉之意也豫容與之與也遲回之意也
猶夷猶也若人之畏四隣而不敢有為也客者

如賦 翰翰容與 注閑適見
進見 後漢書恭王傳光
武不忍遲回 又作徘徊不
夷猶 楚辭九歌湘君云
君不行兮夷猶 注夷猶不
豫也 酌會不行息
渾然 集昌黎文序秦漢
已前其氣渾然
澄之 後漢書列傳四十
三黃憲傳曰叔度汪水若
千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
濁不可量之
徐徐 孟子盡心上子謂
之姑徐徐云尔
優游 後漢書馬援傳曰
丙吉以年老優游不察吏
罪 〇毛詩曰優哉游哉鄭
玄曰優游自安止也 大成

不自由之意儼疑定也 渙舒散也 若冰之將釋
似散而未散也 敦厚也 樸渾然之意也 曠達也
谷虛也 渾兮其若濁 澄之而不清 撓之而不濁
也 於濁之中而持之以靜 則徐而自清 安不動
也 安之而又徐徐而動 故曰徐生孰能者言孰
能若此乎 徐優游之意也 此兩句只是不清不
濁不動不靜 濁中有清 動中有靜 耳不欲盈者
虛也 敝故也 保此道者 其中常虛 則但見故而
孟子萬章上 孔子之謂集大成

致虛 開元疏 致者令必自來 如春秋致師之致 作動也 如日出而作之 作芸芸 作之狀也 常
即常道之常 以其為万象主 故曰王以其為象父 父故曰父 〇集解 虛靜者性命之本然也 有
生之後 遷於物而背其本 其不虛不靜亦甚矣 故為道者必損有以之 虛損物以之 靜損之又
損 以至於虛靜之極 則私欲盡而性可復矣 〇司馬子微曰 心不受外名曰虛 心不逐外名
曰安心 心安而虛道自來
居 〇老子億致虛而至於
內不覺乎一身外不知乎
宇宙 與道真一 萬慮皆遣
始可謂虛之極矣 致虛既
極 則守靜自篤 非有兩事
也 故虛曰致靜 曰守云 〇
蘇注 致虛不極 則有未亡
也 守靜不篤 則動未亡也
在 〇雖去而微塵未盡 未
為極 與篤也 又曰 萬物皆
作于性 皆復于性 譬如華
葉之生 于根而復于根 滯
瀾之生 于水而復于水 〇
德清云 此承上章要人作
靜定功夫 此示功夫之方
法也

不新此便是首章所謂常道處 敝而不新 則千
載如一 身矣 能如此 而後為道之大成 是以能
敝不新 是一句成 是一句

致虛極 章第十六

致虛極 守靜篤 萬物並作 吾以觀其復 夫
物芸芸 各歸其根 歸根曰靜 靜曰復 命復
命 曰常 知常曰明 不知常 妄作凶 知常容
容 乃公 公乃王 王乃天 天乃道 道乃久 沒

○註致知 大學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注致推極也細注推之以至極處

紛紛 列子方命篇曰紛紛若若隨所為注紛紛多也○二十九子芸芸者葉盛也
動極 大極圖說云大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而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身不殆

致虛致知之致也學道至於虛虛而至於極則其守靜也篤矣篤固也能虛能靜則於萬物之並作而觀其復焉作生也復歸根復命之時也此便是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芸芸猶紛紛也物之生也雖芸芸之多而其終也各歸其根既歸根矣則是動極而靜之時此是本然之理於是始復故曰復命得至復命處乃

妄想 圓覺經上曰皆是六塵妄想緣氣非實心辨妄動 後漢書鄧禹傳曰禹令軍中無得妄動
天子 大學曰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

是常久而不易者能知常久而不易之道方謂之明此便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意人惟不知此常久而不易之道故有妄想妄動皆失道之凶也知常則其心與天地同大何物不容既能容矣則何事不公王天下者即此公道是也以公道而王則與天同矣天即道也故曰王乃天乃道又常也人能得此常道則終其身無非道也又何殆乎自天子以至庶人皆

伏上 真不知有之一作
下知有之今從吳幼清本
早知清本作太上不知有
之謂大道之世相忘干無
爲民不知有其上也○諸
子品節注云太上下知有
之諸家解曰下天下也上
古之時天下但知有君而
已似爲穿鑿下字疑作不
字太上不知有之忘言也
無毀無譽世道既衰則親
之譽之畏之以至侮之○
陸希声注太古有德之君
無爲無迹故下民知有其
上而已謂帝力何有于我
哉德既下衰仁義爲治天
下被其仁故親之懷其義故
譽之仁義不足以致其心則
制其意則以權論爲事故衆
庶侮之於乎心之有孚謂之
誠信可乎哉道德既隱仁義
不行刑法斯作而猶尊尚未
術謂之道德可乎哉聖人則
不然執古御今斷離爲樸功
成而不執事遂而無爲有法
無法因

然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不下知有之其次親之其次畏之
其次侮之其次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
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太上言上古之世也下天下也上古之時天下
之人但知有君而已而皆相忘於道化之中及
其後也民之於君始有親譽之意又其後也始

時爲業使百姓咸遂其性皆曰我自然而然則親譽畏侮之心皆不生于世矣○具注貴寶重
也然如此也寶重其言不肯輕易出口○德清曰此言上古無知無識故不言而信其次有知
有識故欺僞曰生老子因見世道日衰想復太古之治也

○註商人 檀弓下云有
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
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
民敬之殷人作誓而民始
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注
大禹征苗已嘗誓師誓非
始於殷也禹會諸侯於塗
山會亦不始於周也此言
誓之而畔會之而疑則始
於殷周耳細注畔其言未
足爲甚疑者衆於是爲甚
焉爰然夫證道歌語默
私靜辨爰然王
紀政細目前篇堯
紀云五十載帝遊康衢有
老人含哺鼓腹擊壤而歌
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
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

有畏懼之意又其後也始有玩侮之意此言世
道愈降愈下矣上德既衰誠信之道有所不足
故天下之人始有不信之心此商人作誓民始
叛周人作會民始疑之意民既不信矣而爲治
者猶安然以言語爲貴故有號令教詔之事豈
不愈重民之疑乎猶夷猶也猶兮乃安然之意
太上之時功既成矣事既遂矣天下之人陰受
其賜而不自知皆曰我自然如此所謂帝力於

有於我哉

大道翼六親王輔嗣云
父子兄弟夫婦也孝慈孝
子慈孫也一說六親謂外
祖父母一父母二姊妹三
妻兄弟之子四從母之子
五女之子六也○蘇注大
道之隆也仁義行于其中
而民不知大道廢而後仁
義見矣世不知道之足以
廢足万物也而以智惠加
之于是民始以偽報之矣
六親方和孰非孝慈國家
方治孰非忠信堯非不孝
也而獨稱舜無警叟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涸澤之魚相吻以沫
相濡以濕不知相忘于江湖○王介甫曰仁者有所愛也義者有所別也以其有愛有別此本
道所以廢也智者知也慧者察也以其有知有察此大偽所以生也孝者各親其親慈者各子
其子此六親所以不和也忠者忠于己之君謂之忠忠于他人謂之叛○呂注偽者德之反也

○德清曰此承上章言世道愈流愈下以秋其次親之譽之之意也○堅按論語曰歲寒然後
知松栢之後凋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因是觀之孔老之書其意同其理同何有異旨哉
○註詳偽 六韜上賢曰取誠信去詐偽

絕聖 蘇注非聖智不足
以知道使聖智為天下其
有不以道御物者乎然世
之人不足以知聖智之本
而見其末以為巧勝物者
也於是馳騁于其末流而
民始不勝其言矣故絕聖
弃智民利百倍未有仁而
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
其君者也仁義所以為孝
慈矣然及其衰也竊仁義
之名以要利于世於是子
有違父而父有虐于此則
仁我之迹為之也故絕仁
弃義則民復孝慈巧所以
便事也利所以浴物也二

我何加是也既謂貴言之非而以此一句結之
是傷今而思古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

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大道行則仁義在其中仁義之名立道漸漓矣

故曰大道廢有仁義譬如智慧日出而後天下

之詐偽生六親不和而後有孝慈之名國家昏

亂之時而後有忠臣之名此三句皆是譬喻以
發明上一句也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

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聖知之名出而後天下之害生不若絕之棄之

而天下自利仁義之名出而後有孝不孝慈不

者非以為盜而盜賊不得
則不行故絕巧弄利盜賊
無有○筆乘厲如莊子厲
其性乎仁義之屬猶附者
也○未受乘樸未斷器此
所謂性之初也實也夫遊
于性之初故雖有身而實
無身其有私焉者少矣雖
有心而實無心其有欲焉
者寡矣然則見素抱樸乃
聖智仁義之精也焉用文
之蓋老子絕之于彼正欲
其屬之于此學者不察其
意而但知其絕而弃之狠
云老子之論蕩而不法也
斯所謂不得於言者乎○
集解見素者外見其質不
加飾也抱樸者內全其真
不分散也少私者省其自
智不可用亦不足以治天
下也

慈分別之論不若絕而去之與道相忘則人皆
歸於孝慈之中而無所分別也巧利作而後盜
賊起不若絕而棄之即所謂不貴難得之貨使
民不為盜也聖知仁義巧利三者皆世道日趨
於文故有此名以知道者觀之是文也反不足
以治天下不若屬民而使之見素抱樸少私寡
欲而天下自無事矣今使也屬猶周禮屬民讀
法之屬也此意蓋謂文治愈勝世道愈薄不若

○註周禮 周禮十二云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
過惡而戒之注屬猶合也聚也因聚眾而勸戒之者欲其善疏謂合聚一州之民也

絕學 翼唯上声阿鳥何
反皆應声唯恭而阿慢也
荒廣遠也伯古泊字靜也
兆如龜兆之圻動之微也
孩小兒笑也笑則情動而
識生矣有飯必稔駕而不
乘乘牛兮無所飯無住者
也馬巨洛曰性無餘欠有
餘皆分外也享太牢登春
臺則所得皆分外故曰衆
人皆有餘遺失也沌如渾
沌之沌無知也一作純小
明為昭察苛細也悶莫奔
反原小知痛痒也古謂都
為美郊為鄙食音嗣食母
乳也見禮記內則篇○
蘇注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不知性命之正而以學求

還淳反朴如上古之時也此亦一時憤世之言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
央哉眾人熙熙如享大牢如春登臺我獨
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
所歸眾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
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

益增所未聞積之不巳而無以_一之則以_一圓害_一以直害_一曲其中紛然不勝其憂矣患夫學者之至此故曰絕學無憂若夫聖人未嘗不學而以道為主不學而不少多學而不亂廓然無憂而安用絕學邪學者溺于所聞而無以_一之則唯之爲恭阿之爲慢不可同日言矣而况夫善惡之相反乎○老子億天非且無以_一燬物人非學無以致道故曰學者心之白日也聖人乃曰絕學無憂豈誠莽莽然無所用其心哉蓋所絕者世俗之學而所貴者食母之學也母者何也德者万物之母而道又德之母則聖人所謂母兼道德而言之也食者味之以自養也味道德而自養則無爲而無不爲而其樂不可量矣又奚暇爲彼俗學以自取憂也哉聖人所以異于人者以此○淮南子曰聖人之學也將以反性於初而游心於虛也俗世之學則不然擢德擢性內愁五臟外勞耳目暴智越行以招號聲名於世此我所羞而不爲也又曰精神已越於外

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颯兮似無所止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
貴求食於母

爲道日損爲學日益此等字義不可與儒書同論學則離道矣絕學而歸之無則無憂矣唯阿皆諾也人之學者以善爲勝惡是猶曰唯勝阿也不若併善之名無之此即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之意雖然古之知道者雖以善惡皆

而事復反之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蔽其玄光而求知於耳目是欲其昭々而道其冥冥也○林子曰荒者尚書所謂色荒禽荒之義也央已也食母一本作食於母○二十九史曰食用也母道也我獨貴用道也○董思靖曰或曰唯阿同出于_一善善惡同出于_一爲達人大觀本實非異正如賊殺亡羊之說也此故太上忘情是非俱泯者之所爲然學者直須_一善惡不可名處著眼始得若直以爲善與惡同耳則是任天下至于_一惡而不之顧豈理也哉○息齋曰學不至_一于無所學非絕學也道以無得爲得學以無學爲學使道而可得皆仁義也使學而可學皆名數也故聖人以無得爲得道以無學爲真學故曰絕學無憂若未至于_一無學則天下之學無窮得其一而遺其二得千此而失千彼則必以得爲喜失爲憂無時而息矣道之本源未始不同若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則未必

○註荒亂 柳文三十卷

不可爲而何嘗無所畏凡人之所畏者我未嘗不畏之若皆以爲不足畏則其爲荒亂何所窮極荒亂也未央無窮極也禪家曰豁達空撥因果便是人之所畏而不畏也莽莽蕩蕩招殃禍便是荒兮其未央哉衆人之樂於世味也如享太牢如春登臺而我獨其守淡泊百念不形如嬰兒未孩之時乘乘然無所歸止兆形也萌也此心不萌不動故曰未兆嬰方生也孩稍長也

曰荒亂耗竭窮極後
窮極巧伎豁達空傳
燈錄卷世永嘉真覺大師
證道歌云君不見絕學無
爲閑道人又曰万象森羅
影現中一顆圓光非內外
豁達空揆因果莽々蕩々
招殃禍注豁達空者乃西
天外道所修斷滅空也揆
因果者一向著空揆無因
果也又曰既落斷滅之見
所招殃禍不可言說譬若
大海潏々蕩々無有邊表
故云潏々蕩々招殃過也
因空古文真實聖主得
賢臣頌曰表藜含糗者不
足與論太牢之滋味注太
牢牛也知識韓文十六曰胸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贏餘
不虞注贏剩也又善行曰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注贏亦餘也
在干莊子應帝王篇颯然
駕連自止宿

嬰兒之心全無知識乘乘若動不動之意無所
歸不著迹也此我之所以異於衆人也衆人皆
有求贏餘之心而我獨若遺棄之我豈愚而如
此沌沌然乎沌沌渾沌無知之貌此意蓋謂我
之爲道以不足爲樂而無有餘之心非我愚而
汝智也昏昏悶悶即沌沌是也俗人昭昭察察
而我獨昏昏悶悶此其所以異於人也其心淡
泊如乘舟大海之中風颯然而無所止宿此即

小學嘉言曰存贏餘以備
渾沌 渾沌不開通之自又
後漢書張禹傳云專
說文颯音留高風也又長風自
止宿

孔德 翼孔大也窈烏子
反恍惚窈冥皆不可見之
意欲綺云恍惚便是物非
恍惚之中更別有物經云
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
恍惚是也窈冥便是精非
窈冥之中更別有精張平

乘乘若無歸之意也有以有爲也衆人皆有爲
而我其於不求故若頑若鄙我豈真頑鄙哉我
之所以異於人者味於道而已有名萬物之母
母即道也食味也貴求食於母言以求味於道
爲貴也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唯恍唯惚
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

反曰窈冥莫測是真情是
王輔嗣曰信驗也閱自
門出者一而數之言道
如門万物皆自此往也漢
書此知傳舍所閱多矣陸
機賦川園水而成川世閱
入而為世其用字之義並
同一訓經歷亦同此義甫
美也又始也○蘇註道無
形也及其運而為德則有
容矣故德者道之見也自
是推之則衆有之容皆道
之見于物者也道非有無
故以恍惚言之然及其運
而成象著而成物未有不
出于恍惚者也○目註窈
冥者神之又神者也神之
又神而能精焉故曰窈冥
冥兮其中有精精者得道之
冥兮其中有精精者得道之
干此而天下之始吾于是
不可為象之動物却象也真
閱歷也舉甫天地万物凡自
道而出者皆是也舉甫與化
遷流而道則終古自若故曰
自古及

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
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
之然哉以此

孔盛也知道之士唯道是從而其見於外也自
有盛德之容德之為言得也得之於已曰德道
不可見而德可見故以德為道之容孟子曰動
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與此句差異但讀莊老
者當以莊老字義觀之若欲合之孔孟則字多

本其名不去以閱衆甫然揅閱而言此指恍惚窈冥而言吾何以知衆甫為道所閱哉正以
道跡恍惚窈冥無可變壞故衆甫往而道常存若傳舍之閱過客然也蘇子瞻曰逝者如斯而
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與此意合○堅按衆甫字義有兩說子由希逸林子德
清皆言甫美也万物之美也吉甫息齋弱侯無垢子皆言甫始也群有之始也天地万物之始
也又按諸子品節注閱歷
也甫與父同男子之美稱
衆父者古今歷代之聖賢
也自古及今道之屬於衆
父久矣吾何以知衆甫之
得道哉以斯道之屬於衆
甫耳○德清曰此章言道
乃無形名之形名也

○註室礙 意義見于序
頁空 見前之第七章注

室礙矣唯恍唯惚言道之不可見也雖不可見
而又非無物故曰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
精此即真空而後實有也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此兩句發明無物之中真實有物不可以為虛
言也信實也道之名在於古今一日不可去而
萬善皆由此出衆甫衆美也閱歷閱也萬善往
來皆出此道也以此者以道也言衆甫之所自
出吾何以知其然蓋以此道而已此等結語亦

曲則 蘇注目不自見故

能見物鏡不自照故能照
物如使自見自照則自為
之不覆而何暇及物哉不
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
矜皆不爭之餘也故以不
爭終之宏甫注夫人無不
欲全也而失其所以全之
道往往以全求全而卒不
能全者此天下之通弊也
不知五臟六腑四肢百骸
至曲也而人賴以全若不
曲則不能全矣引繩而直
之故以繩為直而不知其
枉也苟非枉安能直哉海
窪也而常盈日月猶也而
常新飲酒食肉少也而以
飽以適若務多不已則吐
噦隨而反傷矣是惑也知此則知聖人抱一之道矣夫一之能多也猶少能得故之能新窪之
盈枉之直曲之全也是倒行逆流之理而聖人之所以為式于天下者惜乎其不知也向此觀
之學道者可以及矣夫且至明也而不能自見其目使其見目則不見明矣安能明然則不自
是者人必是之不自功者人必推功不自長者人必以為長不爭者人必不與之爭皆曲全之

其文字之精處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
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
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
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
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能曲而後能全能枉而後能直能窪而後能盈

道也嗚呼能全而飯乏者果誰乎○筆乘三少之極也林子曰少莫少於一○講義一者人之
真性也道書言一亦有數種有道之一無一之一也有神之一真一之一也有氣之一一氣之
一也有水之一天一一生水之一一也有教之一一為生教之根也此言抱一者乃神之一真一之
一也○林子曰學以不爭為大人而自見自是自伐自矜則亦不免於爭惟其不自見不自是
不自伐不自矜則亦何爭
之有秋氏無諍三昧而孔
子曰君子無所爭由是觀
之不爭之教三氏之所同
也故道德屢高之○德清
曰此承前章言聖人所以
道全德備眾美皆具者蓋
由虛心跡道與物無競故
象德交飯也○堅按此章
之意屈信往來之義也尺
蠖之屈為信其身也龍蛇
之蟄為存其身也長直之
木有折傷弱垂之柳無損
折之意也

後能有餘能真空而後實有之意少則得多則
惑只是少則多三字又總釋作兩句也一者虛
也無也不定也聖人所抱只這一件道理所以
為天下之法式不自見不自是自不自伐不自矜
皆是不有其有之意我既虛心而無所爭於天
下又何爭之有長可久也既如此說了却提起
前面曲則全一句作如此歸結亦是文之奇處

○註細繹 前漢書谷永
傳云燕見細繹云師古曰
細音抽謂引其端緒也
法式 荀子堯問篇今之

學者得孫卿之遺音餘教足以爲天下法式表儀
伐矜 大禹謨孔氏注云
自賢曰矜自功曰伐疏曰
自言已賢曰矜自言已功
曰伐欠闕 朱子語錄
五曰朱子曰果無欠闕事
君真箇忠事父真箇孝
希言 翼飄風疾風也驟
雨暴雨也自且及晡爲終
朝自早及莫爲終日風雨
震蕩飄忽必不能久岐伯
所謂九則害承乃制也○
蘇注言出于自然則簡而
中非其自然而強言之則
煩而難信矣故曰道之出
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
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
既此所謂希言矣○呂註希言者以道言也故曰自然○筆乘或曰首楞嚴言非因緣非自然
而老氏以自然爲宗有以異乎余曰無以異也夫所惡夫自然者有所自而自有所然而然也
有所自而自有所然而然則是自然也在有物之上出非物之下是釈氏之所詞也老聃明自
然矣獨不曰無名天地之始乎知無名則其自也無自其自也無自則其然也無然其自無自

天地之與我無所次闕我但當全而歸之耳又
它何所事也誠者實也言實當如此也曲枉窪
弊四句皆是設喻以發明下面之意而已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
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
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

其然無然而因若緣易能風之故曰精覺妙明非因非緣非自然非不自然離一切相即一切
法蓋所謂不可道之常道如此○德清曰此章言聖人忘言躰道與時俱化也○品粹曰蔡曰
曰不矜不伐以順其自然之自然之道希言乃無言義也不曰無而曰希是聖人妙語也○又曰道者
同於道道者謂好道人也同於道者謂與道同也下註同意○林子曰自然之道豈可得而言
哉老子言不迫切故不曰
勿言而言希言昔老子之
在春秋也每以道之自然
爲教而人遂以道之自然
而爲口頭套子之資亦故
戒之曰希言自然豈不以
飄風驟雨天地且失其自
然之道也而况於人乎○
老子億從事於道者以道
爲事即抱二者也下三者
皆指他人言道者有道之
人也德者有德之人也失
者失道與德之人也

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
信不足有不信

天地之間只自然兩字可以盡天地之理希少
也謂此二字其言不多而天地之理不過如此
而已飄風驟雨雖天地爲之而亦不終朝不終
日人之得喪窮達又豈可常哉從事於道者言
學道者也道行也德得也可行則行我亦無違
焉可得則得我亦無違焉可失則失我亦無違

隨順 圓覺經下曰種六
隨順而取至靜○韓文十
六曰隨順之不以累于其
初
信得及 碧巖第三曰若
見得徹信得及于八万人
自然羅籠不住

跋者 翼改與企同薛云
舉踵曰跋張足曰跨立欲
增高則反害其立行欲增
闊則反害其行贅疣贅也
行當作形古字通也食餘
人必惡之形贅人必醜之
左氏人將不食吾餘莊子
附疣懸贅出乎形而侈于
性是也惡去聲處上聲○
息齊註石無足而立風無
定而行蓋由立者不知其立行者不知其行也足不至地曰跋足越于行曰跨立而跋立必不
又行而跨行必不長○林子曰跋者舉踵而望脚跟不着地也跨越也贅行行之贅也○河上
丈人曰貪穢慕榮進取功名如人跋立則不可久長又曰自以為實矜誇於人如挾物而行不
可久進也○無垢子曰此章誠人自高自能也愛高慕能有道之人不居自高之人如牽踵而

立失脚而望祇可暫時不可久長自能之人如挾物而進不可久行自見已能是蔽其光而不
得顯彰自取其功則失功於人則無功也好自高者不能長久自見自是自伐自矜之人在
治國治家之道如殘食供人瘦瘠之疾皆不愛也此等之人當權在位自高遠賢故無有不畏
惡也有道之人不居自高自能之匪○德清曰此承前章言好辨者不能持久猶如跋跨之人
不能立行甚言用智之過
也
○註易曰盈 易乾象曰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程
傳云盈則變有悔也
長物 小學第六曰文中
子之服儉以絮無長物焉
注無長物謂稱用而已無
多餘者也○後村詩老子
平生無長物
駢拇 莊子卷三曰駢拇
枝指出乎性乎而侈於德
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
於性注拇足大指也指手
指也駢合也枝旁生也駢
拇枝病也本出於自然
比人所同得者則為後矣
後刺也翼云駢拇足大指

焉同者隨順而無違之意可行我亦樂得之可
得我亦樂得之可失我亦樂得之行止得失我
皆樂之此所以為知道之士然此事須信得及
方可若信處纔有未足則於此有不能自信者
故曰信不足有不信

跋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跋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
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

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足不著地曰跋跋而立則不能久跨者兩股不
相著也跨則不可以行此兩句是譬喻也自見
自是自伐自矜皆是有其有而不化者不明自
蔽也不彰名不顯也不長不可久也易曰盈不
可久也亦是此意餘食贅行皆長物也有道者
無迹有迹則為長物矣曰餘曰贅莊子駢拇枝
指之意也食之餘棄形之贅疣人必惡之此有

連第二指也。枝指，手有六指也。

有物 翼混、渾、通、先、悉、薦、反、強、上、声、介、甫、曰、寂、止、也、寥、遠、也、羅、什、曰、妙、理、常、存、故、曰、有、物、万、道、不、能、分、故、曰、混、成、鐘、會、曰、廓、然、無、偶、曰、獨、立、古、今、常、一、曰、不、改、無、所、不、在、曰、周、行、所、在、皆、遍、曰、不、殆、○蘇、註、夫、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非、去、非、來、非、善、非、惡、混、然、成、其、其、于、入、為、性、故、曰、有、物、混、成、○李、約、註、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是、謂、域、中、四、大、蓋、王、者、法、地、法、天、法、道、之、三、自、然、而、理、天、下、也、天、下、得、之、而、安、故、謂、之、德、凡、言、人、屬、者、耳、其、義、云、法、地、地、如、地、之、無、私、載、法、天、天、如、天、之、無、私、覆、法、道、道、如、道、之、無、私、生、而、已、如、君、臣、父、子、之、例、也、後、之、學、者、謬、妄、相、傳、皆、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則、域、中、有、五、大、非、四、大、矣、豈、王、者、只、得、法、地、而、不、得、法、天、法、道、乎、天、地、無、心、而、亦、可、轉、相、法、乎、又、况、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道、為、天、地、之、父、自、然、之、子、支、離、次、裂、義、理、踈、遠、矣、○講、義、太、易、首

道者所以不處也。言不以迹自累也。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漚。漚。天地由之而化。至人躰之。是以飯根而復命。○老子億。凡天下有形之物。終飯變滅。故乾坤有時而毀。世劫有時而壞。而况其他乎。惟道無形。不受變滅。雖欲改。無可改者。雖欲始。無可始者。又曰道生天地而天地生。万物則道乃天地万物之一大母也。聖人食每食諸此而已矣。○

老子億。自其周流無滯也。有逝之象。焉自其克周不窮也。有遠之象。焉近取諸身而退藏於密。復飯其根也。又有反之義。焉道不可道。而名非常名也。如此。○德清曰。此承前言世俗之士各以己見。已足為得。曾不知大道之妙。非見聞可及。故此特示大道。以曉之也。

有物混成。道也。無極而太極也。其生在天地之先。言天地自是而出也。寂兮寥兮。不可見也。獨立而不改。常久而不易也。周行而不殆。行健而不息也。可以為天下母。天下萬物之所由生也。吾不知其名。不可得而名也。名不可得。字之曰道。字者。伐名之謂也。曰道。不足以盡之。又強而名之。曰大。大不足以盡之。又名之。曰逝。逝者。往也。不可追。逐也。逝不足以盡之。又強而名之。曰

○註行健 易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道逐 後漢書平叔傳曰 追逐奔北

親附 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

鼓舞 易繫辭鼓之舞之以盡神云 堅按鼓舞之文謂作文之妙處
反求 中庸曰子曰射有初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發揮 易乾卦文言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〇本義旁通猶言曲盡 〇正義發謂發越也 揮謂揮散也 言六爻發越揮散旁通万物之情也 〇說卦傳觀變於除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〇孟蘭盆經疏記註發謂為之發越揮謂使其流布

重為 重根本也 躁者動之甚而煩擾也 君主也 韓非云制在己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管子曰動則失位靜則自得離去聲 離莊持反古者凡吉行乘乘車師行乘舟車皆有輜車在後輜車衣車前後有蔽所以載行者之衣食器械以其累重故稱輜重宋觀紛華之觀也公羊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處上言燕處猶燕居超然高出而無繫著也 奈如也 乘去聲 失根一作失本 一作失臣 非今從王輔嗣本 〇蘇注君輕則臣知其不足類臣躁則君知其志干利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〇宏甫注有輜重則雖終日行而不為輕何也以重為之根也 常燕處則雖未觀而不為躁何也以靜為之君也 故輕則失重根躁則失靜君 〇老子億天下之至重者莫如地而万物皆出於地是重為輕根也 天下之至靜者莫如地而群動皆取於地是靜為躁君也 王者法地居重以取輕主靜以勝躁則自然

遠遠者不可近也 不可得而親附也 遠又不足以盡之又強而名之曰反反者復歸於根之意也 此皆鼓舞之文在莊子此類尤多或以反為反求諸身則非矣 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蓋言人居天地之間但知有王之為大而不知王之上其大者又有二焉 然而人則法地地則法天天則法道道又法於自然是自然又大於道與天地也 其意但謂道至於自然而極如此發揮

可謂奇論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 靜為躁君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輕則失臣 躁則失君 有重則有輕 有靜則有躁 根者言輕自重而生也 君者言躁以靜為主也 有道之人終日行而不著於輜重之間 言無重則無輕也 無靜則無

之道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水火風雷凡天下躁動之
物未有不收斂而藏於地
者○河上公曰人君不重
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
草木之華輕故零落根重
故長存人君不靜則失威
治身不靜則身危龍靜故
能變化虎躁故多天○
德清曰此誠君人者當知
輕重動靜欲其保身重命
之意也○品粹曰宋觀謂
宮闕燕處后妃所居也超
然遠避而不處也○林子
曰宋觀猶言壯觀奇觀
○注離麗 易離卦彖曰
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
草木麗乎土

安行廣居 中庸云或安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孟子滕文公下云居天下之廣
居注廣居仁也 臣服 朱子語類曰是時陳蔡臣服於楚

躁也離麗也其肩中之所見極天下之至美故
曰榮觀雖有此榮觀而居之以安故超然在於
輕重靜躁之外燕安也處居也猶吾書所謂安
行廣居也為萬乘之主若不知身之為重則不
能超然於事物之外必至有輕躁之失失臣者
不足以臣服天下也失君者言自失所主也以
身輕天下者言以天下為重以身為輕也不輕
其身則知道矣知道則知自然矣知自然則無

善行 翼瑕王玷也諫直革及責也籌策計數者所用之筭以作為之槩其優及也門水也橫
曰關曰豆曰捷結繫也繩索也約束也襲相傳襲也一作掩襲之襲言密用也傳奕云是以聖人
常善救人二十字獨見河上本古本無之○蘇注乘理而行故無迹時然後言故言備天
下無口過万物之數畢陳于前不計而知安用籌筭全德之人其于万物如母之于子雖縱
乏而不去故無關而能閉
無繩而能約彼方挾策以
計設關以閉持繩以結其
力之所及者少矣聖人之
于人非特容之又善救之
我不弃人而人安得不取
我乎夫救入于危難之中
非救之大者也方其流轉
生死為物所蔽而推吾至
明以與之使暗者皆明如
燭相傳相襲而不絕則謂
善救入矣聖人無心于教
故不愛其資天下無心于
學故不貴其師聖人非獨
吾忘天下亦能使天下忘
我故也聖人之妙雖智者
有所不喻故曰要妙○息
齋注行未有無迹未有無

靜無重矣而况有輕躁乎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
善閉無關捷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
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
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
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
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取計未有非籌筭閉未有非關鍵結未有非繩約唯得道者行不以足故無轍迹言不以口故無瑕謫計不以心故無籌筭閉不以關鍵故不可開結不以繩約故不可解○老子億人之簡擇凡以為明而已不知用明太過則棄入已多而人之棄我也亦不少矣聖人非無此明也掩藏而不用耳○德清曰此言聖人善入塵勞過化存神之妙也

○註混然 劉子妄瑕篇曰天道混然無形寂然無聲○混雜也 滑稽 莊子齊物論曰是故滑稽之輝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注滑稽言不分不曉也滑稽而可疑似明而不明也輝明也聖人之心其所生者未嘗著迹故其所見之處若有若無○堅按襲掩藏也記曰掩而玄襲曰襲○襲明者言藏其明而不露也 師範 揚子法言卷第一曰

師者人之模範○柳文卷三十曰足下昨邪縣王師範善人不善人 堅按論語曰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與此句意相似孔老一致可以觀焉 棄人 劉子適才篇曰君子善能拔王故無棄人良匠善能運錐故無棄材

棄物 開仲見詩春到人間無棄物入心安得似東風

知其 翼守保守也豁谷象水所注天下極言也式法也咸爽也足全也長上声制裁斷也割分裂也○呂注雄動而雌靜雄剛

善言善行善計善閉善結五者皆譬喻也其意但謂以自然為道則無所容力亦無所著迹矣聖人雖異於眾人而混然與之而處未嘗有自異之心所以不見其迹也聖人之道可以救人可以救物其於人物也亦甚異矣而未嘗有棄入棄物之心和光同塵而與之為一故曰襲明襲者藏也襲明即莊子所謂滑稽之耀也善人可以師範一世雖異於不善之人而天下若無

不善之人則誰知善人之為善是不善人乃為善人之資也資者言其賴之以自別也此兩句又發明上面無棄人無棄物之意若有棄人棄物之心則是有師而不知貴有資而不知愛雖自以為智而不知乃迷之大者知此道者可謂要妙之道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豁為天下豁常德

老子經卷上

而雌柔雄倡而雌和知其
雄守其雌則篤靜致柔而
而不倡者也故為天下
豁之為物受于谷而輪于
江海受而不拒輸而不積
物之能通而無逆者也能
通則常德不離矣又曰白
于色為受采于物為明于
行為金于數為四黑于色
為不受染于物為晦于行
為水于數為一知其白守
其黑不受萬物之染若晦
若水終之干抱一抱一則
能曲能枉能窪能敝故可
以為天下式○老子儵此
章變文叶韻反覆吟咏亦
與詩射相類○林子曰雄
剛強也雌柔弱也白明顯
也黑昏昧也柔尊高也厚卑下也豁谷象水所注而天下則極言之也常德常道也樸謂道之
純全也嬰兒無極樸乃以固有之道故皆以復故言之○列子曰知而忘情能而不為真知真能
也墜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按淮南子曰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故通而無為也與
塞而無為也其無為則同其所以無為則異也○性理大全朱子曰老子之學知其雄守其雌

為天下豁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谷所謂豁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
處全不與你爭他這工夫極難○德清曰此承上章行道之妙而言聖人不以知道為難而以
守道為要妙也

○註歆艷 歆艷者歆羨之義也詩大雅皇矣云無然歆羨注歆欲之動也羨愛慕也言肆情
以徇物也
間斷 中庸序曰從事於
斯無少間斷

形而上 易繫辭曰是故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
者謂之器云張子曰形而
上者是無形射故謂之道
形而下者是有形体故謂
之器無形迹者即道也如
大德敦化是有形迹者
即器也見放事實是也
官天地 莊子德充符云
官天地府万物○口義云
天覆地載天生地成各職

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
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式復於無極知其榮
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
歸於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故大制不割

知雄守雌不求勝也知白守黑不分別也知榮
守辱無歆艷也知守有能為而不為之意豁谷
在下水所歸也言如此則天下歸之式天下以

為式也常德即首章所謂常道也不離無間斷
也不忒無差失也乃足備全之也嬰兒無知也
無極無物也僕太樸也天地之始也太樸既散
而後有器即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也
聖人以形而上者用形而下者則天地之間各
有其職聖人兼三才以御萬物雖職覆職載亦
聽命於我是為天地之間官於物者之長也在
子曰官天地天地之職亦造化之一官守耳訓

其職而也 一官守 孟
子公孫下有官守者不得
其職則失

將欲 翼取如左氏取吾
田疇而任之史記取高帝
約束紛更之取焉治之
也司馬溫公曰為之則傷
自然執之則乖通變啣首
許一音虛贏力為反載始
也又任載也隨許規反去
上声陸農師云去甚慈也
去奢儉也去泰不敢為天
下先也○呂注神無思也
無為也而為之則德之非
其道矣故不可為也為者
所以求成而適足以敗之
執者所以求得而適足以失之也堯非有人非見有千人魏乎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凡此
者真知所以取天下者非為而執之者也○集解天下之物或行而先或隨而後或啣而温
或吹而寒或強而剛或贏而弱或載而動或墮而止其相反而不齊如此行者不可使之隨啣
皆不 使之吹是故因其勢而道之者易簡而理自得也違其性而為之者煩勞而物愈擾也

故曰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德清曰此言聖人道全德備應運出世為官為良當在無為無事
而不可有大過也○薛註物各有自然之性豈可作為以害之是以聖人去其去奢去泰惟因
其自然而已聖人所謂甚奢泰者非謂後世夸溢踰侈之事凡增有為於易簡之外者皆是也
漢書黃霸傳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其言本此而意實不同事有大過者去之小而無害不必
改作此漢人之意也物有
固然不可強為事有適當
不可復過此老子之本意
也○蘇注聖人之有天下
非取之也万物取之不得
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為
之也因万物之自然而除
其害耳若欲取而為之則
不可得矣凡物皆不可為
也雖有百人之聚不循其
自然而妄為之必有齟齬
不服者而况天下乎
○註入力 中庸三十一
章曰舟車所至人力所通
也 一曰出氣急曰吹緩曰
噓

離也以道制物謂之太制太制則道器不相離
矣此亦無為而為自然然而然之意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天
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凡
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
墮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天下神器豈人力所得道盛德至天下歸之

而不得辭而後可以有天下若萌取天下之心
而強為善以求有得決不可得矣此三句是譬
喻也其意蓋言凡天下之事不可以有心求也
為者則必敗執者則必失是皆有心之累也故
有道者之於物行若聽其自行隨者聽其自隨
噓者聽其自噓吹者聽其自吹強者聽其自強
羸者聽其自羸成者聽其自成墮者聽其自墮
是皆自然而然而已行隨猶先後也載成也甚

過當 前漢書程鄭傳云然其贏得過當瀾於熾蓋

奢泰三者皆過當之名亦前章餘食贅行之意
聖人去之者無心無累無為無求也此章結得
其文又奇甚奢泰三字只是一意但如此下語
非唯是其鼓舞之筆亦申言其甚不可之意其
言玄妙則曰玄之又玄則曰大曰逝曰遠皆是
一樣文法讀者不悟其意而不見他文字奇處
又多牽強之說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 翼好去声還旋通易曰師衆也處上善善即有道者也不得已為之難也莊子曰不得
已而後動又下宅而寓於不得已又託不得已以養中皆與老子語合果而勿矜以下五而字
當讀如於字人方果於彼我獨果于此也矜自恃也伐夸大也驕恣肆也已止也早已言不又
也○蘇注聖人用兵皆出于不得已非不得已而欲以強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

靈齊潘秦始皇漢孝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兵之
所在民事廢故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故年穀傷凡兵皆然而况以兵強天下者邪果決也
德所不能緩政所不能服不得已而後以兵決之耳○呂注以道服天下則天下莫敢不服而
以兵強天下亦將阻是而抗我矣出乎尔者及乎尔者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
凶年師之毒天下如此故
善用兵者果而已果者克
敵者也敵而克之造攻自
鳴條朕哉自毫克敵之謂
也此出于不得已非所持
以取強也果而勿矜其能
果而勿伐其功果而勿驕
其勢其果常出于不得已
是乃果而勿強之道也○
息齋注殺人之父人亦殺
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
兄是謂好還○德清曰此
承上言聖人不為已甚故
誠之不可以兵強天下也
○註強為 六韜上賢曰
富國強兵 兵凶器 史
記越世家范蠡曰兵者凶
器也戰者逆德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焉果而勿
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
勿強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佐人主而以強兵為心則非知道者矣何者兵
凶器也我以害人人人亦將以害我故曰其事好
還用師之地農不得耕則荆棘生矣用兵之後

好戰 孟子梁惠王上孟
子曰王好戰請以戰喻
求勝 孫子曰敗兵先戰
而後求勝

果行 易蒙卦象曰山下
出泉蒙君以果行育德傳
曰觀其出而未幾通則
以果決其所行觀其始出
而未有所向則以養育其
明德

急

柳文卷四十一曰急々如律令

傷天地之和氣則必有凶年之菑此意但言好
戰求勝非國之福七句只是譬喻若人之爲善
其果者在我而何嘗敢以此求勝於人故曰不
敢以取強果易言果行育德是也其果者在我
而不形諸外則無矜伐驕強之名而其應事也
常有不得已之意此亦知雄守雌之論強者不
能終強矜者不能終矜譬是萬物既壯則老必
至矣不知此理而欲以取強於天下皆不道者

夫佳 翼佳謂佳之也温公曰兵愈佳則實入愈多惡去声處上声下並同左爲陽馬在右爲
陰爲死恬澹安靜也美即佳也樂去声純甫云此章自兵者不祥之器以下似古之義疏渾又
于經者詳其文義可見○息齋注兵不可佳而佳猶人不可殺而殺故不樂殺人然後可以言
兵孫子之論兵實虛實辨奇正其言詳然虛實奇正之本孫兵未必知之也老氏曰恬淡爲上
勝而不美夫以恬淡言兵
誠若不類然不知恬淡則
靜靜者勝之本也狂躁則
動動者敗之基也梁襄問
孟子曰天下惡乎定曰定
于二曰孰能之曰不嗜
殺人者能之使果不嗜
殺人則定天下有不難者
自古及今不嗜殺人者必
興嗜殺人者必亡嗜殺人
而暫成者存已未有嗜殺
入而多歷年者也故君子
戰勝以喪禮處之不祥之
器有道者不處○老子億
東方盛德在木主生者也
西方盛德在金主殺者也
故吉禮貴左所以見其好
在也凶禮貴右所以見其

也既知此爲不道則當急急去之故曰早已已
者已而勿爲也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
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
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恬淡爲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
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

老子經卷上

四十一

惡殺也用兵貴右則是以
喪禮處之而其不得已之
心可見○德清曰此承上
章言不以兵強天下故此
甚言兵之不可尚也佳兵
乃用兵之最精巧者謂之
佳兵凡善用兵者必其心
於殺人兵益佳而禍益深
故為不祥之器歷觀古今
善用兵者不但不得其死
而後無後此蓋殺機自絕
而造物或惡之者以其詐
變不正好殺不仁故有道
者不處不但有道者不處
而苟有仁心者亦不處也
○焦弱城序老子明道之
善也而為王真也者至以
為談兵而作豈其佳兵能
戰之言天有以啓之於余曰老子非言兵也明致柔也天下之喜強者莫逾於兵而猶然以柔
訓也即無之而不柔可知也○王略曰聖主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義誅不
義若決江河而旣燭火臨不測而捨欲隨其克必矣所以優游恬淡而不進者重湯木物也夫
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講義老子嘗以佳兵為不祥之器矣范象

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
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
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
之

此章全是以兵為喻兼當時戰爭之習勝故以
此語戒之佳兵喜用兵者也以用兵為佳此不
祥之人也以不祥之人而行不祥之事故曰不
祥之器此天下之所惡故有道者不為之且君

亦以為凶器矣天道豈欲以是而害入哉不得已而使聖人用之也聖人亦以不得已而後進其命
於天道也○詩小雅裳者華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毛傳左陽道朝祀之事
右陰道喪伐之事疏曰以天下之事多矣大總不過吉凶故舉左右以目之左陽道謂嘉慶之
事朝者人所樂祀者吉之大政為陽也右陰道謂憂凶之事喪者人所哀戎者有所殺故為陰
也以能事弘多故皆重言
以見象也○品節注云君
子居則尚左而兵事則尚
右左陽右陰吉事陽而凶
事陰兵喪皆凶故屬陰而
居右也上將軍為用兵之
主故居右居上將軍之號
出入皆用喪禮

子之居每以左為貴而兵則尚右便是古人亦
以兵為不祥之事非君子之所樂用必不得已
而後為之不幸而用兵必以恬淡為尚恬淡無
味也即是不得已之意也雖勝亦不以為喜不
美者言用兵不是好事也若以用兵為喜則是
以殺人為樂豈能得志於天下孟子曰不嗜殺
入者能一之亦此意也偏將軍之職位本在上
將軍之下今上將軍居右而偏將軍居左是古

○註戰爭 後漢書仲長
統傳曰無天下之分故戰
爭之者競起焉

梁惠王上篇詞

求勝 孫子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道常 王輔嗣注道無形不擊常不可名以無名爲常故曰道常無名也樸之爲物無心故將得道莫若守樸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巧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樸之爲物憤然不備近于無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樸無爲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則物自賓而道自得天地相合則甘露不求而自降我守其真性無爲則吳不令而自均也始制謂樸散始爲官長之時也遂在名以号物則失治之母故知正所以不殆川谷求于江與海非江海各之世行道于天下者不令而自均不求而自得故曰猶川谷之于江海也○蘇

人以兵爲凶事故以喪禮處之左陽也右陰也喪禮則尚陰幸而戰勝亦當以居喪之禮泣死者而悲哀之可也以勢而言下反居上故曰言居上勢此章之意蓋言人之處世有心於求勝者皆爲凶而不爲吉也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

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於江海也

道常無名即可名非常名也無名之樸道也雖君至小而天下莫不尊之孰敢卑之故曰不敢臣爲侯王者若能守此道則萬物自賓服之矣天至高也下而接平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而後甘露降焉天地和則甘露降民之在天下自

注樸性也道常無名則性亦不可名矣故其爲物舒之無所不在而斂之不盈毫末此所以雖小而不可臣也故匹夫之賤守之則塵垢秕糠足以陶鑄堯舜而侯王之尊不能守則萬物不賓矣冲氣升降相合爲一而降甘露然被于万物無不均遍聖人躋至道以應諸有亦露之無不及者此所以能賓万物也聖人散樸爲器因器制名豈其徇名而忘樸逐末而喪本哉蓋亦知復于性是以乘萬變而不殆也江海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万物之宗也万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既其所鍾皆道也故万物賓其所宗○林子曰乾坤合處吾身之真中也真中之中無名之樸也○德清曰此承上章不以兵強天下因言人主當守道無爲則万物實而四海服天地合而人民和自然利濟無究也

川吳氏曰天在上而其氣降下地在下而其氣騰上
是天地之氣兩相和同交
而為泰和同謂不乖異也
政草木萌生發動於其時
均平 三畧下曰使入均
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

危殆 中庸序曰或危殆
而不安

知人 真云羅什曰在生而不生曰死而死曰壽○陸農師註列子之不化莊子之不
死佛氏之不滅與死而不亡同意是以善人之生也與死同謂之神聖人之死也與生同謂之
壽言其生死之未有異也夫唯生死同狀而万物一府故夫身如蜩甲蛇蛻寓之而已蓋蜩之
甲已死而其蛻未嘗亡蛇之蛻已腐而其蛻未嘗喪何則其真者雖死不滅也曰夫善人不焚

生自養莫不均平誰實使之自然之道也若容
心而使則不得其均平矣道之始本無名焉萬
物既作而後有道之名制作也是樸散而為器
也此名既有則一生二二生三何所窮已知道
之士當於此而知止則不循名而逐末矣循名
逐末則危殆之所由生也知止則不殆矣川谷
之水必歸之江海而後止天下萬物必歸之道
而後止故曰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下公不濁下水視不能博兒不能觸乘虛不墜觸石不礙而未嘗有死則又曰死而不亡何也
蓋聖人之于時隨之而已時之所當行聖人不強避時之所當止聖人不強為視其天而已故
有能之而能不為之是以有生而不死有死而不亡者也○息齋注知在外為智在內為明勝
在外為力在內為強智與力為妄明與強為真○蘇注分別為智蔽盡為明分別之心未除故
止于知入而不能自知蔽
盡則無復分別故能自知
而又可以及入也力能及
入而不能及我能克己復
性則非力之所能及故可謂
之強也知足者所遇而足
則未嘗不富矣雖有天下
而常挾不尼之心以處之
是終身不能富也不與物
爭而自強不息物莫能奪
其志也物變無窮而心未
嘗失則久矣死生之變亦
大矣而其性湛然不亡此
古之至人能生不死者
也○德清曰此因上言侯
王當守此道無為故此教
以守之之要也○陳眉公
曰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孔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
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
死而不亡者壽

智私智也明在內者也有力角力於外者也強
在內之果也自勝者強勝己之私謂之克也知
足者富無不足則常有餘也志勝氣則其強也
不弱得其所安則久而不變故曰不失其所者

雖死至今知之是得死而不亡之道

註角力後漢書仲長統傳角知者皆究角力者皆負謂之克堅按顏淵之克已復禮之意也

志勝氣志氣意義詳見干孟子公孫丑上篇

大道蘇注汎兮無可無不可故左右上下周旋無不至也世有生物而不辭

者必將名之以為己有世有避物而不有者必將辭物而不生而不辭成而不有者唯道而已大而有為天之心則小矣呂注

可以左而不可以右可以右而不可以左在物一曲者非大道也大道則無乎不在故汎兮其可左右也

息齋注大道汎兮充滿八極及其用之如在左右○筆乘可名于小示言不可名於大示言不可名於大既云可左可右所以非小非大非小非大所以成其大○德清曰此言道大無方聖人心與道合故功大無外以實前

侯主能守之效也○林子曰大道汎兮而包羅於天地之外充塞於天地之內所謂弥滿於

在前在後而取之左右其源矣故曰其可左右萬物賴道以生而道則不辭其勞乃物賴道以成而道則不有其功乃物賴道以愛養之而道則未嘗為之生夫道至大也而不為大如此而聖人則與道相為一焉者也故亦終不為大此乃聖人之所以為大也又曰無名之樸且不可以小名之其曰小者微乎其微而強名之曰小也而又曰大者何也蓋盈天地間皆物也皆物則皆道也而道何其大也余於是而知中庸語道之大也則曰天下莫能載語道之小也則曰天下莫能破此亦道德之旨也

○註蒙頤 目黎集遺文 曰含生之類孰不蒙頤

○註蒙頤 目黎集遺文 曰含生之類孰不蒙頤

○註蒙頤 目黎集遺文 曰含生之類孰不蒙頤

○註蒙頤 目黎集遺文 曰含生之類孰不蒙頤

○註蒙頤 目黎集遺文 曰含生之類孰不蒙頤

○註蒙頤 目黎集遺文 曰含生之類孰不蒙頤

○註蒙頤 目黎集遺文 曰含生之類孰不蒙頤

○註蒙頤 目黎集遺文 曰含生之類孰不蒙頤

○註蒙頤 目黎集遺文 曰含生之類孰不蒙頤

○註蒙頤 目黎集遺文 曰含生之類孰不蒙頤

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而不亡者壽亦此意也此一句非言語所可解自證自悟可也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為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汎兮其可左右無所係著也物物皆道之所生何嘗辭之既生矣何嘗居之以為功衣被蒙頤也萬物皆蒙頤其利而道何嘗有主宰之心湛然而無所欲可謂之自小矣故曰可名於小道雖小而萬物歸之以為主道亦不自知豈不謂之大乎惟其能小所以能大聖人之所以不為大者故能成其大也此即守其雌為天下谿之意

第二十八章之詞

希吉注大象者道也夫能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則天下万物皆既住之矣夫聖人視民如赤子唯恐其傷而况有事傷之乎未嘗有以傷之則既而往之者莫有受其傷矣莫受其傷則天下皆安其來泰矣夫樂可以悅耳餌可以適口則旅人為之留連焉之歡厭食然非其所安不可又處故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号咷也○蘇注道非有無故謂之大象苟其昭然有形則有同有異同者好之異者惡之好之則來惡之則去不足以使天下皆往矣有好有惡則有所利有所害好惡既盡則其于万物皆無害矣故至者無不安無不平無不泰○呂注平者安之至泰者平之至○集解今有鼓樂飲食於此輒能使用者之留止為其有聲容之美麗滋味之甘旨故也○若道者則言之而無味視之而無見聽之而無聞曾不如樂餌之可悅然取而用之則能及天下後世而無盡區也樂餌之樂不可同旨而論矣○德清曰此明前章未盡之意也

註張樂

近思錄家道篇曰張樂以為樂

設饌

後漢書范滂傳請設饌以俟之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徃徃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大象者無象之象也天下徃者執道而徃行之天下也以道而行則天下孰得而害之天下無所害則安矣平矣泰矣三字亦只一意也樂鍾鼓之樂也餌飲食也張樂設饌以待嘉客樂終

將欲翼歛音吸斂也聚也張開大也深淵原作淵邦原作國今從韓非本○蘇注未嘗與之而遽奪則勢有所不極理有所不足勢不極則取之難理不足則物不服然此幾于用智也與管仲孫武無異聖人也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乘理如醫藥巧於應病用智如商賈巧於射利聖人知剛強之不足恃故以柔

食盡客過則止矣過者去也是筵席必有散時也道之可味雖若甚淡視之雖不可見聽之雖不足聞言其不足悅耳目也而用之於今古而不盡此即物有盡而道無窮之意道之出言道形於言也猶曰道之為言也

將欲喻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喻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老子經卷上

四十八

弱自處天下之剛強方相
傾相軋而吾獨柔弱以待
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死而
吾以不校生待其斃此所
謂勝也雖然聖人豈有意
爲此以勝物哉知勢之自
然而居其自然耳○老子
億曰將欲云者然之辭也
也必固云者已然之辭也
造化有消息盈虛之運人
事有吉凶傍伏之理故物
之將欲如彼者必其已嘗
如此者也將然者雖未形
已然者則可見據其已然
而逆觀其將然則雖若幽
隱而實至明白矣故曰是
謂微明柔之勝剛弱之勝
強正此理也雖然謂之微
明則微而明可明其微不
可也何謂微而明韜此理
以自養靜深斂退優游自
得如魚之不脫
干淵是也何謂明其微故
此理以示人有寡格无借
寇誨盜如以刑之利器示
人是也莊子胠篋一篇蓋
明此意利器兵也設喻之
言蓋微明之理聖人用之
則爲大道姦雄竊之則爲
縱橫禪闡之術其害有甚
于兵刃也故聖人喻之以
利器云○性理大全程子曰
予嘗言張理所有

是謂微明柔之勝剛弱之勝強魚不可脫
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此章前八句皆是譬喻只是得便宜處失便宜
之意喻斂也弛也張者必弛強者必弱興必有
廢得必有失與得也奪失也人惟不知自以爲
喜而不知此理雖晦而實明故曰微明微猶晦
也言雖微而甚易見也但能柔弱必可以勝剛
強此亦守雌守黑之意淵喻道也魚喻人也人

○註便宜 後漢書王梁
傳云梁復以便宜進軍

也而老子之言非也與之意乃在乎取之之意乃在乎翕之權能之術也又曰康節嘗
言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
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按六韜守土曰無
備入利器備入利器則爲人所害而不終其世

之不能外於道猶魚之不可脫於淵也國之利
器若以示人盜賊之招也道之爲用在我若自
眩露而以求勝於物亦猶以國之利器而示人
也此亦前章善者果而已不可以取強之意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
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以無名之樸無名
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道常 翼道常言道之大
常也介甫云言道之主故
曰万物將自實言道之變
故曰万物將自化作動也
鎮者歷定之使不動也羅
什曰心得一空資用不失

萬神從化伏邪皈正○希
聲注道之所以為常者以
其跡無名故無為用有名
故無不為侯王能守此始
與母之術則萬物之理得
而天下正又曰此篇以無
為為跡無不為為用而統之
以兼忘始未相貫盡其跡
用也○德清曰此教人君
乘流救弊之意○林子曰
真常之道本無為也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矣何為之有惟其無為也
故能無所不為下文遂言
聖人無為而無不為之道

○註相尋紛々

皆見于

前
安安 堯典曰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注安安無所勉強

此章與道常無名章語勢皆同無為無不為自
然而然也侯王若能守此無為之道則不求化
萬物而萬物自化矣天地之間萬化欲作之時
吾但以無名之樸鎮之化萬物之變也萬變俱
作相尋不已而我但以自然處之彼自紛紛我
自安安故曰鎮下句化字不可拈上句化字說
無名之樸何也亦無欲而已無欲則靜靜則天
下自正矣不欲即無欲也不字又有勿字意用

功處也

老子屬齊口義上

老子經卷上

五十一

上德 翼無以為用也仍三作仍夫音符前識如釋典前塵之前非有諸已之謂也處上聲
○蘇注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非有意于德而德自足其下知德之貴勉強以求不失蓋僅自
完乎而何德之有無為而有以為之則猶有為也唯無為而無以為者可謂無為矣其下非為
不成然猶有以為之非徒作而無術者也仁義皆不免于為之矣其所以異者仁以無以為為
勝義以有以為為功耳德
有上下而仁義有上無下
何也下德在仁義之間而
仁義之下者不足復言故
也○息存註仁者人也合
而言之道也仁近于道故
亦無為亦無以為降而為
義義者宜也以義宜物則
有以為為不失宜為而未
失又降而為礼礼者理也
以礼理物苟莫之應而吾
必欲理之則有攘臂而仍
之者蓋不可得謂之道可
得謂之德德在人謂之仁
仁不失其宜謂之義義以
正物謂之礼故失道而德
失德而仁失仁而義失義
而礼自然之次也○宏甫註

老子庸齊口義下

庸 齊 林 希逸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
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
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
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
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無為也而亦無為也是謂上德黃帝是也其次雖為之而實無為是謂上仁堯之仁如天是也又其次不惟為之而且有心為之心是上義也舜禹以下聖人是也○韓非解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禍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義者君臣上下之禮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疎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子事父宜賤敬貴宜知交朋友之相賤也宜親者內而疎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為之故曰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也禮者所以貌情也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故疾趨昇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飾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情貌也○筆乘曰首亂始思極言禮智流弊所至耳○嚴君平解曰虛無無為開導万物謂之道入清靜因應無所不為謂之德入兼愛万物博施

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取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上德之人有德而不自知其德化也惟其能化是以有德不失德者執而未化也執而未化則未可以為有德故曰無德上德下德只前章大上其次之論無為而無以為即無為而無不為

無窮謂之仁人理名正實處事之宜謂之義人謙退辭遜恭以守和謂之禮○集解札者盛揖讓之容繁登降之節其為之也視仁義為愈甚矣倡則必其應施則責其報一有不答則起而相校而忿爭之態作矣蓋禮尚往來故其弊必至於此○老子憶春秋之世會盟甫定繼之以侵伐弓矢加遺因之以宴享攘臂之禍蓋老子之所目擊者故言之真切如此○又老子憶堂觀論語載孔子之言曰人而不仁如禮何又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又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又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又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凡若此者不一而足自今觀之所謂仁也讓也儉也戚也非老子之所謂忠信者乎不仁不讓不從先進玉帛鐘鼓非老子之所謂忠信之薄者乎○德清曰此言世降道衰失真愈遠教入當返其本也所言道乃万物之本德乃成物之功道為存而德

也以者有心也無以為是無心而為之也下德之有以為則為容心矣既言上德下德又以仁義繼之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以仁為上德也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以義為下德也老子之學以禮為強世先以仁義抑揚言之而後及於禮則禮為愈下矣為之而莫之應強民而民不從之也仍引也民不從而強以手引之強掣拽之也只是形容強民之意故曰攘臂而仍之道自然

爲用故道尊無名德重無
爲道言有無而德言上
下此道德之辨也

○註強世 楊子法言第
六曰或問禮難以強世曰
難故強世

抑揚 禪蒙求曰佛自抑

斷制 莊子徐無鬼篇曰
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

正當 碧巖第四曰正當
恁麼時○易否卦象曰木

脩飾 論語憲問曰行人
子羽脩飾之注脩飾謂增損之

由中 桓子地黃曰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
人偽 莊子漁父曰惜乎子之早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

前言往行 易大畜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傳云在多聞前言

聖賢之言與行

務外務內 列子第四仲尼篇曰務外遊不知務內觀

也德有得也自然者化有得者未化故曰失道
而後德仁者有愛利之心比之德又下矣義者
有斷制之心比之仁又下矣禮者有強民之意
比之義又下矣老子之言仁義禮其字義皆與
孔孟不同就其書而求其意可也若論正當字
義則皆失之禮者忠信之薄言脩飾於外而不
由中矣其意以禮爲出於人偽故曰亂之首前
識者多識前言往行也以多識爲智則非道之

實矣華者務外也以此爲智反以自愚故曰愚
之始曰厚曰實只是務內之意去彼取此者言
其不爲禮而爲道也此者道也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
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王
侯得一以爲天下負其致之一也天無以
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

昔之 翼裂破敗也發發
泄也歇消滅也竭枯竭也
靈音厥顛仆也數上聲○
息存註孔子曰吾道一以
貫之一者何也天之清地
之寧神之靈谷之盈物之
生侯王之負極其致無不
同知天之所以清即知地
之所以寧知神之所以靈
即知谷之所以盈知物之
所以生即知侯王之所以

良曰天下殊途而同歸
百慮而一致天下何思何
慮其未嘗不一也○蘇
註一道也物之所以得為
物者皆道也天下之人見
物而忘道天知其清而已
地知其寧而已神知其靈
而已谷知其盈而已力物
知其生而已疾十知其為
天下貞而已不知其所以
得此者皆道存焉耳致之
言極也天不得一未遽裂
也地不得一未遽發也神
不得一未遽歇也万物不
得一未遽滅也疾王不得
一未遽廢也然其極必至
此耳天地之大侯王之貴
皆一之致夫一果何物也
視之不見執之不得則亦天地之至微也此所謂賤且下也本也昔之稱孤寡不穀者亦舉其
本而遺其末耳輪輻蓋軫衡輓轂食而為車物可數而車不可數然後知無有之為車所謂
無之以為用者也然則天地將以天為天地邪侯王將以貴為侯王邪大與貴之中有一存焉
此其所以為天地侯王者而人莫或知之耳故一處貴而非貴處賤而非賤非若玉之珠之貴

而不能賤石之落个賤而不能貴也○德清曰此言道無為而無不為以明無用之用為大用
欲君大者當以無為而治也○林子曰何以謂之得一此言一乃不二之一也中庸曰天地之
道可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蓋以天地之道可以不二之一言之而盡也然而天地其能外
此不二之一以為清乎地也其能外此不二之一以為寧乎至於神之靈也谷之盈也物之生
也侯王之貞也而莫非此
不二之一也○清庵云自
卑身高不忘本也數車之
名件無一各軍者數我之
一身無一各我者數我
則各車即大令一則各我
也

○註安靜 後漢書橋玄
傳曰邊境安靜
言毀 易上繫辭云乾坤
毀則無以見易不可見
則坤或幾乎息矣
消滅 後漢書劉陶傳云
消滅 後漢書劉陶傳云
消滅 後漢書劉陶傳云
消滅 後漢書劉陶傳云

恐歌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
滅侯王無以為貴高將恐廢故貴以
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
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故致數車無
車不欲珠玉落落如石

一者道也天之所以清明而垂象地之所以安
靜而載物神之所以虛而靈谷之所以虛而盈
皆此道也萬物之所以生亦此道也侯王之所

以保正萬邦亦此道也其致之者言其清寧靈
盈生正皆因此道而得之裂猶周易言毀也發
言動而不定也歇消滅而不靈也竭盡也虛則
能受不虛則盡止而不可受矣歷顛也處貴高
之位而無此則顛廢矣曰賤曰下即前章所謂
少則得之意皆虛而不自有也貴賤高下兩句
亦只是譬喻無賤何以為貴無下何以能高下
與賤乃貴高之基本也侯王之稱曰孤曰寡人

孤寡不穀 曲礼下曰度
方侯入天子之國曰某
孤若特立無德之稱也○
又曰諸侯見天子曰臣某
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
人○或注寡人者寡德之人
也○又曰其在康夷北狄
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
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
王老穀善也

曰不穀皆是自卑之辭又以此為虛而不自有
之喻非乎者言我如此說豈有不然者乎莊子
曰非乎而曾史是也亦是此類文勢此兩字文
之奇處數車無車一本作數譽無譽譽字誤也
此兩句本是譬喻若作譽字則與下文如玉如
石意不相屬矣致至也故致猶曰其至也車者
總名也隨件而數之則為輪為穀為輻為衡為
軾遂無車矣車遂為虛名矣如玉如石則碌碌
除日 莊子則陽篇曰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注
合三百六十日而後為一歲逐日而
除去之則但可謂之日不可謂之歲故曰除日無歲

反者 翼反復也須溪云
反者動之極則必反也是
其反也正以其動也非動
無反○蘇註復性則靜矣
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自起
也道無形無聲天下之弱
者莫如道然而天下之至
強莫加焉此其所以能用
万物也世不知靜之為動
弱之為強故告之以物之
所自生者蓋天下之物聞
有母制子未聞有以子制
母者也○息齋註天下万
物生而為有自有反無然

然落落然終不可易車則可有而可無玉石則
一定而不可易可有可無則近於道虛而能化
也一定不可易則不化矣莊子曰除日無歲亦
數車無車之意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有有生於無

反者復也靜也靜者動之所由生即易所謂良

後為道故曰反者道之動
天下之有皆生干無有則
必強反強為弱則可以漸
求于道故曰弱者道之用
反者自有而求無弱者致
無而求道○集解道之動
以復為本故反也者道之
所以為動也道之用以弱
為常故弱也者道之所以
為用也○德清曰此承上
章以明道為天地万物之
本也

○註良所 易說卦云良
東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
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
乎良程子曰良止也生也
止則使生不止則不生此良終始万物
有天地 易序卦曰有天地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有所措
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有所措

上士 翼倫苟且也淪羊朱反變改也應入之乏而終以見遷曰賈趙志堅云貸者動借非長
與也且者權成非久固也欲使蒙貸者不長往感貸荷成速飯於道○筆乘上
士者恬淡寂寞虛無無為者也勤於此則勤行之至而實無所勤行也斯所謂天然縣解矣而
下士惡足以知之君乎曰中士所聞非至美也下士所見非至善也中士所取下士所笑乃美
善之美善者也○蘇註上
德不德如谷之虛也太白
若身者使白而不受汚此
則不屑不潔之士而非聖
人也廣德若不足者廣大
而不可復加則止于此而
已非廣也建德若偷因物
之自然而無立者外若偷
惰而實建也質真若渝身
聖抱神隨物變化而不失
其真者外若渝也大方無
隅全其大方不小立圭角
也太器晚成器大不可近
用也太音希希非耳之所
得聞也太象無形非目之
所得見也道之所寓無所
不見凡此十二者皆道之
見于事者也而道之大全

所以成終成始也能弱而後能強專於強則折
矣動以靜為用強以弱為用故曰反者道之動
弱者強之用如此造語文法也有天地然後有
萬物故曰物生於有然天地孰生之天地之始
生於太虛是生於無也因動靜強弱而又推言
有無之始也老子之學大抵主於虛主於弱主
於卑故以天地之間有無動靜推廣言之亦非
專言天地也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下士聞道大笑之不足以為道故建
言有之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上
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
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勤而行者言聞而必信也若存若亡者且信且

則隱于無名惟其所寓推其有餘以貨不足物之賴之以成者如此○林子曰建言以下言下士之所以大笑也蓋真常之道不可得而道不可得而名况明道若昧十數語亦皆無為而為正言而若反也寧能不為下士之所大笑耶○德清曰此言道出常情而非下愚小智之所能知必欲上根利智可能入也○無垢子曰此章前謂入之形名雖同心念不平等後教体道匿德藏名而修真也上等之人聞道之後竭力方便行而無退屈中等之人聞道之後且信且疑似行不行下等之人貪很多欲見道守柔謂之愚魯故大笑之下士猶迹而不見理故大笑之不知道無迹也若以下士為然者非其道也古人有建言明道之人若愚昧而無曉進取道者若退不及大道則無分別乃和光同塵與眾同類也上德之人虛而容物如谷之寬大大潔白之人若濁汚不顯其清德行廣大之人若愚頑不足切欲為而不敢為也建立

疑又以為有又以為無也最下鄙俚之人則直笑之耳惟最下之人以之為笑方見吾道之高退之論文且曰人笑之則以為喜况道乎建言者立言也言自古立言之士有此數語明道若昧以下數句是也此亦是設辭言此數句不出於我自古有之也明道若昧惟昧則明前章曰自見者不明又曰不自見故明即此也進道若退者能退則為進也楊子所謂以退為進也夷

其德是有為者而為之以不敢為所以能建立即是密而不露質朴之人若偷淺不明知自守黑而已大方正之人無委曲轉彎直捷而已道德玄微乃無形之形不器之器不名之名不可速成且水千年不消而成水晶松津万年結秀琥珀功用漸積久而方成至坐天地之間音之大者莫大於雷霆發則有時豈常聞哉大法象質朴而無形道潛而無名道雖無形無名善能假借與万物精氣且成就也

平也夷道大道也大道則無分別類同也和光同塵之意也上德若谷能虛而不自實也大白若辱不皎皎以自異也廣德若不足若自足則狹矣偷竊也欲為而不敢為也建立其德是有為者而為之以不敢為所以能建立也質真若渝真實之質純一而無變而自有若已渝變之意此亦足而不自足之意大方者太虛也太虛之間雖有東西南北孰見其方隅哉太虛晚成

○註退之 韓文卷十六 荅李翊書曰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 楊子法言君子篇曰昔乎顏淵以退為進天下鮮儼 皎々 詩白駒篇曰皎々白駒食我場苗注皎々潔白也○古文大宝鍼曰勿皎々而清 健立 後漢書袁安傳失信於所建立於無功

老子經卷下 七

純一 朱子語錄卷二曰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而純
一無偽

淪變 易預卦象曰有淪
無咎傳曰有淪變則可以
無咎矣

佛書云迷故
東西南北
三界城悟故十方空本來
無東西何處有南北

法象 易上繫辭云法象
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
四時

推以及人 大學明明德
注云言既自明其明德又
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
去其舊染之污也

大成 孟子萬章下曰孔
子之謂集大成

成已 中庸二十五章曰成已仁也成物知也

如鑄鼎之類豈能速就哉大音希聲天地之間
音之大者莫大於風霆豈常有哉希者不多見
也大象天地也易曰法象莫大於天地天地之
形誰得而盡見之道隱無名不可得而名也此
數句或是指實之語或是譬喻之語其意皆主
於能虛能無而已貸者與也推以及人也有道
者能以與人而不自有也成者道之大成也成
已成物而後謂之大成也後章又曰既以與人
已愈多亦意也

已愈多亦意也

道生 翼云凡動物皆止於後陰靜也耳自口鼻居前陽動也故曰負陰抱陽植物則背陰向
陽而冲氣運乎其間矣木絕水曰梁木負棟亦曰梁取其力之強也故曰強梁金人銘曰強梁
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蓋古人掌以此為教而我亦教之但老子猶尊之曰教父者如
言万物之母之謂母主養父主教故言生則曰母言教則曰父○司馬溫公曰道生一自無而
有一生二分陰分陽二生
三陰陽交而生和三生萬
物和氣聚而生万物○吳
幼清曰万物之生以此冲
氣既生之後亦必以此冲
氣為用乃為不失其所以
生之本○呂註凡幽而不
測者陰也明而可見者陽
也有生者莫不背于幽而
不測之陰向于明而可見
之陽故曰万物負陰而抱
陽負則背之抱則向之也
雖然必有冲氣以為之和
蓋陰與陽一也冲氣一也
万物不得一無以生故也
○德清曰此承前言道体
冲虛而為天地万物之本
誠以當以道為讓以謙自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人之所惡唯孤寡
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
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
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一太極也二天地也三三才也言皆自無而生

老子經卷下

處也○蘇注夫道非二非三及其與物為偶道一而物不一故以一各道然而道則非二也一與二為二二與三為三自是以往而万物生物雖有方不同而莫不負陰抱陽冲氣以為和者蓋物生于三而三生千三理之自然也世之人不知万物之所自生莫不賤寡小而貴重犬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穀古之達者蓋已知之矣

○註三才 易下繫辭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
三極 易上繫辭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本義三極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極也
○正理字義曰三極云者只是三才極至之理又曰其謂之三極者以見三才之中各是一太極而太極之妙無不流行於三才之中也
抱負 韓文十九日抱負其業東飯於家

中虛 儀禮序曰竊聞道本中虛非言無以表其虛
生 上繫辭生生之謂易本義陰生陽陽生陰其變無窮

月盈 易豐卦象曰日中則昃月盈則缺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盈不 易乾卦象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強梁 論語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注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

道者無物之始自然之理也三極既立而後萬物生焉萬物之生皆抱負陰陽之氣以冲虛之理行乎其間所以為和也人之所惡莫如孤寡不較而王公以為稱此亦譬喻有道者自卑自賤之意其意蓋謂天地人皆自無而有萬物以陰陽為質而其所以生生者皆冲虛之和氣學道者當體此意則必以能虛能無為貴天下之物或欲損之而反以為益或欲益之而反以為

損損益之理有不可常如月盈則必缺此益之而損也既缺則必盈此損之而益也人之所教猶言今世人之所以設教彼亦曰我之所教皆義理也但知求益但知求勝而不知剛者必折盈不可久故曰強梁者不得其死也若吾以道教之則皆在衆人之上是世之所師者又當以我為師也故曰吾將以為教父

天下 翼云馳騁役使也
堅猶剛強不曰剛強曰堅
變文叶韻也無間無內也
至剛者天下莫能勝而至
柔能役之無內者天下莫
能破而無有能入之二語
皆設喻以明無為之有益
也○子由注云以堅御堅
不折則碎以柔御堅柔亦
不靡堅亦不病求之於物
則水是也以有入有捍不
相受以無入有無未嘗勞
有未嘗覺求之干物則鬼
神是也是以聖人唯能無
為故能役使衆強出又群
有○嚴君平曰有為之為
有廢無功無為之為成遂
無窮天地是造人物是興
有聲之聲聞於百生無聲之聲動於天外震於四海言之所言異類不通不言之言陰陽化天
地感且道德無為而天地成天地不言而四時行此二者神明之符自然之驗也○德清曰此
承上言無為之益以明不言之教也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
無間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
為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堅者易折柔者常存以至柔而行於至堅之間
如水之穿石是也無間無縫罅也無有即無形
也如人身營衛之間可謂無間而氣脉得行之
無隙之隙而日月之光亦入之此皆無有入於

○註 前漢書牧乘傳泰山之雷窟石

縫罅 佛書曰鐵丸無縫罅○正理字義全無此字縫罅

管衛 素問官衛生會曰其清者為官濁者為衛管在脉中衛在脉外注營氣者陰氣也衛氣

者陽氣也

妙用 碧巖第五曰縱橫

妙用

無間也此兩句譬喻也以此而觀則知無為無
不為者至理也不言而教自行無為而功自成

此皆至道之妙用而天下之人知不及之故曰
天下希及之有益有功用也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 翼云多猶重也薛
云知足者樂今有之已多
無求者也無求奚辱知止
者懼後進之有損知幾者
也知幾奚殆○呂註列士
之所殉者名也而至干殘
生傷性則不知身之親干
名也故曰名與身孰親食
夫之所殉者貨也而至干
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多
干貨也故曰身與貨孰多
所殉者名則世謂之君子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
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
止不殆可以長久

所荷者貨則世謂之小人
君子小人之所徇雖或不
同而亡其所存則一也然
則得名與貨而亡其存則
不知亡之病于得也故曰
得與亡孰病是改愛名欲
以貴其身也以甚愛之故
并其良貴而失之是太費
也蓄貨欲以富其身也以
多藏之故并其至寶而害
之是厚亡也夫唯有德者
知至貴之在己而無待于
名也故知足而不辱知至
富之在己而無待于貨也
故知止而不殆不殆不殆
則可以長久矣○德濟曰
此言名利損生誠人當知
止足也

○註費心力 桓子地廣曰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辦費心力而無功
危殆 中庸序曰或危殆而不安 千古 朱子語錄卷十六曰千古萬古如何知得
受用 碧巖第三曰宗師家等閑不見他受用處

名貨皆外物也無益於吾身則雖得雖亡何足
為病而不知道者每以此自病愛有所著則必
自費心力以求之愛愈甚則費愈大此言名也
貪而多藏一旦而失之其亡也必厚無所藏則
無所失藏之少則失亦少多藏乃所以厚亡也
此二句發明下三句也惟知足者不至於自辱
知止者不至於危殆如此而後可以長久此三
句却是千古萬古受用不盡者

大成 曰註万物始乎是終乎是是大成也然始無所始終無所止故若缺唯其若缺故其用
日新而不敝万物酌焉而不竭是盈也然盈之而不加益故若冲唯其若冲故其用日給而不
窮大直者曲之而全枉之而直者也故若屈大巧者刻彫眾形而不為巧者也故若拙大辨者
不言而辨者也故若訥如是無它凡以有本故也本者何也今夫寒熱者天地之所為有形之
所不免也而一躁焉則可
以勝寒一靜焉則可以勝
熱以一時之躁靜猶可以
勝天地之所行况夫躰無
為之清靜以為天下正則
安往而不勝者乎○林子
曰躁之能勝寒靜之能勝
熱物理之自然也聖人亦
惟明此物理之自然而清
而靜而為天下正也○唐
白居易曰天欲使人情儉
樸時俗清和莫先於禁
奢之道也其道在乎尚
簡務儉素不炫聰察不
復智能而已蓋善用之者
雖一邑一郡一國至于天下
皆可以致清靜之理焉昔
必賤得之故不下堂而單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辨若訥躁勝寒靜
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有成則有缺大成者常若缺則其用不敝矣有
盈則有虛大盈者常若虛則其用不窮矣前章
曰窪則盈敝則新即此意大直則常若屈然枉
則直也曲則全也大巧者常若拙然不自矜也
第廿二章之詞

父之人化，汲黯得之，故不出關而東海之政成。曹參得之，故獄市勿擾而齊國大和。漢文得之，故刑罰不用而天下大理。其故無他，清靜之所致耳。○德清曰：此言聖人法天制用，與道為一，故能勝物而物不能勝以申。明前章不言之教，無為之益也。

天下 翼邪，屏去也。董董田也。吳勿清，本董，下有車字。以張衡、東京賦、卻走馬以董車為證。戎馬戰馬也。郊，交也。二國相交之境也。戎馬生於郊，言兵久不還也。一性之內無欠，無餘人能安之，無往不足，故曰知足。常足，希聲註：夫天下有道之世，雖有甲兵，無所用，雖有健馬，無所乘。天下無道之時，天子則外攘四夷，諸侯則外侵鄰國，故甲兵動境內，戎馬馳于四郊。桑梓盡于樵薪，荆棘生于墮畝矣。夫無道之君，毒痛天下，原其所以其惡有三：心見可欲，非理而求，故罪莫大焉。求而不已，必害於人，故禍莫大焉。欲而必得其心，愈

大辯者常若訥然，不容言也。躁之勝者，其極必寒靜。之勝者，其極必熱躁。靜只是陰，陽字言陰陽之氣滯於一偏，皆能為病。惟道之清靜，不有不無，不動不靜，所以為天下之正。猶曰為天下之式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

熾故咎莫重焉。然自非聖人，不能無欲。欲則不能無求，求而不知足，禍之甚者也。嗟呼！凡非真性，皆外物也。夫焉得而有之？人皆有至足者，能知至足之足，則無所不足矣。○林子曰：昔司馬季主有言：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核地不滿東南，以海為池。夫天地且不足，而况人乎？其曰常足者，以真常之性，本自足也。夫真常之性，本自足而足矣。故能盡己之性，而人而物而天地之性，則咸備於我矣。故曰：知足之足，常足。○德清曰：此承上清淨無為之益，甚言多欲有為之害，以誡人君當以知足自守也。

○註 糞田 孟子勝文公上曰：凶年糞其田，不足則必取盈焉。爭戰 孟子離婁上曰：爭地以戰。

不出 蘇註：性之為難充，遍宇宙無遠近古今之異。古之聖人，其所以不出戶

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以善走之馬，却以糞田，即不貴難得之貨之意。戎馬生於郊，言爭戰也。戰爭之事，皆自欲心而始。欲心既萌，何時而足？唯得是務，所以為罪。為禍為咎也。惟知足者，以不足者為足，則常足矣。此又發明前章知足不辱之意。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

庸而無所不知者特其性全故耳世之人爲物所蔽性分于耳目內爲身心之所紛亂外爲山河之所障塞見不出視聞不出听片牖之微能蔽而絕之不知聖人復性而足乃欲出而求之是以弥遠而弥少也性之所及非特能知能名而已蓋可以因物之自然不勞而成之矣○德清曰此章承上言聖人所以無爲而成者以其自足於已也

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天下雖大人情物理一而已矣雖不出戶亦可
知天道雖隱陰陽變化千古常然雖不窺牖亦
可見若必出而求之則足迹所及所知能幾目
力所及所見能幾用力愈勞其心愈昏故曰其
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亦設喻以發明下句而已
不行而自知不求見而自有名不爲而自成聖

○註足迹

莊子法篋篇曰足迹接乎諸侯之境
孟子離婁上聖人既竭目力焉
易曰上繫辭曰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爲學 翼取開元疏云猶攝化也無事即無爲也無爲自化清靜自正故曰取天下常以無事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曰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息齋註爲學所以求知故曰益爲道所以去
妄故曰損知不極則損不全故曰益者所以爲日損也若損之又損妄去真全則無爲矣至于
無爲則凡有爲未嘗不無此又未易以損益論也及其無爲之至雖取天下而在之尚猶不見
其事若以有事取之取天下乎○蘇註不知道而務學聞見且多而無以一之
未免爲累也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苟一日知
道顧視万物無一非妄去妄以求復性是謂之損孔
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求妄以求復性可謂損矣而去
妄之心猶存及其兼忘此心純性而無餘然後無所
不爲而不失于無爲矣○
德清曰此承上言無爲之德由日損之功而至也

人之道其爲用也如此易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亦此意也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爲學則日日求自益爲道則日日求自損故前言絕學無憂蓋言道不在於見聞也大慧云讀

○註天慧 大慧書下答
呂即中書云士大夫讀得
書多底無明愈多讀得書
少底無明愈少
黜聰 莊子大宗師曰墮
枝執黜聰明離形去知同
於大通此謂坐忘
去智 莊子刻意曰去知
與故循天之理云注知私
智也故事述也去其私智
離於事迹則循乎自然矣

聖人 蘇註虛空無形因
万物之形以為形在左為
方在圓為圓如使空自有
形則何以形万物哉是以聖人無心因百姓之心以為心無善不善皆善之無信不信皆信之
善不善在彼吾之所以善之者未嘗渝也可謂德善矣信不信在彼而吾之所以信者未嘗變
也可謂德信矣不然善善而棄不善信信而棄不信豈所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哉天下善惡
信偽方各自是以相非相賊不知所定聖人憂之故慄々為天下渾其心無善惡無信偽皆以

一待之彼方注其耳自以觀聖人之予奪而吾一以嬰兒遇之予善無所喜于惡無所嫉夫是
以善者不矜惡者不愠然皆化而天下始定矣○呂註孩之也者遇之以慈待之以厚雖有
不善不信猶善而信之知其心之無常猶已而矣也○德清曰此言聖人不言之教無心成化
故無不可教之人也○林氏曰夫善者吾善之固矣而不善者吾亦善之者何也德以畜之度
淺乎改其不善而復故於
善乎故曰德善信者吾信
之固矣而不信者吾亦信
之者何也德以畜之度幾
乎改其不信而復故於信
乎故曰德善○元澤註善
惡生乎妄見妄見生乎自
私公于大道則雖曰觀善
惡而心無殊想矣故聖人
因世之情強立毀譽而心
知善惡本非其實故不善
之善非憐而怨之乃不覺
有異也忘善惡之實真善
也是以万法雖殊等為實
相信與不信混為一昧知
一切相無非妄者故能視
不善猶善知一切相無非
實者故能視不信猶信當

書多者無明愈多亦此意也黜聰明墮肢體去
智與故則損之又損則可以無為無不為矣取
天下者必以無心有心者反失之三代之得天
下何容心哉因當時戰爭之俗借以為喻其言
亦足以戒此書多有此意無事有事即無心有
心也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亦善

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
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聖人之在天下
慄慄為天下渾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
皆孩之

無常心者心無所主也以百姓之心為心則在
我者無心矣善不善在彼而我常以善待之初
無分別之心則善常在我在我之善我自得之
故曰得善矣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與此意

妄知實當實知妄此聖智所以異于衆人也

○註疑圃 通鑑唐高祖紀曰射獵無所疑問

不億 論語憲問曰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注億未見而意之也不信謂人疑已

同信不信者在彼而我常以信待之初無疑問之心則信常在我在我之信我自得之故曰得信矣子曰不億不信亦此意也其曰吾亦善之亦信之者非以其不善為善非以其不信為信也但應之以無心而已慄慄不自安之意聖人無自矜自足之心故常有不自安之意渾其心者渾然而不露圭角此心渾然所以無善不善信不信之分也注其耳目者人皆注其視聽於

因生 翼出謂自無而見於有入謂自有而假于無莊子曰万物皆出于機入于機又曰其出不所其入不詎又曰有乎出有乎入皆以出為生入為死夫音符攝生如攝政攝官之攝不認生為已有如輶焉管攝之也不期而會曰遇兕音似山海經兕出湘水之南蒼黑色介雅云形如野牛一角重千斤○蘇注云性無生死山則為生入則為死用物取精以自滋養者生之徒也声色臭味以自戕賊者死之徒也二者既分生死之道矣吾又知作而不知休知言而不知默知思而不知忘以趣于盡則所謂動而之死地者也生死之道以千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矣不生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二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為之妙也有生則有死故生之徒即死之徒也人之所賴于生者厚則死之道常九聖人常在不生不死中生地且無焉有死地哉○筆乘此

聖人而聖人皆以嬰兒待之故曰皆孩之此無棄人之意也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十分之中率居其九皆生
人之厚者也夫有生必有
死是生固死之地也○諸
子品節注云凡出於生則
入於死矣生之類不一死
之類不一凡民之求生動
而入於死地者亦不一也
何者以其貪生故求主而
得死也徒類也十有三言
多也生人之厚凡富貴利
達肥甘声色奉養皆是云
評云十有三諸家類多穿
鑿往人為古人所愚○林
子在武夷有二方生爭論
出生入死章不懷氏曰十
有三者內有五臟肝心脾
肺腎上有四門耳目鼻口
下有四肢手足二故其
生也以此十有三而生也其死也以此十有三而死也若所謂動之死地者豈非其生之厚
不知攝生以自促其生邪有作又秋無以為氏曰大抵人之生內有肝心脾肺腎者五臟也外
有頭二手足者五竅也惟此十者不能自生而其所以生者精氣神三者而已故精氣神附
於人之身則生離於人之身則死二方生爭論不包來質林子曰余不知不德氏之所謂

五臟四門四竅者是乎不是乎亦不知無以為氏之所謂內五臟外五竅與夫精氣神三者是
乎不是乎余惟以善攝生者非以攝其身而生也乃以攝精氣神而生也非以攝精氣神而生
也乃以攝未始精未始氣未始神而曰元精元氣元神者生也夫曰元精元氣元神而生也則
是生無其生矣故曰以其無死地○講義原其十有三之說前後解者雖多終無定論然其稍
可取者二三家而已或曰
在天為南北斗在躡為九
竅四敗在角為六慾七情
古仙有云陽裏十三言
有象陰中七六竟無蹤此
指水火之成數也天一生
水地六成之地二生入天
七成之七與六者乃心腎
坎離人之根本也精神屬
之心藏神腎藏精凡聖月
用應酬之際無所不用其
精神也黃庭經云一身精
神不可失精神居身生之
徒也精神去身死之徒也
蓋水火能活入亦能殺入
豈非生死之健乎赤地纒
動靈龜遂行應速於谷矣
疾於穢故曰生之徒十有

焉

出生入死此四字一章之綱領也生死之機有
竅妙處出則為生入則為死出者超然而脫離
之也入者迷而自泯沒也能入而出惟有道者
則然天有十二辰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時十
二者終始之全也十二而下又添一數便是十
三分明只是一箇一字不謂之一而曰十二此
正其作文之奇處言人之生死皆原於此一一

者幾也即其幾而求之養之得其道則可以長
生久視養之不得其道則與萬物同盡徒者言
其類也一字本難言且以一念之始強名之亦
未為的切却要自體認也民之生者言人之在
世其所以動而趨於死地者皆在此一念之初
纔把得不定動即趨於死地矣動非動靜之動
乃動輒之動也之往也死地死所也夫何故者
發問之辭也此數語為今古養生者學問之祖

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德清曰此言聖人所以以超乎生死之外者以其澹然無慾忘形之至善得無生之理也

○註綱領 大學注明德

親民至善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陳氏曰綱以大綱言如繩之有細細本則目張領以要領言如裘之有領領筆而裘順
汨沒 山谷詩隨俗易汨沒從公常糾紛
的切 陋室銘題注譬喻尤的切
體認 朱子語錄第二曰不於性上躬認如何得知

把得 碧巖卷三曰信得及把得性

鄭重 前漢書王莽傳注曰鄭重猶煩煩也○狀名曰鄭重懇懇也
軍旅 論語衛靈公軍旅之事未之學

故老子於此說得亦鄭重生者我所以生也生者我所以養其生也養其生而過於厚所以動即趨於死地此亦輕其身而後身存無而後能有虛而後能盈損而後能益之意說到此處又提起箇蓋聞言我聞古之善養生者雖陸行於深山而不遇兕虎入於軍旅之中而不被兵甲惟其無心則物不能傷之兕所以不能觸虎所以不能害兵所以不能傷惟其無心故也莊

子曰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亦是此意夫何故又發一問言物之所以不能傷者以我能虛能損能無而無所謂死地也此章凡下兩箇夫何故其意甚鄭重乃老子受用之妙處所以如此申言之昔有某寺前一池惡蛟處之人皆不敢近一僧自遠來初不之知行至池邊遂解衣而浴見者告之曰此中有蛟甚惡不可浴也僧曰我無害物之心物無傷入之意遂浴而出老子之

道生 通義曰管子曰虛無之形之謂道化育萬物之謂德○蘇註道者萬物之母故生萬物者道也及其運而為德牧養群衆而不辭故畜萬物者德也然而道德則不能自形因物而後形見物則不能自成遠近相取剛柔相交積而為勢而後興亡治亂之變成矣形雖由物成雖由勢而非道不生非德不畜是以尊道而貴德尊如父兄貴如侯王道無布而德有名故也恃爵而後尊貴者非實尊貴也○集解道生之虛無者冥物之祖也德畜之太和氣氤物之母也此二句即物生之先而言物形之聚而成物形可見也勢成之物既形矣自生而長自長而成自然之勢也此二句即物生之後而言○周子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德清曰此言道德為萬物之本欲入体道虛懷而造于至德也○希声注夫物生而後畜之而後成其所由生者道也其所以畜者德也此其

說似於虛言以此而觀則其言亦不虛矣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道自然也無也凡物皆自無而生故曰道生之

村者事也成其用者勢也萬物以能生故尊道以能畜故貴德道德以生畜之故自然為萬物所仰豈有授之爵位而後見尊貴哉然道者真精之妙德者妙物之用勢可以兼用用不可以兼勢道可以躰德德不可以兼道故稟其精謂之生含其嘿謂之畜遂其形謂之長字其材謂之育權其成謂之亭量其用謂之毒保其和謂之養護其傷謂之覆此之謂大道既生之而不執有既為之而不矜恃既長之而不宰制此之謂玄德○晉曉章言入同于道德今此章言道德同于人是以其辭同而其理通也

○註莫之為 孟子萬章

上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注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也
題出 正理字義曰超出
輪廻 易繫辭曰生生之謂易本義陰生陽陽生陰其變無窮

德則有迹矣故曰畜之畜者有也物則有形矣故曰物形之勢則有對矣故曰勢成之陰陽之相偶四時之相因皆勢也莫之命者猶曰莫之為而為也非有所使然則為常自然矣尊貴者言其超出乎萬物之上也命或作爵非也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皆言既生既有之後其在天地之間生生不窮皆造化之力也然造物不有之以為有不恃之以為功雖為之長而

王宰 圓覺經曰由有無始本起無明為已主宰

天下 翼兌口也人之有口家之有門皆喻物所從出者塞而閉之藏有於無守母者也參同契云耳目已之寶閉固勿發揚兌口勿以談希之順以供即此義不可見窺曰小不可九得曰柔遺唯季及襲常猶喻言襲明密而不露也記曰掩而充表曰襲○蘇註無名天地之始有各万物之母道方無各則物之所資始也及其有各則物之所資生也故謂之始又謂之母其子則万物也聖人跡道以周物譬如以母知其子了然無不察也雖其智能周之然而未嘗以物忘道故終守其母也天下皆具此道然常患志道而徇物目悅于色耳悅于声開其悅之心而以其事濟之是以終身而陷溺不能救夫聖

人之所以終身不勤者唯塞而閉之未嘗出而徇之也悅之為害始小而浸大知小之料大而閉之可謂明矣趨其所悅而不顧自以為強而非強也唯見悅而知畏之者可謂強矣世人聞其所悅以身徇物往而不反聖人塞而閉之非絕物也以神應物用其光而已身不與也夫耳之能聽目之能見鼻之能嗅口之能嘗身之能觸心之能思皆所謂光也蓋光與物接物有去而明無損是以應万变而不窮殃不及于其身故其常性湛然相襲而不絕矣○林子曰大抵老子言身蓋不以形骸之身為身也老子又曰外其身而身存夫曰外其身者是固形骸之身矣而其所以存者此何身也又曰死而不亡者壽夫曰死者是固形骸之身矣而其所以不亡者此何身也豈非秋氏所謂大身之身孟子所謂反身而誠之身邪若或以形骸之身為身也則便落於養生之家矣非身大身無我真我而虛空本躰者是我真常之一大身也○林子

無主宰之心此所以為玄妙之德玄德即造化也前章言失道而後德此言道生德畜尊道貴德則此章德字比前章又別讀老子者不可如此拘礙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

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即有名萬物之母也母造化也子萬物也知有造化而後知有萬物知有萬物又當知有造化蓋言無能生有有出於無知有者不可以不知無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亦是此意沒身不殆者言如此則終身無危殆之事也兌口也人身則有口人

曰何以謂之見小見小者知常也道德經言見小曰明者一知常曰明者二以常名小者以其無而無所不入也故小之也常清靜經曰真常得性即常即性既得性矣而天下之至明在我也而塞兌閉門非所謂守柔乎○德清曰此言射道之方當以皆物合道為要妙也

家則有門皆以喻萬物所自出之地前言玄牝便是此意塞其兌閉其門藏有於無而不露也不勤不勞而成功也開其兌出而用之也濟其事用之而求益也濟益也如此則其危不可救矣所見者大能歛而小則為至明所主者剛退而守柔則為至強即不自見故明不自矜故長也光者明之用明者光之體用其光而歸之於明則無殃咎矣知用而不知藏則遺殃之道也

使我翼介然有知猶言微有知也猶言微有知也張曰施高之反也夷平也路狹而捷為徑除治也傳曰糞除先人之敝是也青赤為文色綠為采傳奕云采是古文繡字資貨一作財貨盜半誤作盜夸今從韓非本○韓非解朝甚除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田荒則府倉虛府倉虛則國貪國貪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庫虛而有以淫侈為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劍刺之故曰帶利劍諸夫飾智故以至於傷國者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國有如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則小盜隨太姦唱則小盜和也者五音之長者也故卒先則鐘瑟皆隨卒唱則諸樂皆和今太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者是之謂盜半○林子曰何以謂之好徑徑者太

襲者藏也常者不易也襲常者言藏其用而不窮也常或作裳非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哉

道之反也以此大道以為
邑而天德在我矣以此太
道以為天下而王道在我
矣以此大道以位天地而
天地有不位乎以此大道
以育万物而万物有不育
乎而論語所謂行不由徑
者豈非所謂志於大道之
甚夷者乎○德清曰此言
世衰道微人心不古而極
歎道之難行也

○註施為 近思錄治身

篇其施為寬裕祥密

官室 尚書泰誓曰惟官

室臺榭陂池侈服注土高

曰臺有木曰榭

厭足

孟子離婁下曰此其為厭足之道也○列子第七楊朱篇曰美厚復不可常厭足

富強

桓子非鞅曰秦任商君國以富強

誇其能

書說命中曰矜其能喪厥功

不化有知而有行則凡所施為皆有道者之所
畏也故曰惟施是畏夷平也太道甚平人之求
道不知道正好行利徑之路譬如國家者治
其朝廷則甚整除治也為官室臺榭之類也朝
廷雖美而田畝皆蕪倉廩皆虛而且以文采為
服佩帶利劍厭足飲食積其資財務為富強此
如盜賊之人自誇其能是豈可久此譬喻語也
言人不知大道而自矜聰明自誇聞見此好徑

善建

真邪一作國漢人避高帝諱改之於敢不許今從韓非本○蘇註世豈有建而不拔抱

而不脫者乎唯聖人知性之真審物之妄捐物而修身其德充積實無所立而其建有不可拔
者實無所執而其抱有不可脫者故至其子孫猶以祭祀不輟也身託修推其餘以及外雖至
于治天下可也天地外者世俗所不見矣然其理可推而知也修身之至以身觀身以家觀家
以鄉觀鄉以國觀國皆吾
之所及知也然安知聖人
以天下觀天下亦若吾之
以身觀身乎豈身可以身
觀而天下獨不可以天下
觀乎故曰吾何以知天下
之然哉以此言亦以身知
之耳○德清曰此言聖人
所以功德無究澤及子孫
者皆以真修為本也○林
子有所於建則有所於拔
有所於抱則有所於脫而
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
脫何也夫所謂善建者以
道而建也以道而建其有
所於建乎其無所於建乎
無所於建而建者夫誰得
而拔之夫所謂善抱者以

之徒也豈知至道故曰非道哉老子之文如此
等處可謂工絕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
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
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
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
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

道而抱也。以道而抱其有
所於抱乎。其無所於抱乎。
無所於抱而抱者。夫誰得
而脫之。由是而推之於身。
其德有不真乎。由是而推
之於家。其德有不餘乎。由
是而推之於鄉。於邦。於天
下。其德有不長有不豐有
不普乎。故曰。吾何以知天
下之然哉。以此。以此者。蓋
指此道而言也。豈不以此
道之射無所不包。而此道
之用無所不達也。

○註生 書于前
無偽 孟子滕文公上曰國中無偽
餘慶 易文言曰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

天下之然哉以此

長上聲建者無不拔抱者無不脫建德而抱朴
則不叛不脫矣有子孫之家祭祀必不輟道生
一一生二生三生萬物生生而不窮亦猶
子孫之嗣其家也此三句皆是設喻以言道雖
無有而實長存也脩諸身則實而無偽修諸家
則積而有餘慶脩諸鄉則為一鄉之所尊脩諸
國則其及人者愈盛脩諸天下則其及人也愈

徧長尊也豐盛也普徧也即吾一身而可以觀
他人之身即吾之一家而可以觀他人之家即
吾之一鄉而可以觀他人之鄉推之於國於天
下皆然言道之所用皆同也以此者道也以道
而觀則天下無不然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
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

含德 翼云毒蟲蜂蟻之
類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
虎豹之類以爪按拳曰攫
攫鳥鷹鷂之類以羽距擊
觸曰搏趙志堅曰以四指
握拇指為握固峻子燕反
也說文云赤子陰也号平

聲嘍所嫁反聲嘶也又啼極無聲曰嘍一作嗑不嘍黃茂材云古本無嗑字嗑不嘍莊子之文後人增入之祥吉凶之候也○韻會賡藏回反說文赤子陰也外肉允聲又或作峻見老子或作屢出聲類又遵綴切義同又即委切又先聲苟緣切縮也云嗑於亦反咽也嘍可訝切聲破也○論者永夫如嘍嘍之器不墮貯醜醜如大器者直要不受入感注鬚音西嘍所嫁切○本細鹿部韓愈曰王師授予鹿峻九方云鹿廩純陽而峻者天地初分之氣壯壯相感之性也時珍曰老子云一峻子惟反赤子陰也今作鹿精之名亦未為穩○呂註人之初生其德性至厚也此其長也耳自交于外心識受于內而益生日益多則其厚者薄矣為道者損其所益生性修及德德至同于初故曰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德清曰此承上言聖人善建善抱而不為外物之所搖奪者以其所養之厚也○蘇注老子之言道德每以嬰兒况之者皆言其純而已未

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嗑不嘍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含德藏蓄而不露也厚者至也含德而極其至則如赤子然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言物不能傷之也亦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之意赤子之骨至弱其筋至柔而手之所握甚固未知有雌雄之事而其峻亦作者精氣盛也峻赤子

及其用也夫嬰兒泊然無欲其體則至矣然而物來而不知應故未可以言用也道無形體物莫得而見也况可得而傷之乎人之所以至于有形者由其有心也故有心而後有形有形而後有敵今立而傷之者至矣無心之人物無與敵者而局由傷之

○註純一 朱子語錄卷二曰赤子之心未有所知純一無偽

純氣 莊子達生篇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注純氣之守守元氣而純一不雜也 傳曰 左傳喜公十六年傳曰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鶴退飛遼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注祥吉凶之先見者疏云吉之先見謂之祥凶之先見謂之妖此總云祥者彼對文耳書序云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五行傳

之命原也終日雖號而其嗑不嘍者心無喜怒氣本和也嗑咽喉也嘍氣逆也赤子純一專固故能如此而有道者亦然只是不動心也和者純氣之守也知此至和之理則可以常久而不易矣知此常久之理可謂明於道矣生不可益強求益之則為殃矣祥妖也故曰益生曰祥傳曰是何祥也即此祥字之意以心使氣是志動氣也強者暴也暴則非道矣故曰心使氣曰強

云青祥白祥之類惡事亦
稱為祥祥是總名
速已 孟子滕文公下曰
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
待來年

知者 善虛註君平曰五
味在口五音在耳如耳非
耳如舌非舌如商非商如羽
非羽而易牙師曠能別之其
所以別之者口不能言也音
味尚余况妙造乎所以曰知
者不言言者不知也塞兌
閉門已見第五十二章然
彼則約道清淨以塞者欲
愛悅之端此則宗道無言
故與損聰棄明之說大違
無形不可以自賦不可以口傳故心因焉不能知口辨焉不能議此至人不待收視緘口而自
塞兌閉門也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已見第四章然彼則就道以論功此則據入以明行至人與
天同心而無知與道同身而無射則進銳紛亂之心於何而有光塵分別之意於何而生哉故
至人之遊處顯則與万物共其本晦則與塵無混其根語默隨時而不殊危言日出而應變長

以謂之玄同○德清曰此言聖人所以為天下貴者以其善得所養妙契忘言而能與道玄同
也○元澤註不言者非密而不言誠無所事言何則不見一法故也不見一法故物物而不物
于物况可得而親疎貴賤之乎可得而親疎貴賤者物而已矣彼物物而不物于物故莫之與
而常貴也○莊子知北游曰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注知者不言此是達
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言之教即
維摩不二法門也

○註藏之 易上繫辭曰
退而存密
磨龍圭角 見于前
條理 孟子萬章下曰金
聲也者始條理也

以此為強無有不折如物之壯無有不老此皆
不謂之道早已速已之而勿為也已者止也三
句已見第三十章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
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
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
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謂道不可容言也必塞兌
閉門而藏之於密必挫其銳而磨龍圭角之使無圭
角必解其紛而條理之使不紊亂必和光同塵
而不自眩露此所謂至玄至妙同然而然之理
也有此玄同之道則天下不可得而親又不可
得而疏言其超出於親疎利害貴賤之外也此
道之所以為天下貴也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 蘇註古之聖人柔
遜能迹無意于用兵唯不
得已然後有征伐之事故
以治國爲正以用兵爲奇
雖然此亦未足以取天下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
敗之執者失之唯躰道者
廓然無事雖不取天下而
天下飯之矣人主多忌諱
下情不上達則民貧而無
吾利器權謀也明君在上
常使民無知無欲民多權
謀則其上眩而昏矣人不
務本業而趨末技則非常
無益之物作矣患入之詐
僞而多爲法令以勝之民
無所措手足則日入于盜
賊矣○林子曰夫法令本
以防姦也抑豈知法令愈繁而姦則愈多乎而盜賊乃竊法令以爲姦也惟其滋彰故曰多有
○德清曰此言治天下國家者當以清淨無欲爲正而不可用奇巧以誘民○通義曰找才能
也巧巧詐非止工藝也奇物謂珠玉珍玩奇異難得之物非止器用也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
以知其然哉以此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
貪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
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
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
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以正治國言治國則必有政事以奇用兵用兵
則必須詐術二者皆爲有心無爲而爲則可以

○註防禁 後漢書楊璇傳云防禁嚴密無由自訟
便利 枯樺 莊子天運曰且子獨不見夫枯樺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字彙曰枯樺以
機汲水器也○郁離子曰鄭人學爲蓋 蚌貝三年藝成而大旱蓋無所用乃棄而爲枯樺治田
器即水車也又三年藝成而大雨枯樺無所用則又還爲蓋未幾而盜起民盡改戎服鮮有用
蓋者欲學爲兵則老矣矣
技藝而學兵器其年已老
機械 堅按機主發也要
也械徑指也一日器之總
名莊子天地曰有機械者
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
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
白不備注機械器也

得天下之心故曰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
有心之不可而無心之爲可以此道也忌諱防
禁也利器人世便利之用也技巧工匠之巧也
奇物如桔樺機械等物是也機心既勝機事愈
生故法令愈明而盜賊愈盛此言有心之害皆
譬喻語也故古之聖人但曰無爲好靜無事無
欲而天下自治矣聖人云又見後章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第五十八章

其政翼悶音門缺殘缺也一作缺兮失望見以其察兮宜無不及故人望之而卒失望也極終也奇哀也廉稜也劇居衛反割也皆謂芒利傷物也○德清曰此詳言上章有爲之害而示之以無爲之方也悶兮無知見○息齋註其政悶悶若無求于民而民不以巧應上故其民醇兮察兮若有得于已而民以巧求免故其民缺兮天下之事禍福之相爲倚伏所從來久矣政悶悶者無得在我而有得在民政察察者有失在民而有得在我我得則彼失我禍則彼福自然之理也昧者不知理道之正專以察爲明以求僥倖之福遂使正復化而爲奇善復化而爲妖人之迷其日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肆光而不耀賞罰刑政蓋有設而不用其極則能使奇者反而爲正妖者變而爲善故曰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于君子之域教化之廢引中人而陷于小人之途此不可不知也○通義曰倚者依於傍也伏者藏於下也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劇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悶悶者不作聰明也察察者煩碎也醇醇自樂也缺缺不足也此亦有心則爲害無心則自治之意禍福無常更相倚伏孰知其所極止正者

○註煩碎 前漢書河武子傳云唯內史事施行多前奉奏旁爲煩碎倚伏 後漢書張衡傳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爲吉凶倚伏幽微難明

漢書賈誼傳十八云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遠如地政隆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注級等也廉側陽也劇 字彙曰居胃及音貴傷也劇也

定也其無正邪言倚伏無窮不可得而定也天下之事奇或爲正正或爲奇善或爲妖妖或爲善是非利害莫不皆然此亦禍福倚伏之意世人迷而不知徒分奇正徒分妖善其迷蓋非一日矣惟聖人之爲道雖有方而無隅雖有廉而不劇雖直而不可伸雖光而不見其耀割削也無隅則不削矣廉上廉遠地之廉不劇不傷也廉利則易傷肆伸也不伸不見其直也耀光之

焯者也此皆藏有於無之意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嗇者有餘不盡用之意嗇則能有而無能實而虛宜其可以治入宜其可以事天早復者言嗇

治人 韓非解衆人之用神也躁六則多費多費之謂移聖人之用神也靜六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爲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難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嗇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患禍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嗇服故曰夫唯嗇是謂嗇服知治入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夫孔竅虛則和氣日入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入至者發服者也故曰發服是謂重積德蘇註凡物方則割廉則劇直則肆光則耀唯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劇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此所謂嗇也夫嗇者有而不用者也○林子曰服者服而收藏之義嗇者嗇而儉用之稱故不服則不能嗇又林子曰沒身不殆老子之常道老子之長生也夕死可矣孔子之常道孔子之

長生也心不生滅積氏之常道積氏之長生也○德清曰此言聖人離欲復性以爲外主內聖之道也○苟悅申鑑云或問曰有養生乎曰養生乘中和守之以生而已愛親愛德愛力愛神之謂嗇○性理大全曰治人事天莫若嗇迫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樣意思故爲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皆是也其後矣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是也

則歸復於根極者早矣早不遠也復返本還元也德至此則愈積愈盛矣重愈積之意也克能也德愈盛則於事無不可能也莫知其極者用之不窮也用之不窮則可以爲國而長久母者養也以善養入者服天下也治國者如此養生者亦如此養生而能嗇則可以深其根固其抵可以長生可以久視根抵元氣之母也久視精神全可以久視而不瞬也今之服氣者或有此

○註以善 孟子離婁下曰孟子曰以善服入者未看能服入者也以善養入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不瞬 列子曰紀昌學射於飛衛六曰尔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

術雖非老子之學可以驗老子之言此章乃以
治國喻養生也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
聖人亦不傷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此章先頓一句以言不擾之意烹小鮮者攪之
則碎治國者擾之則亂清淨無爲安靜不擾此

治大 韓非解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十人之作日亡半日十人之作日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必衆其勸弥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車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太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撻之則賊其沃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呂注夫唯神不傷人則神敬德于人神不傷人而人亦敬德于神矣故曰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德清曰此言無爲之益福利于民返頭有爲之害也○林子曰大國一小鮮也而曰以道治國若烹小鮮者何也無爲而已矣夫無爲之道豈足以蒞國焉已也亦且足以蒞天下何以謂之其神不傷人老子傳不云乎國將真聽於

人國將亡聽於神聖人以道臨天下則公道昭明人心純正善惡禍福悉聽於人而妖誕之說陰邪之氣舉不得奸平其間故其鬼不神書所謂絕地天通罔有降格也又曰山川鬼神亦莫不寧何以謂之兩不相傷老子億陰陽不相侵越鬼神不至雜揉鬼神盡其道而爲鬼神之神聖人盡其道而爲聖人之德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也故曰德交歸焉○通義曰愚謂烹小鮮與鬼不傷人義不相蒙予直以爲有字之誤均以不擾爲事烹煎糜爛其質育恐驚擾其生意期於適口育期於生物此千載不疑之案休道者孰取焉

○註擾之 書說命中曰 禮煩則亂

治國之道也既提起一句如此下面却言三才之道皆是不擾而已以道蒞天下此天下字包三才而言之凡在太虛之下臨之以道天則職覆地則職載聖人則職教三者各職其職而不相侵越則皆得其道矣神陽也鬼陰也不曰陰陽而曰神鬼此正其著書立言之意不欲盡顯露也其鬼不神者言地主於陰而不干於陽非其鬼不神者言不特地爲然也地盡地之道不

天則 莊子德充符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

侵越 抱朴子君道篇曰立朝牧民者不得侵越官局

一本 韓非本作聖人亦不傷民

于於天而天盡天之道亦不干於人故曰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入者言非特天盡天之道而不于於人聖人亦盡聖人之道而不于於天地也幽則為陰陽明則為聖治此兩者自不相傷則其德皆歸之言天地得自然之道聖人亦得自然之道各有其德而不相侵越故曰交歸之不相傷者不相侵也聖人亦不傷之下一本多一民字誤也

天國 蘇註天下之版大國猶衆水之趨下流也衆動之赴靜猶衆高之赴下也大國能下則小國附之小國能下則大國納之大國下而取于人○老子儻譬之水焉大國則下流也何也天下衆水之所會也譬之物焉大國則天下之牝也何也牝常以靜勝牡也靜何以能勝牡也以靜為之下也牡性剛躁而牝以陰靜安於其下久則為柔所伏矣由是觀之下入者取人之道也○林子曰何以謂之或下以取而以字之義不可不知也有心以下入有心以取人國也何以謂之或下而取而而字之義不可不知也無心以下入無心以取人國也但大國不過欲以兼畜人而得其所欲已尔小國不過欲以入事入而得其所欲已尔又何以謂之大者宜為下上五大字以國言故曰大國此大字以入言故不曰大國而曰大者其曰其大者非古所稱湯文王其人與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故曰王不待天○德清曰此言若天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入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此章借大國小國之得所欲以喻知道之人宜

下者當以靜勝為主不可
以力相尚也○吳注交會
也○大國者諸小國之交會
如木之下流為天下眾水
之交会也牝不先動以求
爭牝常先動以求牝動求
者招損靜侯者受益故曰
以靜勝牝動求者居上靜侯
者居下故曰以靜為下或曰
牝字其一疑循太國不恃其
尊謙降以下小國則能致小
國之樂附小國其處千里俯
伏以下大國則能得大國
之見容下以取謂太國能
下以取小國之附下而取
謂小國能下而取太國之
容也大國下小國者欲兼
畜小國而已小國下大國
者欲入事大國而已兩者皆能下則大小各得其所欲然小者素在人下不患乎不能下大者
非在人下或恐其不能下故曰大者宜為下章首下流之喻以喻太國非在人下而能下者牝
牡之喻以喻小國素在人下而能下者○通義以取取人也而取取於人也

謙宜靜非教人自下以取勝也三代而下世有
取國之事故因其所見以為喻爾下流者自處
於卑下也大國之人能自卑下則可以合天下
之交譬如牝者以靜而勝其牡也自下者以靜
為道故曰以靜為下以大取小曰以取以小取
大曰而取此兩句文字亦奇特大國之意不過
欲兼畜天下之人以為強盛小國之意不過欲
鐫刺求入於人二者皆非自下不可惟能自下

○註強盛 後漢書西域
傳曰鄯善主亦始強盛

勞攘 在于性理大全於
序書之

黃茂材知荆門軍事享熙
間造老子註

則兩者皆得其欲然則知道之大者必以謙下
為宜矣此句乃一章之結語其意但謂強者須
能弱者須能無始為知道一書之主意章章
如此解者多以其設喻處作真實說故晦庵有
老子勞攘之論獨黃茂材解云此一篇全是借
物明道此語最的當但不能雅之於他章故亦
有未通處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 蘇註凡物之見于外者皆其門堂也道之在物譬如其與物皆有之而人莫之見耳夫唯賢者得而有之故曰善人之寶惡者雖不能存然而非道則不能安也故曰不善人之所保蓋道不遠入而人則遠之今誠有人美言之則可以為市于世尊行之則可以加于人矣朝為不義而夕聞大道妄盡而性復雖欲指其不善不可得也而又安惡棄之哉立天子置三公將以道教人耳雖有拱壁之貴駟馬之良而進之不如進此道之多也道本在我人患不求則得之矣道無功罪人患不知則凡罪不能并也○具注万物之與萬物之最貴者與室之西南隅寢廟之制有室有室室在內故室為貴室中之制東南隅為突東北隅曰窗西北隅曰屋漏與尊者所居故與為貴道之尊貴寢廟堂室之與拱壁合拱之壁駟馬一乘之馬拱壁先駟馬猶春秋傳言乘革先十二牛也坐跪也朝聘之享駟馬陳于外執拱壁以將命曰先朝聘以拱壁

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道者萬物之與此提起一句贊美言之也此下却言道在天下人人有之無智無愚其為善人

馬為至貴而未足貴也不如跪而進此道之尤貴○林子曰與妙也深遠之義又曰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物皆器也器皆道也道蘊於器何其與也故善人能器此與而寶之珍而藏之矣而不善人者不知以與為寶而常依道以為安也又曰人雖自棄乎道而道則身嘗有棄乎人哉人能反而求之則道斯即此而在矣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即此意也由是觀之則道之不棄乎人也如此道不棄人而聖人亦不棄人老子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豈曰聖人不棄人也乎哉而聖人且以德而容畜之以俟其自化以易其惡以敏於善此乃聖人當善救人而無棄人之盛心也又曰拱壁合拱之壁駟馬一乘之馬坐致太平之坐罪過也○德清曰此言道之為貴誠人當勉力以求之也

○註今藥家 堅按柳文 卷十七宋清傳宋清有與

者有道之人固寶之愛之矣其不善人者有道之人亦保合容之此即中以養不中之意市人之相與以利交也亦能為美言以相悅一鄉之間纔有一善可尊者人亦推敬之可以加於人之上以此而觀則此性之善何嘗絕於天下然則人之不善者知道之士其可棄之邪美言可以市市者自售也如今藥家有曰不欺廣惠者是以美言自售也尊行可以加入如鄉落之間

善藥於人不取直之事文
長詞多故畧而不載宜見
彼集矣
御落 句會云落居也人
所聚居
庸人 家語五儀解曰孔
子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
真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
言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
行以自定見小聞大而
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
所執此則庸人也○晝錦
堂記曰庸人孺子皆得易
而侮之
改過 尚書仲虺之誥曰
改過不吝
惡人 孟子離婁下云西
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
過之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注不潔汗穢之物也惡人醜臭者也
詩不云 後漢書章帝紀曰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史記東方朔傳又韓退之卷張
籍書皆有詩不云乎之字

為無 真為當為也純甫云人皆有所為聖人亦人耳獨無所為乎但眾人所為者有為之事
聖人所為者無為之道此其所以異也事所為之條件也味所為之理趣也作起也○蘇註聖
人為無為故無所不為事無事故無所不事味無味故無所不味其于大小多少三以道遇之
而已蓋人情之所不忘者怨也然及其愛惡之情忘則雖報怨猶報德也世人莫不畏大而侮
小難多而易少至於難而
後圖大而後為則事常不
濟矣聖人齊大小三多少
無所不畏無所不難而安
有不濟者哉○林子曰事
即為也所為之事也大小
多少論語所謂無眾寡無
小大也林子曰夫道本無
為也而曰為無為者非無
為也而無為以為之尔道
本無事也而曰事無事者
非無事也而無事以事之
尔何以謂之味無味也道
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而曰
味無味者蓋以道之無味
為味也惟其能味之於無
味故能為之而無為事之
而無事也○德清曰此言

或有長厚者或有好善者其鄉人亦未嘗不稱
尊之此二句蓋謂雖庸人亦未嘗不知此道之
為善拱璧以先駟馬聘賢之禮也卑義厚禮求
賢而致之三公之位不若能虛能謙以求此道
故曰不如坐進此道且古之以此道為貴者何
也求則得之道本在我為仁由己由人乎哉有
罪以免者言一念之善則可以改過即惡人齊
戒沐浴可以事上帝也不曰者如謂詩不云乎

道無賢愚悟則得之此所以為可貴故曰故為
天下貴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
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
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
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
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聖人入道之要妙示人以
真切工夫也凡有為謂智
巧有事謂功業有味謂功
名利欲○常清靜經曰太
道無情夫既曰無情矣何
怨何德若老子則與道為
一焉者也則亦何怨何德
今日報怨以德則是猶知
有怨有德矣殊不知此乃
與有怨德私情而為刑戮之
民者道也傳曰以德報怨
寬身之人也以怨報德刑
戮之民也夫老子者豈其
能不與世而相為酬酢邪
亦惟渾々悶々相忘於太
順太化之中已尔不知有
怨不知有德不知以德報
德不知以怨報德不知以
怨報怨不知以德報怨而所謂道者如此而已矣不知是不足以為道道既如是而所謂天地
之道者亦如是而已矣不知是不足以為天地所謂老子之道者亦如是而已矣不知是不足
以為老子○論語憲問篇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注或人所
稱今見老子善德謂恩惠也○鶴林玉露人集卷四有以德報怨之論

無為而後無不為故曰為無為無所事於事而
後能集其事故曰事無事無所著於味而後能
知味故曰味無味能大者必能小能多者必能
少能報怨者必以穩能圖難者必先易能為大
者必先於其細自味無味以下皆譬喻也難事
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細只是上意申言之也
聖人不自大而能謙能卑所以成其大輕諾者
多過當故必至於失信以易心處事者多至於

○註過當

前漢書程鄭傳云然其贏得過當齋於織室

翰轉 唐文粹何諷夢馮
賦曰奔九江走五湖手不
暇於翰轉

難成此亦借喻語也但添一夫字其意又是
轉前言易矣恐人以輕易之心視之故如此翰
轉曰易非輕易也聖人猶以難心處事遂至於
無難况他人乎此意蓋謂前言易者無為無事
而易行也非以輕易為易也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
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

其安 翼脆此為反判
作破成一作層今從傳夾
古本未有者心未起時未
亂者心未深時幾平聲復
反也特一作輔非既曰自
然矣而又輔之非自然也

今從韓非本○德清曰此釋上章圖難于易為大千細之意以示聖人之要妙只在為入之所不為以為學道之捷徑也○息齋註聖人常安其所安故其安無不安而其持無所持故曰易持以不持持其安儻有微心之起自其未兆而謀之自其脆而破之自其微而散之故無有撓其安者由持其安於未有治其心于未亂譬如谷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於無為之中自然而為于無去善日益積而聖人未嘗知也若有意為之即為敗之有意執之即為失之由其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世之於道所以難成而易壞者由其有意於為之執之方其始若無所容其勤及其終又不免于怠皆為之執之之咎也使其始不為其只不執則求其勤且不可得而况於怠於此世所以幾成而敗也惟聖人以不欲為欲故未嘗貴難得之貨所謂難得者不必金玉也身外之物皆難得矣眾人

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是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方其安時持之則易及至於危則難持矣事之未萌謀之則易及其形見則難謀矣脆而未堅

目過千色耳過千聲吾以不學為學收視及聽復眾人之所過以輔道之自然而不敢為夫豈有為之執之之病哉○吳註慎終如始又承上文終無難與終不為大○終字而言始雖以為難至終而不以為難始雖不敢以為天至終而自以為大則事幾成而敗于終者有矣故必慎終如始始以為難而終亦以為難始不為大而終亦不為大則終無敗事也○劉栗註欲眾人

攻則易破及其已堅則難攻矣迹之尚微攻則易散及其已盛則難散矣事必為於未有之先治必謀於未亂之始合抱之木其生也必自毫末而始九層之臺其築也必自一簣之土而始千里之行必自發足而始凡此以上皆言學道者必知幾此幾字有精有粗如十三之一亦幾也無始之始亦幾也自然之然亦幾也至於為至於執則皆有迹矣故曰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註一簣 尚書旅獒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終始 按尚書曰慎終於始之謂乎

聖人爲以不爲執以無執故無敗無失凡人之從事於斯世其所爲之事皆有可成之幾而常敗之者不見其幾而泥其迹也不求事之終而致慎於事之始則無敗事矣衆人之所不欲者聖人欲之衆人之所貴者聖人不貴之難得之貨借喻語也衆人之所不學者聖人學之衆人之所過而不視者聖人反而視之復反也此亦借喻語也聖人惟其如此於事事皆有不敢爲

古之翼楷模也式法也下微曰深旁周曰遠反乃順者司馬曰物情莫不貴智而有文德者獨賤之雖反於物乃順於道○蘇注古之所謂智者知道之大全而覽於物之終始故足貴也凡民不足以知此而溺于小智以察爲明則智之害多矣故聖人以道治民非以明之將以愚之耳蓋使之無知無欲而聽上之所爲則雖有過亦小矣苟以智飾人人亦以智應之則上下交相賊耳吾之所貴者德也物之所貴者智也德與智固相反然智之所順者小而德之所順者大也○劉仲平注不以智治國者開天者也以智治國者開入者也開天則順天則行其所無事其政所以不嚴而治開入則鑿心則失于太察其民所以不淳而缺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集解濂溪先生拙賦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佚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微上安下順風清弊絕周子之意與此章之旨相近故朱

之心而後可以輔萬物之自然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

聰明道之累也聖人之教入常欲使之晦其聰

子謂其言似老莊云○德清曰此言聖人治國之要當以樸實為本不可以智誇民也○五雜俎曰道非明民將以愚之故蒼頡作書而鬼夜哭聖人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夫使民得操知之權則安用聖人為矣

明不至於自累故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愚字下得過當秦之愚黔首此語誤之故晦翁所以謂之勞攘也智巧多則民愈難治故以智治國者反為國之害蓋上下相尋皆以知巧則亂之所由生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兩者智與不智也能知智之為賊不智之為福則亦可以為天下法矣能知此法則可謂之玄妙之德深矣遠矣者嘆美之辭也反者復

○註黔首 性理大全程氏曰老子之言雜權詐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賈誼過秦論曰於是廢先王之道播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史記秦紀曰更名民曰黔首注應劭曰黔亦黎黑也
智巧 前漢書貢禹傳東西南北各用智巧 相尋 古文稼說曰鋤耨鉅艾相尋於上

江海 息齋注聖人不得已而流天下其視首出庶物與在民上為何等事哉故有天下而能以言下民能以身後民非忘天下者不能也是以愚民上而民不重不知其有君也處民前而民不害不知其有民也惟其上下相忘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蓋吾之所取者非民之所爭也無為之為天下且不見其朕况欲與之爭乎○吳幼清曰此聖人謙讓盛德非有心於上人先入而為之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德清曰此教君天下者以無我之德故天下服之如水之就下也○蘇註聖人非欲上人非欲先人也蓋下之後之其道不得不上且先耳

也與萬物皆反復而求其初則皆歸於大順之中矣大順即自然也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註愚夫 尚書五子之歌曰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注君失入心則為獨夫獨夫則愚夫愚婦一能勝我矣
舍已 尚書大禹謨曰帝曰兪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万邦咸寧稽于衆舍已從人注程子曰舍已從人最為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但守已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百谷之水皆歸之江海江海為百谷之尊而乃居百谷之下此借物以喻自卑者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之意以言下之如曰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是也以身後之稽乎衆舍已從人是也聖人非欲上民欲先民而後為此也其意蓋謂雖聖人欲處民上民先猶且如此况他人乎語意抑揚稍過當耳聖人雖處天下之上而民不以為壓已雖居天下之前而民不以為害已舉天

天下 韓非解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万事也盡如慈母之為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則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周公曰冬月之閑東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移常費而況於入乎故万物必有盛衰万事必有弛張國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材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董註此假用兵以明道貴在干守慈也或云若以入身言之則邪念多干敵國利欲勝于鋒鏑蓋亦寡欲以至干無欲以全其所寶乎○集解不肖謂無所象類此猶達巷黨人言大哉孔子傳字而無所成名之意蓋美其大而病其似

下皆樂推之而不厭者以聖人有不爭之道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不重不壓也一章三是以亦猶繫辭一章數是故也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

不肖也然不知惟大故似不肖若肖於物則是亦一物而已何足以爲天○林子曰夫老子乃孔子所從以問禮者孔子曰吾今見老子其猶龍乎豈周之季真有以老子爲不肖與林子曰下土聞道大笑之而以老子爲不肖也不亦宜乎○五雜俎曰老子三寶不過退一步法易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聖人處世亦是退一步法至叔氏則色慾愛識一切不留此雖不言來生而已隱然爲後來地矣譬之樹其今歲結實太盛明歲必無生譬之日用今日太飽明日必傷食此理之常無足怪者盈虛消息之理即天地不能違也而况於人乎

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大似不肖當時有此語也故老子舉以爲喻亦前章不穀孤寡之意天下皆謂者言天下皆有此常語也夫惟大故似不肖至大者必以至小之心處之肖象也儻然似無所肖象自小之意也若自以爲有所肖象則爲細人矣非大人之量也此二句乃老子以當時俗語如此發明也

○註左傳 左傳傳公二十三年傳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注公志廣而體儉疏云廣大者失於奢儉故美其能儉也晉公子重耳也與接 齊物論注構合也應於外者爲接言人夜則安寢平旦以來遇合之間便有應接內役其心如戰闔然日々如是故曰與接爲構日以心闔即孟子所謂且晝所爲有措亡之者納氣 莊子達生篇子列子問開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蹶火不熱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此開尹子曰是純氣之守也注

一本於謂我下添道字其細下添也夫字皆誤也三寶其道可寶而用之也我有者人人有貴於已也惟慈故能勇惟儉故能廣惟能不敢先故爲天下之長左傳曰晉公子廣而儉正用此語儉收斂也廣開豁也亦小而後能大之意器形也成器即成形也凡在地之成形者我皆爲之長故曰成器長今人捨慈而用其勇捨儉而用其廣捨後而用其先此非保身之道也故曰

純氣之守守元氣而純一不雜也

天誘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傳曰今天誘其哀注哀中也

天奪 同二年傳曰天奪之監林堯叟直解曰監鏡也是天奪之監使不得以自照

善為 真古者車戰為王甲士三人在車上左執弓右持矛中御車掌旗鼓皆欲其強武戰卒七十二人在車上蓋至爭者惟兵故借之以明不爭之德也羅什曰心形既空孰能與無物者爭○蘇注士當以武為本行之以快若以武行武則死矣聖人不得已而後戰若出于怒是以我故殺人也以我故殺入天必殃之以吾不爭故能勝彼之爭若皆出于爭則未必勝矣人皆

有相上之心故莫能相為用誠能下之則天下皆吾用也○林子曰士戰士也何以謂之配天蓋天則與道為一而聖人則亦與道為一也故曰配天何以謂之古之極蓋天地古矣而道則能生天生地者也豈非古始而為古之極乎○德清曰此言聖人善於王人以明不爭之德配上三寶之意也

○註士師 孟子梁惠王下曰孟子曰士師不能治王則如之何注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

忿兵 後漢書袁紹傳注曰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忿者敗

死矣戰交物而動也猶莊子曰與接為構日以心闔也守猶莊子曰純氣之守也人能以慈為主則外可勝物內可自守故曰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救佑助也衛自衛其身也能以慈衛天所佑也此語隱然有譏責今人不能之意能者天誘其衷則不能者天奪之監矣前言三寶此舉其一能慈則二者在其中矣

善為士章第六十八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士士師之官也武猶曰健吏也作士明刑豈以健吏戰而怒忿兵也不與不與物為對也用人為之下即前章以下取國之意四者之善皆不爭之喻也不爭之德可以配天可以屈羣力用天下自古以來無加於此故曰古之極

用兵 翼用兵有言古兵家有此言也行上如字下戶剛反言行列也仍就也詩曰仍執醜虜兵五兵戈刃交戟于也說文云拱手執斤曰兵幾平声喪去也抗舉也○蘇注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進者有意於爭者也退者無意於爭者也苟無意於爭則雖在軍旅如無臂可攘無敵可因無矢可執而安有用兵之咎耶聖人以慈為室輕敵則輕戰輕戰則輕殺入喪其所以為慈矣兩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衷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也○吳注進守難進也退尺易退也○德清曰此重明前章不爭之德以積上三寶以慈為本之意也○老子億不敢為主而為客史所謂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之者也不敢進守而退尺易所謂師左次無咎者也是皆至誠潛恒不嗜殺入之意所謂慈也夫如是則行雖有行而不敢恃之以為武猶無行也攘雖有臂而不敢恃之以加入猶無臂也前雖有所就而不敢輕交猶無敵也手雖有所執而不敢輕用猶無兵也皆臨事而懼不敢以兵取強於天下之意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守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用兵有言者亦舉當時之語以為喻也用兵者不敢為主而為客重於進而易於退以不行為行以不擢為攘以無求敵而引敵以無執而為

○註兵家 孫子講義曰示敵以怯示敵以弱此皆誤敵之術也

擊鼓 詩邶風曰擊鼓其鏜鏜躍用兵注鏜擊鼓聲也踴躍坐作擊刺之狀也兵謂戈戟之屬○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為

執此皆兵家示怯示弱以誤敵之計仍引也引敵致師也如此用兵方有能勝之道若輕敵而自矜自眩則必至於喪敗不爭而勝寶也輕敵以求勝則喪其寶矣故兩敵之國抗兵以相加能自哀者常勝哀者戚然不以用兵為喜也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則非哀者矣此章全是借戰事以喻道推此則書中借喻處其例甚明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 翼宗者族之總也 道者事之總也 ○蘇注道之大復性而足而性之妙見于起居飲食之間耳聖人指此以示人豈不易知乎人能然此以應物豈不易行乎然世常患日用而不知知且不能而况行之乎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之迹也使道可以言盡則聽言而足矣可以事見則考事而足矣唯言不能盡事不能見非舍言而求其宗遺事而求其君不可得也 ○注何謂宗無為而自然者言之宗也自其宗而推之則言雖不同皆苗裔而已矣其有不知者乎何謂君無為而自然者事之君也得其君而治之則事雖不同皆臣妾而已矣其有不行者乎惟其不知宗之與君此所以不吾知也 ○德清曰此章示入立言之指使知而行之欲其深造而自得也 ○家語三怨篇曰子路問於孔子曰有足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之人莫有知者莫有行者此嘆時之不知已也宗主也君亦主也 衆言之中有至言故曰言有宗舉世之事道爲之主故曰事有君世無知至言至道之人所以莫有知我者故曰夫惟無知始不我知既言天

不 息齋注知者逐物 故多僞不知者返本故近 真人能知不知爲近真知 知爲多僞則爲上矣僞不 知知之爲僞而徒益其知 則是以病爲藥其病有不 可勝言者惟知之爲病 是以不病聖人所以不病 者以其知之也 ○集解知 而無知者性之本也物至 知知者性之動也眩於物 交之知而不察真知之無 知世之通蔽也故知道者 能復反於不知斯爲上矣 不知道者方且執妄知以 爲知妄知在心斯爲病矣 ○呂注南伯子綦曰我悲 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

下不我知矣又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此即前 章不笑不足以爲道之意聖人之道足於已而 不形於外猶被褐而懷玉故人不得見之也

知不知章第七十二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於其至知而若不知此道之上也於不可知之 中而自以爲知此學道之病也人能病其知之

入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曰遠矣若子恭者可謂病病者乎
○德清曰此承上言夫惟無知是以不知知恐人錯認無知故重指出無知之地也

民不翼威畏古通用人不畏其所當畏則大可畏者至矣下文皆畏其所當畏之事○林子曰畏天之威乃所以畏天之命也何以謂之居此言居天下廣居之居也則是天之所命而我之所生者本如是其也本無虛空本無限量豈曰四海皆在度內而亦且足以包羅乎天地故孔子辟之天焉而無不履憐地焉而無不持載若徒索之形骸之細以為身方寸之心以為心則是狹其所居矣天之所以生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天固命之我固卻之故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德清曰此章教人遺形去欲為入道之工夫以造聖人無知之地也○息齋註夫欲人之畏愛者皆以不足而外慕者也

人足於內視入之喜不加益其不喜不加損是以皆與之無為蓋居物之上使人畏之易使入不畏已者惟使我忘入者易使天下兼忘我者惟民不畏威非天下兼忘我者不能也豈非所謂道德之威乎聖人之遇物隨所遇而安故不狹其所居不厭其所生蓋知其所居所生皆非其實也我惟不自厭故生亦莫吾厭由其自知而不自見其有知由其自愛而不自貴其有愛使其有自見自貴之心則狹其所居厭其所生有不能一日安矣

為病則無此病矣聖人之所以不病者善知此知之為病而病之所以不病此一章文最奇或以上為尚又於首句添兩矣字誤矣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不畏刑者常遭刑章首之言借喻也居廣居也

生長生久視之理也人皆自狹其所居自厭其所生不安於退而務進不觀於無而惑於有是自狹也自厭也無者戒救之辭言不可如此也夫惟不厭者而能久安故曰是以不厭只就下句細繹一厭字不及狹字文法也聖人雖知道而若不自見然能晦也雖愛其身而若不自貴然能謙能賤也去彼者去眾人狹厭之心而自取足於斯道也故曰取此

勇於 莫殺猶死也利 謂活害謂殺惡去声繩音聞舒緩也王作垣嚴作默不知作繩為長蓋默則重不言坦則近不爭也○息齋注人皆知勇于敢不知勇于不敢勇于敢者蹈白刃也勇于不敢者蹈中庸也故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以兩者較之蹈白刃者有害而人輕其害蹈中庸者有利而人不知其利此中庸所以為難者歟輕于用勇人之所嫉天之所惡孰知其故雖聖人猶難之况眾人乎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雖然而善謀知其惡于用勇也自其天之未勝天之未應及來之未至謀之未定而言之則強者或得勇者或勝蓋有之矣要其後而徐觀之然後知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也○吳註敢為惡之人乃天所惡然天之所惡深昧難測何以知其果為天所惡之人乎其人雖可殺聖人猶有難之之意而不敢輕易殺之也聖人不輕易殺之則為惡者皆得漏網而天網不漏也天之于惡人非如人之以刀與爭而天定自能勝人非如人之以口與言而其應如響應之速不待召之

而自來至惡有惡報雖用智計不可逃免天雖無心坦然平易而巧于報應有非人謀之所能及此天網恢恢廣大似若疏而不密然未嘗失一惡人無得漏網者聖人雖不殺之而天自殺之也○德清曰此言天命可畏執應昭然教人不可輕忽也○註曉然 荀子臣道篇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注曉然明喻之兒○惡盈 易謙卦彖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交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感應 後漢書張皓傳曰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乾以 繫辭上云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本義云乾健而動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而無所難故為以易而知大始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自作故為以簡而能成物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勇於敢為者必至於自戕其身臨事而懼是勇於不敢也活者可以自全也敢者之害不敢者之利二者甚曉然天道惡盈而好謙則勇於敢

者非特人惡之天亦惡之也而世之人未有知其然者故曰孰知其故嘆世人之不知也聖人猶難之者言聖人於此亦以此道為難能也天惟不爭而萬物莫得而勝之天惟不言而自有感應之理陰陽之往來不待人召之而自至坦然簡易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即坦然善謀之意也天道恢恢譬如網然雖甚疎闊而無有漏失者言善惡吉凶無一毫不定也聖人之於道

雖以無爲不爭而是非善否一毫不可亂此數句又以天喻道也

民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

此章言人之分別善惡自爲好惡至於泰甚者

民不 薛注我朝 太祖皇帝道德經序曰朕自即位以來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問道諸人人皆我見一日試覽群書有道德經一冊見其文淺而意與久之見本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八棄市暮有百人仍爲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朕知斯經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釜丹之術也於戲 太祖蓋天縱大聖人故其聰明睿智知言之奧如此實聰明作完后天祖之謂矣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老子謂矣○德清曰此承上章天道無言而賞罰不遺以明治天下者當敬天保民不可有心尚殺以傷慈也

○註奇表 柳文卷二十五曰咸他其所長而黜其奇表注奇音羈表與邪同○字彙曰表徐嗟切音斜不正也

切切 而悲 家語六本云切切

皆非知道也故以世之用刑者喻之言用刑者不過以死懼其民而民何嘗畏死使民果有畏死之心則爲奇表者吾執而刑之則自此人皆不敢爲矣故曰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今奇表者未嘗不殺而民之犯者日衆則民何嘗畏死哉司殺者造物也天地之間爲善爲惡常有造物者司生殺之權其可殺者造物自殺之故曰常有司殺者殺爲國而切切於用刑是代造物者

拙工 孟子盡心上曰孟
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
繩墨

斷刑 淮南子齊俗訓曰
聖人財制物也猶工匠之
斷削斲鑿柄也

天討 皋陶謨曰天討有
罪五刑五用哉

民之 翼稅租也純甫云
無以生為者賢于貴生即
吾無吾身吾有何患之意

此章之言由粗及精要取
其重于此耳○蘇注上以
有為導民亦以有為應

之故事多而難治上以利
欲先民民亦爭厚其生故
雖死而求利不厭貴生之
極必至于輕死惟無以生

為而生自全矣○林子曰何以謂之上之有為而曰難治也集解上之有為則國多事國多事則
姦邪生此其所以難治也何以謂之生之厚而曰輕死也集解生之厚者役志多則勞生
而害和平用物弘則賞利而忘禍臨此其所以輕死也何以謂之無以生為者而曰賢於貴生
也集解無以生為者所謂外其身而身存其賢於貴生者遠矣○德清曰此釋上章民不畏死

之所以教治天下者當以淡泊無欲為本也○古註一夫之耕足
於飢者非以其上食稅之多故飢邪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矣難治哉而至于難治者非以
其上之有為故難治耶其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居則奚至于輕死哉而至於輕死者非以
其生之厚故輕死耶是以聖人無事而民自富無欲而民自樸則至于食稅之多而飢無有
也無為而民自化好靜而
民自正則至于有為而難
治無有也

司殺也 以我之拙工而代大匠斷削則鮮有不
傷其手者此借喻之中又借喻也此章亦因當
時嗜殺故有此言其意亦豈盡廢刑哉天討有
罪只無容心可矣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
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
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

是賢於貴生

食稅之多言取於民者太過也上之有為言為
治者過用智術也上貪利則民愈飢上好智則
民愈難治此兩句亦借喻也凡人過於自愛及
以喪其身飲食太多亦能生病此其一也過於
自愛自養欲以謀生故曰求生之厚輕用其身
以自取死故曰輕死忘其身而後身存故曰無
以生為者賢於貴生猶前章曰益生求生

凡之 蘇注冲氣在則射
無堅強之病至理在焉則
事無堅強之累兵以義勝
者非強也強而不義其敗
必速木自拱把以上必伐
矣物之常理精者在上下
者在下其精必柔弱其粗
必強犬○荀子曰強自取
狂兵強者則敗亡常為弱
小之所乘木強者則支柱
常為衆木之所壓○德清
曰此章傷世人之難化欲
在上者富先自化而後可
以化民也

之厚者也賢猶勝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
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
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
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柔弱堅強皆借喻也老子之學主於尚柔故以
人與草木之生死為喻徒類也是以而下又以

○註拱把 孟子告子曰拱把桐梓注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
宰上 左傳僖公三十二年傳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
何知中壽余墓之木拱矣杜注合手曰拱又公羊傳僖公三十二年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
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余之年者幸上之木拱矣注幸家也拱可
以手散抱

兵與木而喻之兵之恃強者必不勝木之初生
者皆柔久而堅強至於拱把則將枯矣故知道
者以柔弱為上堅強為下共猶宰上木拱之拱
也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
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
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

天之 翼抑之舉之二句
言張弓有餘不足二句言
天道用弛弓俯其勢則
在上引向下張之而仰其
勢則引向下消在上是抑
升之高者使之向下奉猶
之下者使之在上天之損
有餘如抑其勢而使之下

其補不足如舉其弱而使
之高○蘇注張弓上筋弛
弓上筋故以况天之抑高
奉下天無私故均人多私
故不均有道者瞻足万物
而不辭既以為人已愈有
既以三時人已愈多非有道
者無以堪此為而特成而
處則賢見于世賢見于世
則是以為餘自奉也○息
齋注衷多以益寡者天之
道也衷寡而益多者人之
道也惟聖人能以已有餘
而奉天不足故其能及万
物而不恃其能功蓋天下
而不居其功利次施于天
下而不欲見其賢唯有道
者而後知此○德清曰此
言天道之妙以明聖人法天以制用也

老子經卷下
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
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天之道惡盈而好謙猶弓之張者不支則必弛
易謙卦象詞
也高者必至於自抑有餘者必至於自損而自
下者必舉自屈者必伸自損者必益是天之於
物每每然也而人之為道何為而不然乃欲損
入而益已欲以天下之不足而為一己之有餘
失天意矣唯有道之人乃能損我之有餘以奉

○註易言 易損卦象曰
損下益上其道上行益
卦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
無疆自上下其道大光

天下 蘇注正言各道而
反俗俗以受垢為辱受不
祥為殃故也○老子傳受
國之垢如太王事獯鬻句
踐事其是也受國之不祥
如湯事葛文主事昆夷是

天下故曰孰能有餘以奉天下惟有道者易言
損益亦是此意此亦借以喻道也聖人所以雖
有為於天下而不以自恃雖功成而不居其功
雖有至賢之行而不欲以此自見此為道日損
必至於損之而又損也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
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

也又曰此言本正理也世人但知樂勝耻負之為強而不知包羞忍耻之有益故視之若敗耳倒置之民迷也久矣○德清曰此結通篇柔弱之意欲人知而能行也○宏甫註以堅強攻堅強雖能勝之終必缺陷故攻堅強者其勝于柔弱弱者不期勝而自勝也故又戒之曰其無以輕易柔弱為也畢竟柔弱能勝剛強而剛強者不與焉夫山數歲藏疾至柔也川澤納汙至弱也苟為社稷之主而不能受多方之圻為天下之王而必欲國家之無天孽四海之無凶人可得耶雖欲剪除而撲滅之祇自勞耳此益若及于正言其實天下之正言也不可不察也

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

水為至弱而能攻堅強世未有能勝之者千金之堤敗於蟻穴之漏是弱之勝強者無以易於水也故曰其無以易之弱能勝強柔能勝剛如者莫之能行也故古之聖人常有言曰能受一

○註千金

韓非子曰千金之堤以蟻穴而壞

忍辱 杜牧題項羽詩勝敗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辱是男兒

和大 吳注契者刻木為券中分之各執其一而合之以表信取材物于人曰責契有左右左契在左財

國之垢者方可為社稷主能受一國之不祥者方可為天下王此即知其榮守其辱之意不祥者不美之名也蓋位至高者不可與天下求勝須能忍辱則可以居人之上垢與不祥不可受之受也似反一世之常言其實正論故曰正言若反聖人云三字自佳一本以云為言誤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

物者之所右契以付來取財物之人○集解契者兩書一札同而別之左契所以與右契所以取周禮小宰聽取予以書契曲禮曰獻粟者執右契戰國策曰操右契而為公責德於秦魏之王史記曰事成操右券以責蓋左契待合而與之右契所以責取也○德清曰此言聖人無心之恩但施而不責報此為當時計利者矣也○蘇注夫怨生於妄而妄出于性知性者不見諸妄而又何怨乎今不知除其本而欲和其未設外雖和而內未忘也契之有左右所以為信而息爭也聖人與人均有是性人左以妄為常馳騫于爭奪之場而不知性之未始少妄也是以聖人以其性示人使知除妄以復性待其妄盡而性復未有不廓然自得如右契之合左不待責之而自服也然則雖有大怨對將溘然冰解知其本非有矣而安用和之彼無德者乃欲入人而通之則亦勞而無功矣徹通也天道無私惟善人則與之契之無私也

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恩怨兩忘方知至道人有大怨於我而必欲與之和雖無執怨之心猶知怨之為怨則此心亦未化矣雖曰能與之和此心未化則餘怨尚在安得謂之善道此誠到理之言亦借喻也左契者如今人合同文字也一人得左一人得右故曰左契此契在我則其物必可索聖人雖執此

契而不以索於人忘而化也此亦借喻之語有德者則司主此契而無求索之心無德者則以明白為主微明也猶今人言必與之討分曉也有德司契者善人也天雖無私親而此等有德之人天必佑之故曰常與善人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

小國 吳注十人為什百人為佰什佰之器重大之器眾所共也不用者不常為不貪求重大之器無所用也重死者視死為重事而愛養其生不遠徙者生於此死干此不他適也老

子欲挽衰周復還大古國
大則民衆難治得小國寡
民而治之使其民毋慕于
外自足于內如此也舟車
甲兵非一人所可獨用謂
什佰之器也○翼漢書詔
天下吏舍無得置什器顏
師古注曰五人爲伍十人
爲什則共器物故通謂什
伍之具爲什物不用者無
往來免儲備省徭役也舟
車甲兵舉其重者言之樂
入聲望平聲相望相聞近
也至老死久也近而且久
不相往來者各足故也道
足則無事諮詢財足則不
相乞假○蘇注老子生干
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爲
救之故于書之終言其所
志願得小國寡民以試焉
而不可得耳民各安其分
則小有材者不
取用于世什佰人之器則
材堪什夫伯夫之長者也
事少民朴雖結繩足矣內
足而外無所慕
故以其所有爲美以其所
處爲樂而不復求也民物
繁夥而不相求則彼此皆
足故也○老子
德章內三使字皆有深意
蓋必有悶片之政而後有
淳代之民反薄飯厚固不
可以易而致○

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其其
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隣國相望雞狗
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小國寡民猶孟子言得百里之地皆可以朝諸
侯一天下之意老子蓋曰有道之人若得至小
之國不多之民井而居之使有什伯如今人之
保伍也人人皆有可用之器而不求自用是人
皆有士君子之行而安於自退也重死而不遠

德清曰此結通篇無爲之益施於治道可復太古之化也○繫辭下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
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蓋取諸大朱子曰結繩今溪澗諸蠻猶有此俗又有刻板
者凡年月日時以至人馬糧草之數皆刻板爲記都不相亂徐氏曰書文字也契令納世言有
不能記者書識之事有不能信者契驗之取明決之義○孟子公孫丑上曰鷄鳴狗吠相聞而
達乎四境而各有其民矣

○註恃力 小学立教云
毋驕恃力

素朴 莊子馬蹄曰素朴
而民性得矣

紛爭 韓退之詩曰初喧
或紛爭中靜雜嘲戲

徙小人皆畏罪不爲惡而各安其居也雖有舟
輿無所乘之不致遠以求利也雖有甲兵而不
陳列不恃力以求勝也舍書契而用結繩復於
素朴也其食美衣安居而樂俗隣國雖近雞狗
之聲雖相聞而老死不相往來各自足而不相
求也此老子因戰國紛爭而思上古淳朴之俗
欲復見之也觀其所言亦有自用之意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者 蘇注信則為實而
已故不必美美則為觀而
已故不必信以善為主則
不求辨以辨為主則未必
善有一以貫之則無所用
博博學而且益者未必知
道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
積也然施其所能以為人
推其所有以與人入有盡
而一無盡然後知一之為
貴也勢可以利入則可以
害入矣力足以為之則足
以爭之矣能利能害而未
嘗害能為能爭而未嘗爭
此天與聖人大過入而為
万物宗者也凡此皆老子
之所以為書與其所以為
道之大畧也故于終篇復
言之○老子億美謂華采也
有道之言直指本真不事
華采其有華采者必非見
道之真言也善得道者也
知明道者也得道者知忘
是非無事爭論明道者絕
學日損無事博洽○德清
曰此結通篇立言之旨以
明老氏立教之宗也○孟
子曰豈好辯哉予不得已
也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
已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
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真實之言則無華采有華采者非真實之言也
莊子曰言隱於榮華即此意也善純也純德之
人則無所容言又何辯乎好辯則非純德者矣
知道之知不以博物為能以博物為誇非知道

○註莊子 齊物論云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注小成小見也下偏之見也因人之偏見而後此道晦而不明榮華者自相誇詡以求名譽也偏見之言自相誇詡則至言隱矣

美利 易乾文言曰乾始
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
利也

者也聖人之道虛一而已何所積乎未嘗不為
入也而在己者愈有未嘗不與人也而在己者
愈多其猶天道然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為人與
入言以道化物也天之道雖有美利而不言所
利則但見有利而無害纔有利之名則害亦
見矣聖人之道無為而無不為而未嘗自恃其
有故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爭一書之意大
抵以不爭為主故亦以此語結之

第四十八章之詞

第五章之詞

老子膚齋口義下終

羅山子

道齋序正

明曆三丁酉年孟夏吉辰

二條通玉屋町上村次郎右衛門新刊

